

顧山處士評釋

東坡先生詩集

緒言

世已に澆季にして人既に浮薄なり汚穢耳に襲ひ醜行目に遮る矣此際に當て皓々として心目を清りするもの惟孤燈の下に故賢と相語るにあらず而已此頃剪燈新話を得一誦するに辛々とて薔薇の露を嘗むるが如し腸胃一切の宿物盪然として掃滌するを覺ゆ然れとも文多くは幽冥怪奇に淫し君子取ふざる所あり世の此篇

緒言



世已に澆季にして人既に浮薄なり汚穢耳に襲
ひ醜行目に見遮る矣此際に當て皓々として心目
を清らするもの惟孤燈の下に故賢と相語るに
あり而已此頃剪燈新話を得一誦するに辛々と
して薔薇の露を嘗むるが如し腸胃一切の宿物
盪然として掃滌するを覺ゆ然れとも文多くは
幽冥怪奇に淫し君子取ぶざる所あり世の此篇

と観るもの宜しく其糟と棄て、其醜と啜らば
即ち口臭と褪し耳塵と清ふするに幾矣乎

明治三十二年初冬

城南半醒樓の南窓に志す

顧山處士

剪燈新話目錄

水宮慶會錄	一頁
三山福地志	十二頁
華亭逢故人記	二十二頁
金鳳釵記	二十九頁
令狐生真夢錄	三十八頁
天台訪隱錄	四十六頁
滕穆醉遊聚景園記	五十九頁
牡丹燈記	六十七頁
渭塘奇遇記	七十七頁
富貴發跡司志	八十七頁
永州野廟記	九十三頁

申陽洞記……………九十八頁
 愛卿傳……………百五頁
 翠翠傳……………百十七頁

目錄終

剪燈新話

山陽瞿佑宗吉著
 顧山處士義解

水宮慶會錄

○水宮慶會錄 水中ノ仙宮ニ於テ佳會ノ有様ヲ記セルモノナリ云フ。是作者ガ時世ニ合ハサルヲ觀テ事ヲ仙宮ニ託シテ其意思ト學識トヲ以テ時世ヲ諷シタルモノナリ。○至正 元ノ順帝ノ年號ナリ。○湖州 崑ノ屬越ノ地ニシテ今ノ廣東地方ヲ云フ。○余善文 余ハ氏ヲ善文ト名ナリ。○綉襖 綉ヲ以テ袍ニ作リタル次ナリ。○廣利王 海神ノ名ナリ。唐ノ玄宗大寶十年正月詔シテ南海ノ神祝融ヲ以テ封シテ廣利王ト爲スト云フ。○本ツク ○季遊

至正甲申歲湖州士人余善文於所居白晝閑坐忽有力士二人黃巾綉襖自外而入致敬於前曰廣利王奉邀善文驚曰廣利洋海之神善文塵世之士幽顯路殊安得相及二人曰君但請行毋用辭阻遂與之偕出南門外見大紅船泊於江滸登船有兩黃龍挾之而行速如風雨瞬息已至止於門下二人入報頃之請入廣利降階而接曰久

迎へ奉ルナリ○塵世 現世ト云フニ同シ神境ニ對シテ憑讓シテ云ヘル辭ナリ○幽顯 人ト神トノ差ヲ云フ○澗 水ノ涯ナリ○瞬息 一瞬一息ノ短時間ニシテ暫時ト云フニ等シ○冠蓋 高官名士ニ屬スル禮器ノ名ナリ史記平原君ノ傳ニ冠蓋相ニ屬於魏ト云フニ出ヅ○踟躕 踟ハ曲ニシテ踟ハ少シノ歩ムナリ乃チ貴人ニ憑讓シテ敢テ自ラ安セザルノ意ナリ○陽界 天下ニ四界アリ曰ク天界曰ク地界曰ク水界曰ク陽界 陽界ハ乃チ人間界ナリ

○水府 龍宮ニシテ乃チ水中ノ仙宮ナリ○二介寒儒 一個ノ貧書生ト云フニ同シ○蛟鱗 蛟ハ龍ノ屬ニシテ角ナク鱗ハ蜃蟻ニ似テ長サ丈餘ノモノアリ水ニ潛シテ人ヲ呑ム○上梁文 棟上ノ式ニ用ユル文章ナリ古書ニ云フ上梁ノ文ハ唐ノ季ヨリ始ル自ラ宮殿ヲ建テ梁チ上ルノ時室ヲ作ルノ意ヲ頌美スト○文犀之管 文アル犀ノ角ヲ以テ筆ノ管ト爲シタルモノ○絞絹 善キ絹ナリ博物志ニ云フ絞人水底ニ居リ水中ヨリ出ヅ、人家ニ寄寓シテ絹ヲ賣ルト○不如點 書放シノ文ニテ一點モ後ヨリ筆チ加ヘザルヲ云フ○天壤 天地ト云フニ同シ○香火 香チ燒キ燭チ燃シテ神ヲ祭祀スル事ナリ○華名 宮殿ニ附スル美名ナリ○龍骨 大ナル材木ノ意ナリ○魚鱗 瓦ノ鱗ノ如クニ並ビタル形

仰聲華坐屈冠蓋幸勿見訝遂延之上階與之對坐善文踟躕退遜廣利曰君居陽界寡人處水府不相統攝可毋辭也善文曰大王貴重僕乃一介寒儒敢當盛禮固辭廣利左右有二臣曰龍參軍鼈主簿者趨出奏曰客言是也王可從其所請不宜自損威德有失觀視廣利乃居中而坐別設一榻於右命善文坐乃言曰弊居僻陋蛟鱗之與隣魚鱗之與居無以照示神威闡揚帝命今欲別構一殿

容セシナリ○青雀 影鶴ヲ畫キタル船ナリ○黃龍 黃ナル龍チ刻シタル船ナリ○瓊窓 青色ニテ畫キタル紗ヲ以テ張リシ窓チ謂フ○縹緲 窓ニ垂レタル文アル幕チ云フ○雨脚風調 五雨十風ノ意ニシテ風雨宜シキニ從フコト○南溟 南方ノ大海ナリ○江漢 江水ト漢水ト云フ○朝宗 諸侯ノ朝廷ニ伺候スルチ云フ春ノ伺候チ朝ト云ヒ夏ノ伺候チ宗ト云フ乃チ江漢ノ朝宗トハ江漢ノ水ノ大海ニ注グガ如クニ諸侯モ亦朝廷ニ朝宗スルチ云フナリ○溪湖 タニ川ミヅウミナリ○獻納 物品ヲ進獻納貢スルノ禮ナリ○天吳 水神ノ異名ナリ山海經ニ云フ天吳ハ虎身ニシテ人面八手八尾アリト○紫鳳 鸞鳥ノ名丹穴山ニ産ス遊シ

命名靈德工匠已舉木石咸具所乏者惟上梁文爾側聞君子負不世之才蓋濟時之略故特奉邀至此幸爲寡人製之即命近侍取白玉之硯捧文犀之管並絞絹文許置善文前善文俯首聽命一揮而就文不加點其辭曰
伏以天壤之間海爲最大人物之內神爲最靈既屬香火之依歸可乏廟堂之壯麗是用重營寶殿新揭華名掛龍骨以爲梁靈光耀日緝魚鱗而作瓦瑞氣蟠空列明珠白壁之簾楠接青雀黃龍之舸艦瓊窓啓而海色在戶綉闥開而雲影臨軒雨順風調鎮南溟八千餘里天高地厚垂後世億萬斯年通江漢之朝宗受溪湖之獻納天吳紫鳳紛紜而到鬼國羅刹次第而來歸然若

鳳ノ屬ナリ五色ニシテ紫多シ○
紛紜 衆多ナル説ナリ○鬼國
異國ノ名ナリ○羅刹 牛頭馬面
ノ種屬ナリ此等天吳紫鳳鬼國羅
刹ハ皆寓言ニシテ乃チ各種各色
ノ國主ガ貢物ヲ納レテ朝宗スル
チ形容シタルナリ○歸然 高大
堅固ノ貌○燦光 漢ノ世ノ魯ノ
恭王ガ建ル所ノ殿ノ名ナリ輪奐
ノ美百萬ノ工匠ヲ用ヒ經營ノ費
千億ノ資金ヲ以テス王文考ガ賦
ニ云フ巋然トシテ獨リ存スト○
景福 魏ノ明帝ガ建ル所ノ殿ノ
名ナリ本書ニ漢景福トアルハ魏
景福ノ誤ナリ○控 引ナリ○蠻
荆 古ノ蠻地也荆州ノ南方ニ在
リ○甌越 百越ノ一種ナリ○閩
關 天門ノ名ナリ○琅玕 石ノ
珠ニ似タル者ヲ云フ韓退之ノ詩
ニ雲チ排シテ閩關ニ叫ビ腹ヲ披

テ琅玕ヲ呈スト云フ語ヲ轉用シタルナリ○善頌 贊美ノ辭ナリ○短唱 短キ歌ナリ○脩梁 修ハ長ナリ長キウツバ
リチ云フ○拋 置ノ字ノ意○方丈蓬萊 東海中ノ神山ノ名之レニ瀛洲チ加ヘテ三神山ト稱セリ○扶桑 仙樹ナリ十
洲記ニ碧海ノ中ニ樹アリ長サ數千丈兩幹根チ同フシテ相倚ル是チ扶桑ト名クト云フアリ○弱水 水ノ名禹貢ニ出ツ
柳宗元曰ク西海ノ山ニ水アリ散渙トシテ力ナシ芥チ負フコト能ハズトサレバ水勢ノ弱キヨリ名チ得シナラン○流沙
沙州ノ西ニ在ル地名其沙風ニ隨テ流行スルチ云フ今世ニ謂フ所ノ沙漠ナリ○後夜 夜半ナリ今ノ午後十二時ヲ謂
フ○王母降 神仙通鑑ニ云フ西王母ハ太陰ノ精ナリ天帝ノ女ニシテ人身虎首豹尾蓬頭崑崙ノ西北隅チ治ムト○青鳥
漢武故事ニ云フ人首鳥身青チ次テ飛ブ武帝ノ時西方ヨリ來ル東方朔ニ問フ曰ク此鳥ハ西王母ノ使者ナリ王母來ラ
ント欲スト頃クアツテ王母果シテ至ルト○巨浸 大ナル水ナリ韓詩ニ巨浸空ニ連チテ閩シノ句アリ○漫々 水ノ廣
ク大ナル貌○萬族 水中總テノ種族チ云フ○大鵬 大ヒナル鵬鳥莊子ニ出ツ○絢爛 ウツクシク耀ク貌○寔極 北
辰ハ天ノ極端ニアリ○禍漳 禍ハツサツイ漳ハ魔障災障ノ類カイナシチ云フ佛語ニ出ヅマリ○紛紜 衆多ナル貌ナ
リ○江神 江水ノ神ナリ○河伯 抱朴子ニ云フ馮夷八月上庚ノ日河チ渡ル水ニ溺レテ死ス天帝嘗シテ河伯トナスト
是レヨリ黃河ノ神チ河伯ト稱ス○三光 日月星ナリ○袞衣 袞龍ノ衣ナリ○綉裳 文彩アル綉衣ナリ○三神 東海
ノ廣淵王西海ノ廣德王北海ノ廣澤王ナリ○通天之冠 諸侯王ノ冠ハ通天ノ犀チ以テ飾ル○儼恪 威儀チ正シ禮式チ
嚴ニスルト○愴涼 時ノ冷煖チ叙ブルチ云フ○殿角 神殿ノ一隅ナリ○長鬣 長キ鬣ナリ左傳ニ楚子公チ享シ長鬣
ノ者チシテ相ケシムト云フ事アリ○唐突 觸犯スル意ナリ○艱然 恥ル色ナリ○明璫 兩耳ニ懸クル環ナリ充耳ト
曰フ○輕裾 カロキ衣ノ裾ナリ○凌波之詞 唐ノ玄宗夢ニ一女來テ言フ妾ハ凌波池中ノ女願クハ一曲チ賜ヘ帝覺メ
テ凌波ノ詞チ作ル○若有レ人 ユ、ニ人アリト云フ義水神チ指シテ言フナリ○瑤環 雲前ニ帶ナル所ノ美玉ナリ○
瓊瑤 上ニニ同シ○瓊簪 玉簪ナリ○玲瓏 玉ノ美ハシキ貌○翩々 衣ノ飄ヘル貌ナリ○驚鴻 オドロキ起ツガ
ナリ○矯々 身輕ク舉ルノ貌ナリ○蹇 偃蹇ノ義ノヒアガル意ナリ○卷 語ノ端チ殺スル詞アト訓ス○冷々云々
列子風ニ御シテ行ク冷然トシテ善シ莊子ニ見ヘヨリ○採蓮之曲 二十四曲ノ一ナリ高賢曰ク秦川ノ人採蓮チ唱フ

魯靈光美哉如漢景福控蠻荆而引甌越永壯宏規叫

閩關而呈琅玕宜興善頌遂爲短唱助學脩梁

拋梁東方丈蓬萊指顧中笑看扶桑三百尺金鷄啼
罷日輪紅

拋梁西弱水流沙路不迷後夜瑤池王母降一雙青
鳥向人啼

拋梁南巨浸漫々萬族涵要識封疆寬幾許大鵬飛
盡水如藍

拋梁北衆星絢爛環宸極遙瞻何處是中原一髮青
山浮翠色

拋梁上乘龍夜去陪天伏袖中奏罷一封書盡與蒼

今ノ競渡ノ船、唱ヘテ棹ヲ齊フ
シ、笛ヲ引ク是レナリト當時採
選ノ曲盛ニ行ハレ朝ニ野ニ曲賦
ノ傳ハル者太多シ中ニ就テ梁ノ
簡文帝及ビ元帝ノ作尤古詩中ニ
名アリト云フ○桂棹 桂ニテ作
リタル棹ナリ述異記ニ云フ木蘭
ハ樹ノ名多ク潯陽江上ニ生ズ魯
班刻テ以テ舟ト爲スト○蘭舟
木蘭ヲ畫キタルウツクシキ舟ナ
リ○珠 環ノ如クニシテ一方ノ
切レタル者ナリ楚辭ニ云フ余ガ
珠ヲ遺浦ニ捐テ余ガ珮ヲ江中ニ
遺スト○芳洲 芳草ノ生ズル所
ノ處ナリ○搖々 ユラユラ動ク貌
ナリ○棹歌 棹ヲ引テ採蓮ノ歌
ヲ唱フルナリ○綵袖 種々ノ彩
文アル衣袖ナリ○翡翠 鳥ノ名
ナリ脱文ニ赤色ノ羽ヲ有スルヲ
翡翠ト云ヒ青色ナルモノヲ翠ト云

フ又雄ヲ謂ト云ヒ雌ヲ翠ト云フ
トアリ○鶯 鳥ノ名ナリ俗ニ
チシトリト曰フ美麗ナル羽アリ
故ニ又文禽ト云フ其形貌ニ似テ
毛ニ文彩アリ雄雌未ダ曾テ相ヒ
照レズ其一若シ偶チ失スル時ハ
他ノ一必ズ死スト云フ○蓋 カ
ナナリ○蓮絲 藕ハ蓮根ナリ陸
族翁ガ詩ニ細腰美人藕絲次ト云
フノ句アリ蓋シ蓮ヨリ採リタル
絲チ開フニアラズ尋常白粉ノ精
細ナルモノチ形容シタルノ語ナ
リ○樂不可 以終極 採蓮ノ
樂ミチ極メ盡クサメチ云フ列女
傳ニ陶谷子ガ妻曰ク樂極チ哀生
ズト○靈運之 號 靈ノ皮ヲ撰リ
タル號ナリ博物志ニ云フ靈ハ蜃
蝮ニ似タリ其皮堅厚ニシテ號ニ
張レベシ之ヲ張ルルハ其厚百里
ニ聞ニト○號 號ハ大至ナリ

生除禍瘴

拋梁下水族紛紛承德化清曉頻聞贊拜聲江神河
伯朝靈駕

伏願上梁之後萬族歸仁百靈仰德珠宮貝闕應天上之
三光袞衣綉裳備人間之五福書罷進呈廣利大喜卜日
落成發使詣東西北三海請其王赴慶殿之會翌日三神
皆至從者千乘萬騎神蛟毒蜃踴躍後先長鯨大鯤奔馳
左右魚頭鬼面之卒執旌旄而操戈戟者又不知其幾多
也是日廣利頂通天之冠御絳紗之袍秉碧玉之圭趨迎
於門其禮甚肅三神亦各盛其冠冕嚴其劍珮威儀極儼
恪但所服之袍各隨其方而色不同焉叙喧涼畢揖讓而

坐善文亦以白衣坐於殿角方欲與三神叙禮忽東海廣
淵王座後有一從臣鐵冠而長鬣者號赤鯉公躍出廣利
前而請曰今茲貴殿落成特爲三王而設斯會雖江漢之
長川澤之君咸不得預席其禮可謂嚴矣彼白衣而末坐
者爲何人斯乃敢於此唐突也廣利曰此乃潮陽秀士余
君善文也吾構靈德殿成請其作上梁文故留之在此爾
廣淵遽言曰文士在座汝焉得多言姑退赤鯉公乃赧然
而下已而酒進樂作有美女二十人搖明璫曳輕裾於筵
前舞凌波之隊歌凌波之詞曰

若有人兮波之中 折楊柳兮採芙蓉
振瑤環兮瓊璫 璿鏘鳴兮玲瓏

嘗ハ幾杯飲ミシト其カヅトリス
ル一柳子厚ガ序飲ニ當ニ飲ム
モノ藩ヲ舉グト是レナリ○選
阪世ニ隔離シタル邊隅ノ地ヲ
云フ乃チカキイナカナリ○嶺海
山海ニ同シ○淵宮 水中ノ宮
殿ナリ○爵 封位ノ名ナリ乃チ
公侯伯子男ヲ云フ○分符
フナノ類ナリ與フルナリ竹符虎符銅
符玉麟符ノ類ナリ○赫奕 威權
ノ盛ナル貌○通奏 總テノ奏上
チ爲スナ云フ○炎方 南方ヲ謂
フ南ハ火ニ屬ス故ニ炎ト稱ス○
玉帛 諸侯ノ王ニ朝スルニハ五
玉三帛ヲ以テ贊ト爲ス贊ハ俗ニ
云フ土産物ナリ○三簋蓋 蓋ニ
三層アリ故ニ三簋ト云フ○七寶
車璣 珊瑚 琥珀 瑪瑙 火齊
眞玉 眞珠ヲ云フ○雙鯉 手紙
ヲ贈リ來ル使ヲ云フ齊ノ涓子荷

澤ニ釣シテ鯉ヲ得タリ腹中ニ素
書アリ云々又古詩ニ客アリ遠方
ヨリ來ル我ニ雙鯉魚ヲ遺ル童チ
呼ビ鯉魚ヲ烹ル中ニ尺素ノ書ア
リト○六龍 六ノ巨龍ナリ列子
ニ云フ渤海ノ東ニ五山アリ而シ
テ此山連着スルナク波ニ隨テ住
還ス仙聖之レヲ毒トシ上帝ニ訴
フ帝巨龍十五ヲシテ之ヲ殺セテ
勳カザラシムト蓋シ此語ヲ轉用
セシナリ○天妃 宋ノ興化府清
人ニ都巡檢林愿ナル者アリ其女
生レテ神靈ナリ能ク人ノ禍福ヲ
言フ没シテ後チ鄉人廟ヲ涪州ノ
嶼ニ立テ之ヲ祀ル其後宣和中ニ
路允迪ト云フモノ高麗ニ使シ海
風ノ起ルニ會シ諸船皆ナ覆没シ
獨リ允迪ガ乗ル所ノ船ノミ神其
格ニ降り遂ニ安ク濟ルヲ得タリ
此レヨリ此ノ女靈ヲ天妃ト稱シ

衣翩翩兮若驚鴻，
身矯矯兮如游龍。
輕塵生兮羅襪，
斜日照兮芳容。
蹇獨立兮西復東，
羌可遇兮不可從。
忽飄然而長往，
御泠々之輕風。
舞竟復有歌童四十輩，
倚新粧飄香袖於庭下。
舞採蓮之
隊歌採蓮之曲曰：

桂棹兮蘭舟，
泛波光兮遠遊。
捐子玦兮別浦，
解子珮兮芳洲。
波搖搖兮舟不定，
折荷花兮斷荷柄。
露何爲兮沾裳，
風何爲兮吹鬢。
棹歌起兮綵袖揮，
翡翠散兮鴛鴦飛。

張蓮葉兮爲蓋，
緝藕絲兮爲衣。
日欲落兮風更急，
微烟生兮淡月出。
早歸來兮難久留，
對芳華兮樂不可以終極。
二舞既畢然後擊靈鼉之鼓，
吹玉龍之笛，
衆樂畢陳，
航籌交錯於是東西北三神共捧一航，
致善文前曰：吾等僻處遐陬，
不聞典禮，
今日之會，
獲親盛儀，
而又幸遇大君子，
在座光彩倍增，
願爲一詩以記之，
使流傳於龍宮水府，
抑亦一勝事也，
不知可乎，
善文不敢辭，
遂獻水官慶會詩二十韻。

帝德乾坤大，
神功嶺海安。
淵宮開棟宇，
水路息波瀾。

處々ニ祠ヲ立テ之ヲ祀ルト云フ
 ○紅琥珀 アカキ琥珀ナリ李賀
 ガ詩ニ琉璃ノ鍾琥珀濃カナリト
 云フノ句アリ○碧琅玕 碧色ノ
 美玉ナリ又詩賦ニ在テハ竹ノ異
 名トシテ使用ス韓詩ニ腹ヲ披テ
 琅玕ヲ呈スノ句アリ○湘靈 堯
 ノ女舜ノ妃即チ娥皇女英ナリ瀟
 湘トハ地ノ名ニシテ二女舜ノ崩
 オルヲ悲シミ泣テ已マズ遂ニ瀟
 湘ニ至リ水ニ投シ歿スト云フ○
 錦瑟 ニシキヲ飾リタルユトナ
 リ五十絃ヲ用ユ李商隱ノ詩ニ錦
 瑟無端五十絃トアリ○漢女 江
 妃ナリ列仙傳ニ二女出テ、江漢
 ノ濱ニ遊ブ鄭交甫ニ逢テ佩ヲ解
 テ之ヲ與フト是レナリ○翠旗
 翠鳳旗ナリ杜詩ニ金支翠旗光有
 無トアリ○雲母 キヲト訓ス
 本草ニ五色ノ雲母アリ今ノ石鏡

ナリトアリ○三危露 三危ハ雍
 州ノ域ニアリ呂氏春秋ニ云フ水
 ノ美ナルモノ三危ノ露アリト又
 山谷ガ詩ニ蘭香九醞ニ溢ク露味
 三危ニ挹スト○九轉丹 即チ黃
 庭經ノ八瓊丹ナリ九轉ハ九遍ノ
 義丹ヲ煉ルヲ云フ○盤桓 遲留
 ノ貌ナリ○肺肝 心胆ノ如シ○
 兜率 天ノ別名ナリ天壤志ニ三
 十三天ノ第一ノ天ヲ兜率天ト云
 フトアリ○邯鄲 開元中ニ呂翁
 邯鄲ヲ經、盧生ト云フ者アリ邯
 鄲トクヌ主人方ニ黃梁ヲ煮ス盧
 生具ニ生ガ世ノ困厄ヲ言フ翁囊
 中ノ通中枕ヲ取テ之レニ授ケ曰
 此枕ニセバ當ニ榮ナルコト
 願ヒノ如クナルメシ生但ダ記ス
 身枕穴中ニ適クト未ダ幾バクナ
 ラズ登第シテ出入將相タル五十
 年榮盛比ナシ忽チ欠伸シテ覺ム

列爵王侯貴、分符地界寬、
 威靈聞赫奕、事業保全完、
 南極常通奏、炎方永授官、
 登堂朝玉帛、設宴會衣冠、
 鳳舞三簷蓋、龍馱七寶鞍、
 傳書雙鯉躍、扶輦六鼈蟠、
 王母調金鼎、天妃捧玉盤、
 盃凝紅琥珀、袖拂碧琅玕、
 座上湘靈舞、頻將錦瑟彈、
 曲終漢女至、忙把翠旗看、
 瑞霧迷珠箔、祥烟遠畫欄、

屏開雲母壁、簾捲水晶寒、
 共飲三危露、同餐九轉丹、
 良辰宜酌酒、樂事稱盤桓、
 異味充喉舌、靈光照肺肝、
 渾如到兜率、又似夢邯鄲、
 獻醉陪高會、歌呼得盡懽、
 題詩傳勝事、春色滿毫端、
 詩進座間大悅已、而日落咸池、月生東谷、諸神大醉、傾扶
 而出、各歸其國、車馬駢闐之聲、猶逾時不絕、明日、廣利特
 設一宴、以謝善文、宴罷、以玻璃盤、盛照夜之珠十、通天之
 犀二、爲潤筆之資、復命二使、送之、還郡、善文到家、携所得

呂翁傍ニ在テ黃梁尙ホ未ダ熟セ
ズ○賦酢 獻酬ナリ○毫端 筆
端ナリ○咸池 水ノ名ナリ杜詩
ニ日落ニ咸池 卽蒙汜ト註ニ日落
ル處チ咸池ト云フトアリ○駢圖
救ヒ活カス後ニ蛇珠チ含テ之レチ報ズ光百里チ照ス○通天犀 格物誌ニ角中ニ一脉氣アリ直ニ上下ニ貫ク者之レチ
通天犀ト云フ之レチ鶴ニ照ラセバ則チ鶴之レガ爲メニ怒レ退ク○潤筆 古人人チ情テ世徳チ追述スル者必ズ人事アリ
リ之レチ潤筆ト云フ人事ハ謝禮ノコ、ロツケナリ潤筆ハ筆ノ乾クチウルホス意ヨリ言フ○波斯 西域ノ國名今ノペ
ルシヤ地方チ云フ○富族 金持チノイヘガヲチ云フ

○三山福地 三山ハ九仙山鳥石
山越王山ノ三ツチ云フ福ハ地ノ
名ニシテ福州城内ニアリ三山モ
亦福州城内ニ在テ盤根連著シ相
對シテ一形勝チ爲セリ而シテ此
地此山古ヨリ奇跡異蹟多クシテ
夙ニ傳記ニ著スルモノ幾許ナル
チ知ラズ陳軒詩ニ城裡三山古
越都相望樓閣接 蓬壺ト是レナ

リ今自實ガ事跡モ此ノ地此山ニ
係ンチ以テ三山福地ト名ケタル
ナリ事頗ル奇怪ニシテ信ズルニ
足ルモノナシト雖也作者ガ事チ
奇怪ニ託シテ一時ノ感慨ヲ寓セ
シ者ニシテ亦チ世益ナシトセザ
ルナリ讀者宜シク其意ヲ領スベ
シ○山東 兗州青州ノ地方チ指
シ言フ○質鈍 生レツキノ愚
鈍ナルチ云フ○不通詩書 詩經
書經等總テ書物ニ通セザルチ云
フ俗ニ云フ文盲者ナリ凡ソ家富
ンテ主愚ナル者ハ必ズ其家チ有
マズ質鈍ナリト云ヒ不通詩書ト
云フ語ハ本篇ノ伏案ニシテ質鈍
ナルノ故チ以テ復タ能ク禍チ轉
シ福チ買フノ端緒トナル也讀者
輕々ニ看過スル無カレ○豐殖
資産ノ充分ニ生殖シ豐カナルチ
云フ○田庄 田中ノ廬舍チ庄ト

於波斯寶肆鬻焉獲財億萬計遂爲富族後亦不以功名
爲意棄家求道徧遊名山不知所終

衆盛ニシテヤカマシキ貌○照夜之珠 搜神記ニ云フ隨侯大蛇ノ傷ケルチ見テ之チ
格物誌ニ角中ニ一脉氣アリ直ニ上下ニ貫ク者之レチ
古人人チ情テ世徳チ追述スル者必ズ人事アリ
西域ノ國名今ノペ
ルシヤ地方チ云フ

三山福地志

元自實山東人也生而質鈍不通詩書家頗豐殖以田庄
爲業同里有繆君者除得閩中一官缺少路費於自實處
假銀二百兩自實以鄉黨相處之厚不問其文券如數貸

之至正末山東大亂自實爲群盜所劫家計一空時陳有
定據守福建七閩頗安自實乃挈妻子由海道趨福州將
訪繆君而投托焉至則繆君果在有定幕下當道用事威
權隆重門戶赫奕自實大喜然而患難之餘跋涉道途衣
裳藍縷容貌憔悴未敢遽見也乃於城中僦屋安頓其妻
孥整飾其冠服卜日而往適值繆君之出拜於馬首初似
不相識及叙鄉井通姓名方始驚訝即延之入室待以賓
主之禮良久啜茶而罷明日再往酒果三盃而已落々無
顧念之意亦不言銀兩之事自實還家旅寓荒涼妻孥怨
罵曰汝萬里投人所幹何事今爲三盃薄酒所賣即便不
出一言吾等何所望也自實不得已又明日再往訪焉則

曰フ即チ百姓ノ農作ヲ以テ生業ト爲スチ云フナリ○繆君 繆氏ハ宋ノ穆公ノ後胤ナリ○除ハ本ト南越ノ別國中一官ニ任セラレタリ○種蠶ナリ七種ニ分チ七閩ト曰ヒシガ後チ中國ニ併ハサレタリ除シ得トハ官ニ任セラレタリト云フ意乃チ閩中ノ地方官トナリシナリ○缺少路費 閩地ニ赴任スル路用ノ乏シキチ云フ○鄉黨云々

自實ト繆氏ト同郷同村ニ居ル好ミノ厚キチ云フナリ○文券 借用證書チ云フ人ニ金子貸シ證書チ取フサル是レ其愚鈍ナル處ナリ○山東大亂 妖人劉福通等亂チ起シ山東ヲ陷レシチ指ス○七閩頗安 七閩トハ即チ繆氏ノ赴任セシ南越地方ナリ陳有定ナル者福建ノ平章ト爲リ燕ノ不花等チ平ラゲ閩中頗ル平穩ナリ○投托 其人ニ倚リ頼テ我が身チ托セントスルチ云フ○當道用事 其人ノ職分ニ就テ事務チ取リ行フ○威權隆重 繆君ノ威光ガ一般ニ能ク行ハレテ人々尊敬シ居ルチ云フ○赫奕 日ノ耀クガ如ク盛ナルチ云フ○思難之餘 山東大ニ亂レタルニ就テ自實ハ非常ノ困難ニ陥リタル後チナルチ云フ○厥涉 草行スルチ跋ト曰ヒ水行スルチ涉ト曰フ陸路ニ取リ海路ニ由リテ旅行スルチ云フ○藍縷 衣服ノ破レツヲ、ノ如クサガリシチ云フ○容貌憔悴 種々ノ勞苦ガ身體ニ感シ其ガ爲メニ瘦セ衰ヘテ見ル影ナキニ至リタルチ云フ○傲屋 傲ハ借ト同ツ市中ニアル家チ借ル○安頓 其家ニ入レテ安息セシムル○叙鄉井 故郷ノ事チ談話スル○驚謝 ヒツクリシテ其相忘レ居タルチ謝スルナリ○賓主之禮 貴客ニ對スルノ禮ナリ○翠茶 茶チ飲ム○落落 シラシラ意ニ介セサル模樣○顧念 故キ事チ思ヒ起スチ云フ○旅寓

似己厭之矣。自實方欲啓口。繆君遽曰。向者承借路費。銘心不忘。但一官蕭條。俸入微薄。故人遠至。豈敢辜恩。望以文券付還。則當如數陸續酬納也。自實悚然曰。與君共同鄉里。自少交契深密。承命周急。素無文券。今日何以出此言也。繆君正色曰。文券誠有之。但恐兵火之後。君失之耳。

荒涼 妻子ノ住ル家屋ノ荒レ果テ、見ル影モナキ哀ノナル有様チ云フナリ○幹 事チ處理スル義乃チ何事チ能ク爲セシヤト云意○銘心 心中ニ確カト忘レザルチ云フ○一官蕭條 ヒトツノ官員ニトリツキ淋シク暮シ居ルト云フ意味ナリ○俸入微薄 官ヨリ受クル俸給ノ少ナキチ云フ○辜恩 故キ恩ニソムキハセストノ意ナリ○陸續 連續ナリ次第ノ返濟セントノ意○酬納 返却スルト云フコト○悚然 シント身フルイシテ驚キタル意○交契深密 中好キ交際ト云フコト○承命周急 仰セノ如ク御用立テタト云フニ同シ○上文ニ文券チ問ハズト書キタルノ語ハ此處ニ照應シ來ルナリ自實ハ性鈍ニ繆氏ハ性精ナリ鈍ト精ト相會ス豈ニ風波チ起カハランヤ見ニ自實ハ萬里妻子チ携ヘテ繆氏ノ處ニ尋チ來リタルニ繆氏ハ空吹ク風ノ如クニ思フテ少シモ哀憫救助スルノ意ナシ下文自實ガ繆氏ノ詐術ニ係ルノ跡宜シク細心シテ玩味スベシ人情ノ輕薄ナル古今同一ナリ噫○正色 マシマト云フ意○兵火 戰爭ニ依リ火災アルチ云フ○不較 彼レ是レト異論ハ言ハスト云義○寬其程限 金子返ス期限チ緩クセト頼ム○致力 自分相應ノ働キマケノコトヲ意味○唯々 承知シテ打ウナツク○羶羊觸藩 易ノ大壯ノ卦ノ九二ニ云フ羶羊觸藩ニ觸レテ其角ニ羶スト蓋シ前ガツカエテ進ムノ出來ザル意味○惟谷 谷ハ窮ナリアトヘモ先キヘモ行クコトノ出來ザルチ云フ○温言 言葉チ柔ラゲテ言フコト○展轉推托 色々トコトバチ事故ニカコツケテノヒクニスル意○叙話 種々ノ物語チ爲スコト○情熟 心安クナルコト○窮居無聊 難義苦勞シテ居住シ頼ミ無キチ云フ○儲粟 貯ヘシ米ナリ○捐水 一ホバカリノ僅カナル水チステアタヘトノ意○涸轍云々 莊周粟チ監河侯ニ貸セト請ヒシニ侯曰ク吾ノ將ニ邑金子受取リテ汝ニ貸スベシト周曰ク昨日來ル時途中ニ於テ轍中ニ苦メル魚チ見タリ鮒魚呼テ曰クイカニ升斗ノ水チ投シテ我チ活ス者ナキヤト我鮒魚ニ告ゲテ我レ今西江ノ水チ決シテ汝チ活カスチ待テト曰ヒケレバ鮒魚曰ク左様ニユルノスルナレバ我チ枯魚ノ市ニ索ツンニハ如カスト蓋シ此語ハ自實ガ斗米一錢ノ貯ヘナキニ會シ繆氏ノ惠チ請フノ切ナルチ言ヒシ也○下三意 僅カニ一盞ニ入ル、ダケノ食物チ下メシ與ヘト云フ意味也壹殘チ下スノ字ハ中山君逃ケ走ル偶マ二人アリテ戈チ擊ケテ之レニ隨ヒ曰ク父餓チ且ツ死ナントス君壹殘チ下シテ之レチ食セシメントス故ニ來テ死スルノミト云フ故事ニ出ヅ○鬻桑之餓 左傳宣公二年ニ

晋ノ趙宣子盾首山ニ田シテ鬻桑
ニ舍トル舍主鬻輒病テ將ニ死セ
ソトスルヲ見テ趙宣子其故ヲ問
フ對ヘテ曰ク食セザル三日ナリ
ト宣子之レニ食シム其半ヲ舍ク
之ヲ問フ曰ク官學スル三年未ダ
母ノ存否ヲ知ラズ今マ我が家已
ニ近シ請フ以テ之ヲ遣ラント宣
子之レヲ食ヒ盡カシメ別ニ單食
ト肉トヲ棄ニ實キ以テ之レニ與
フ後ト宣子ノ難ニ罹リシ時餓人
ガ戰ヲ倒ニシテ宣子ヲ救ヒ其恩
ヲ報シタリ○旬旬 ハヲバニス
ル○除夕 歲除ノ夕乃ナ十二
月ノ三十日ノ夜ヲ謂フナリ○錢
二定 元ノ世ノ食貨ノ法ニ錢十
貫ヲ一定ト稱ス二定ハ二十貫ナ
リ○過歲之資 トシヨシノ入費
○丁奉 親切ニ言フ意○懸望
首ヲノベテ盛ミツ、待テ居ルヲ

云フ○餽 食ヲ尊者ニ進ルヲ云
フ○臘 ハナムケスル義○憊然
失意ノ貌○絶影響 オトサ
タノ無キヲ云フ○震方 東方ナ
リ○轉經 經モノヲ讀ム○披
頭 カバク髪ノカシヲ云フ○
露體 衣服ヲ着セザルヲ云フ○
和容 ヤハヲカナル容貌○婉色
ヤカシキ顔色○巨測 如何ナ
ル事トモ測リ得ザルヲ云フ○匆
匆 イソガシクアハテシ模様○
狼狽 事ノ猝速ニ出ヅウロムエ
カソクヲ云フ○隱忍 不平ノ情
ヲ隱シ堪忍スル義○後祿 後日
ノ幸福ナリ○過次 少シノ間マ
ト云フニ同シ○慰撫 ナクサメ
イメハル義○八角井中 福州城
ノ西南烏石山下ニアアル白龜井
ナリ素ヨリ靈秘ト稱ス八角ニ鑿
成スルヲ以テ俗ニ之ヲ八角井

然券之有無某亦不較惟望寬其程限使得致力焉自實
唯唯而出惟其言辭矯妄負德若此羝羊觸藩進退惟谷
半月之後再登其門惟以溫言接之終無一錢之惠展轉
推托遂及半年市中有一小庵自實往繆君之居適當其
中路每於門下憩息庵主軒轅翁者有道之士也見其往
來頗久與之叙話因而情熟時值季冬已迫新歲自實窮
居無聊詣繆君之居拜且泣曰新正在邇妻子飢寒囊乏
一錢瓶無儲粟向者銀兩今不敢求但願捐斗水而活涸
轍之枯下壺殮而救鬻桑之餓此則故人之賜也伏望憐
之憫之哀之恤之遂匍匐於地繆君扶之起屈指計日之
數而告之曰更及一旬當是除夕君可於家專待吾分祿

米二石及錢二定令人馳送於宅以爲過歲之資幸勿以
少爲恠且又再三丁寧毋用他出以候之自實感謝而退
歸以繆君之言慰其妻孥至日舉家懸望自實端坐於床
令稚子於里門覘之須臾奔入曰有人負米至矣急出候
焉則越其廬而不顧自實猶謂來人不識其家趨往問之
則曰張員外之餽館賓者也默然而返頃之稚子又入告
曰有人携錢來矣急出迓焉則過其門而不入再往扣之
則曰李縣令之贖遊客者也憊然而慙如是者凡數度至
晚竟絕影響明日歲旦矣反爲所誤粒米束薪俱不及辦
妻子相向而哭自實不勝其憤陰礪白刃坐以待旦鷄鳴
鼓絕巡投繆君之門將候其出而刺之是時震方未啓道

ト云フ○術口 卷ノ入口ナリ○
喉仰 見アケル義○聞 靜カナ
ル義○隱隱 遠ク鐘ノ鳴リ響ク
貌○滋味 辛キ酸キアヤハヒチ
云フ甘苦ト云フモ同シ意ナリ○
翰林 學士ノ官ナリ○西蕃詔云
々々 西蕃ハ即チ西夷ニシテ古ノ
吐蕃ナリ詔ハ照ナリ天子令チ以
テ詔ト爲ス日ノ照々ナルガ如シ
○飢火云々 佛語ニ出タリ飢ニ
ル者ハ心熱シテ懊惱シ眼中火光
チ生シテ虚空ニ遍滿シ身火中ニ
在リ是レ心火其性チ失スルナリ
ト○前事 前キノ世ノ事ナリ舊
チ喚起シテ今チ懲戒ス乃チ佛書
因縁輪廻ノ法ナリ○交梨火聚
眞話ニ云ク交梨火聚ハ飛騰ノ仙
藥ナリ胸中ノ荆棘チ除カザレバ
交梨火聚生ヒズト註ニ荆棘ハ物
欲ニ喲ハ梨聚ハ眞元ニ喲フトア

無行人。惟小庵中。軒轅翁。方明燭。轉經當門而坐。見自實
前行。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輩從之。或握刀劍。或執椎鑿。
披頭露體。勢甚凶惡。一飯之頃。則自實復回。有金冠玉珮
之士百餘人隨之。或擊幢蓋。或舉旌幡。和容婉色。意甚安
閑。軒轅翁。測謂其已死矣。誦經已罷。急往訪之。則自實
固無恙。坐定。軒轅翁問曰。今日之晨。子將奚適。何其去之
忽々。而回之緩々也。願得一聞。自實不敢隱。具言繆君之
不義。令我狼狽。今早實礪霜刃於懷。將往殺之。以快意。及
至其門。忽自思曰。彼實得罪於吾。妻子何尤焉。且又有老
母在堂。今若殺之。其家何所依。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也。遂
隱忍而歸耳。軒轅翁聞之。稽首而賀曰。吾子將有後祿。神

リ○惺然明悟 惺ハ醒ナリ前事
チ明ニ知リ得タルチ云フ○不
肯汲引後進 後進ノ士チ引キ
揚ゲザリシチ云フ凡ソ前進者ハ
宜シク後進者チ引キ揚クベキナ
リ然ルニ自實ガ前世士チ汲引セ
ザルチ以テ罪トシ暗ニ時官チ諷
ス其寓意甚ダ巧ミナリ○愚僧
暗愚ナルチ云フ○接納 接待權
納ノ義○漂泊 萍ノマヤヒトテ
倚ル所ナキ貌チ云フ○達官 高
位名爵ニ在ル人チ云フ○貪饕
餽チ食リ取ルチ云フ○賄賂 公行
マイナイチ公然ト取リヤリス
ルチ云フ○積財 分ニ外レタル
財貨チ云フ○滿矣 其人ノ福徳
ガ盡キタルチ云フ蓋シ滿ハ損チ
招クノ意○不レ戢 禁止セヌ
ナリ○陰兵 陰ハ陽ニ對セシ字
ナリサレバ鬼兵チ指シ言フナリ

明日知之矣。自實問其故。翁曰。子一念之惡。而凶鬼至。一
人之善。而福神臨。如影之隨形。如聲之應響。固知暗室之
內。造次之間。不可萌心。而爲惡。不可造罪。而損德也。因具
言其所見。而慰撫之。且以錢米少許。周其急。然而自實終
鬱々不樂。至晚。自投於三神山下八角井中。其水忽然開
闢。兩岸皆石壁如削。中有狹徑。僅通行履。自實捫壁而行。
將數百步。壁盡。路窮。出一術口。則天地明朗。日月照臨。儼
然別一世界也。見大宮殿。金書其榜曰。三山福地。自實瞻
仰而入。長廊畫靜。古殿煙消。徘徊四顧。聞無人蹤。惟聞鐘
磬之聲。隱々於雲外。飢餒頗甚。行不能前。因臥石壇之側。
忽一道士曳青霞之裾。振明月之珮。至前呼起之。笑而問

○銅面鐵額 鬼卒ノ形容ナリ○
虐 殘暴ノ義○命衰矣 天命ガ
衰ヘテ不運ノ廻リ來タルヲ云フ
○割截 首ヲ刎テ腹ヲ屠ル等ノ
極刑ヲ謂フ○賦役不均 人民
ニ賦課スル所ノ諸稅ニ甲乙ニ不
公平ナル所爲ヲ爲スチ云フ○枉
械 手ニ在ルヲ枉ト云ヒ頸ニア
ルヲ械ト云フ皆囚人ヲ銅スルノ
具ナリ俗ニ手カセクヒカセト言
フ○縲綆 罪人ヲ繫ク繩ナリ○
腐肉 大罪ヲ犯シ世間ニ棄テラ
レ肉體已ニ腐敗セルニ喩ヘテ腐
肉ト云フナリ○穢骨 腐肉ト同
シク穢レタル骨ヲ云フ兩語トモ
罪人ヲ惡ミ罵リタル詞ナリ○餘
魂云々 其餘ノ魂魄ナドハソロ
ソロニカハラストノ意○負債
借リタル金ヲ返済セザルヲ云フ
○庫子財物 庫内ノ財寶ト云フ

ニ同シ繆氏ハ權要ノ位置ニ居レ
ル其ノ財寶ハ皆十他人ノ財寶ニ
シテ己レ妄リニ動カシ得ザルヲ
云ヒシナリ○世運變革 時世ガ
一變スルト云フ意味ナリ○池魚
之殃 不測ノ變ニ罹ルノ意ナリ
東魏ノ杜弼ガ獄ニ云ヘルアリ城
門火ヲ失シテ殃池魚ニ及ビ楚國
猿ヲ亡フテ禍ヒ林木ニ延ブト蓋
シ池魚トハ人ノ名ニシテ池中ノ
魚ニアラズ但ダ林木ニ對句トシ
テ巧ヲ弄シタルマデナリ○福清
福寧 共ニ福州ニ屬スル縣名ナ
リ○家人懸望 自實ノ妻孥ハ自
實ノ翻然トシテ所在ヲ失スルヲ
悲ミ乃チ頸ヲノベテ其歸ルヲ望
ミ居ルヲ云フ○錮 大ナル錮ナ
リ○錄然 金鐵ノ物ニ觸レテ發
スル聲ナリ○瘞銀 地中ニ埋メ
タル財寶ナリ○錠 元人ハ金銀

日翰林識旅遊滋味乎自實拱而對曰旅遊之滋味則盡
足矣翰林之稱一何誤乎道士日子不憶草西蕃詔於興
聖殿乎自實曰某山東鄙人布衣賤士生歲四十目不知
書平生未曾遊覽京國何有章詔之說乎道士日子應爲
飢火所惱不暇記前事耳乃於袖中出梨棗數枚令食之
日此謂交梨火棗也食之當知過去未來之事自實食訖
惺然明悟因記爲學士時草西蕃詔於大都興聖殿側如
昨日焉遂請於道士曰某前世造何罪而今受此報耶道
士日子亦無罪但在職之時以文學自高不肯汲引後進
故今世令君愚懵而不識字以爵位自尊不肯接納游士
故今世令君漂泊而無所依耳自實因指當世達官而問

之日某人爲丞相而貪饕不止賄賂公行異日當受何報
道士曰彼乃無厭鬼王地下有十爐以鑄其橫財今亦福
滿矣當受幽囚之禍又問曰某人爲平章而不戢軍士殺
害良民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多殺鬼王有陰兵三
百皆銅頭鐵額輔之以助其虐今亦命衰矣當受割截之
殃又問某人爲監司而刑罰不振某人爲郡守而賦役不
均某人爲宣慰不聞所宣之何事某人爲經略不聞所略
之何方然則當受何報也道士曰此等皆已枉械加其身
縲紲繫其頸腐肉穢骨待戮餘魂何足算也自實因舉繆
君負債之事道士曰彼乃王將軍之庫子財物豈得妄動
耶道士因言不出三年世運變革大禍將至甚可畏也汝

ノ五兩十兩ヲ以テ餅ト爲シ號シテ錠ト爲セリ乃チ我ガ往時ノ小玉ノ如キ者ナリ○奪印官符ヲ奪フコトナリ元史ニ云フ張士誠ナル者ハ泰州白駒場亭ノ人ナリ其弟士信ヲ遣シテ元ノ丞相達識帖睦爾ガ驛ル所ノ符印ヲ逼取シ之レチ拘殺スト是レナリ○遺傳 至正ノ末ニ明兵福建ヲ取テ平章陳有定ヲ執フト是レナリ○其首領 少ビチ謂フナリ左傳ニ宋ノ穆公ノ曰ク首領ヲ保ツチ得テ殺セント是レナリ○家貨 其家ノ財産ヲ云フ

○華亭逢故人記 華亭トハ地ノ名ナリ此ノ籍友人抱負ノ材ヲ有シテ而シテ空シク黃泉ノ客トナ

リシヲ傷ミ以テ故人ニ代リテ其憂鬱憤懣ノ情ヲ漏セシモノナリ○松江 古ノ會稽郡ニシテ今ハ直隸省南京ニ屬ス○豪放 ヨイキノツエシテ小節ニ拘ハサヌヲ云フ○自得 自ラユルシ居ル○落魄 物事ニ檢束ナキノ意ナリ猶落托ト云フガ如シ○遊俠 能ク游行俠持ノ事ニ相從フヲ云フ猶俠客ト云フガ如シ舊說ニ俠客ハ能ク氣ヲ立テ齊シク威福ヲ作シ朋交ニ結ビ以テ強チ世ニ立テ又ハ權州里ニ行ハレカ公侯ヲ折ク者ヲ謂フトアリ○浙西 即チ浙江ノ西ニシテ紹興等ノ府ナリ○大言雄辯 大言トハ事ヲエラフニ言ヒ傲ス俗ニ云フホラフキナリ雄辯トハ辯舌ノサガシク達者ナルヲ云フ○豪門 巨族 富貴門閥ノ家ヲ云フ○望

宜擇地而居否則恐預池魚之殃自實乞指避兵之地道士曰福清可矣又曰不若福寧言訖謂自實曰汝到此久家人懸望今可歸矣自實告以無路道士指一徑令其去遂再拜而別行二里許於山後得一穴出到家則已半月矣急携妻子逕往福寧村中墾田治圃而居揮鏹之際鉦然作聲獲瘞銀四錠家遂稍康其後張氏奪印達丞相被拘大軍臨城陳平章遭擄其餘官吏多不保其首領而繆君爲王將軍者所殺家貨皆歸之焉以歲月計之僅及三載而道士之言悉驗矣

華亭逢故人記

松江士人有全賈二子者皆富有文學豪放自得嗜酒落魄不拘小節每以遊俠自任至正末張氏據有浙西松江爲屬郡二子來往其間大言雄辯旁若無人豪門巨族望風承接唯恐居後全有詩曰

華髮衝冠感二毛 西風涼透鷓鴣袍

仰天不敢長噓氣 化作紅霓萬丈高

賈亦有詩曰

四海干戈未息肩 書生豈合老林泉

袖中一把龍泉劍 撐柱東南半壁天

其詩大率類是人益信其自負吳元年國兵圍姑蘇未拔上洋人錢鶴皋起兵援張氏二子自以嚴莊尙讓爲比杖

風 彼等兄弟が威光ノ高ク盛
ンナルヲ仰ギ望ムヲ云フ○恐
レ居レ後 卒先シテ彼等が懼心ヲ
得ントスルコト○鷓鴣袍 五色ノ
鳥毛ヲ衣ニ織リ込ミ種々ノ模様
ヲ現シタル者ヲ云フ此等ノ衣俠
客ノ常ノ装ナリ鷓鴣ハ西方ノ神
鳥ニシテ鳳ニ似タリ五色ノ美毛
アリト云フ又西京雜記ニ云フ司
馬相如初メテ卓文君ト成都ニ還
ル居貧フシテ愁懣ス着ル所ノ鷓
鷓裘毎ニ酒ニ貫シテ飲チ爲スト
○長嘯 口ヲ開キ吐キ出ダス氣
ナリ○虹霓 ニシテ云フ彼等ガ
吐ク所ノ氣ハ萬丈モアルベキ虹
ノ空ニ横タソリタルニ均シキツ
ト形容シタルナリ○未息肩
マダ干戈ヲ棄テ、カマヤスメン
テ放逸スルノ時機ニアラズト云
フノ意味○林泉 世間志ヲ得ザ

ル人ハ大抵山間僻地ニ幽居スル
ヲ例トス然ルニ當時天下亂レタ
ルニ我等ハ決シテ林泉幽居ノ
人トナルコトハ致カスト云フ意ナ
リ○龍泉劍 名劍ノ名ナリ龍淵
ノ水ヲ以テ劍ヲ淬フ時ハ能ク堅
コシテ利ナリ是ヲ以テ龍泉ノ名
アリト云フ○撐柱 國家ノ大難
ヲ引受ケテ身自ラ其大任ニカ、
ヘ當ルノ意ナリ○半壁天 半壁
ハ猶半面ト言フガ如シ漢ノ司馬
相如ガ傳ニ家徒ニ四壁立ト壁ハ
四面ヲ障隔スルヲ以テ四壁ト言
フナリ今マ天下分裂群雄各々方
隅ニ據ル東南ニ當リタル吳ノ國
ハ恰モ壁ノ半面ノ如クナルヲ以
テ半壁ノ天ト形容シタルナリ○
大率 大概ナリ○自負 自カヲ
其才ヲマノミ傲然人ヲ凌グチ云
フ○吳元年 明ノ高皇帝初メテ

策登門參其謀議遂陷嘉興等郡未幾師潰皆赴水死洪
武四年華亭士人石若虛有放出近郊素與二子友善忽
遇之於途隨行僅僕數人氣象宛如平昔迎謂若虛曰石
君無恙乎若虛忘其已死與之揖讓班荆而坐於野談論
逾時全忽慨然長嘆曰諸葛長民有言貧賤長思富貴富
貴復履危機此語非確論苟慕富貴危機豈能避世間寧
有揚州鶴耶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劉黑闥
既立爲漢東王臨死乃云我幸在家鉏菜爲高雅賢輩所
誤至此陋哉斯言足以發千古一笑也賈曰黑闥何足道
如漢之田橫唐之李密亦可謂鐵中錚々者也橫始與漢
祖俱南面稱孤耻更稱臣逃居海島可以死矣乃眩於大

王小侯之語行至東都而死密之起兵唐祖以書賀之推
爲盟主及兵敗入關乃望以台司見處其無知識如此大
丈夫死即死矣何忍向人喉下取氣耶夫韓信建炎漢之
業卒受誅夷劉文靜啓晉陽之祚終加戮辱彼之功臣尙
爾於他人何有哉全曰駱賓王佐李敬業起兵檄武氏之
惡及兵敗也復能優游靈隱詠桂子天香之句黃巢擾亂
唐室罪不容誅至於事敗乃削髮被緇逃遁蹤跡題詩云
鐵衣着盡着僧衣若二人者身爲首惡而終能脫禍可謂
智術之深矣賈笑曰審如此吾輩當愧之矣全遽曰故人
在坐不必閑論他事徒增傷感爾因解所御綠裘令僕於
近村買酒而飲酒至飲數巡若虛請於二子曰二公平日

國號ヲ建テ、吳ト爲ス吳ノ元年ハ元ノ至正二十五年ニ當リ○國兵 明兵ナリ此文ノ作者ハ明人故ヘ明兵ヲ國兵ト稱シタルナリ○姑蘇 地ノ名蘇州ニアリ張士誠泰州ヲ陷レテ高郵ニ據リ僭シテ成王ト稱ス凡ソ四年ニシテ姑蘇ヲ陷レ降テ元ニ請フ元詔シテ大尉ト爲ス七年ニシテ士誠復タ反ス吳ノ兵姑蘇ヲ圍ム士誠其一族ヲ齊雲樓ニ聚メテ火ヲ放テテ之ヲ焚キ其身モ亦自ヲ縊レテ死セズ遂ニ擒ニ就キ殺サレタリ○嚴莊 初メ安祿山ガ拳薄ト爲リ後チ御史大夫ト爲ル廣平王ノ討伐ニ及テ莊ガ妻薛氏軍營ニ詣テ訴テ曰ク莊降ラント欲ス願クハ其罪ヲ恕セ王乃チ莊ニ約シテ鐵券ヲ賜フ莊降リ司農卿ヲ授ラル○尙讓 黃巢ガ將尙君ノ長弟ナリ初メ衛天大將軍ト爲ル後チ唐ノ陳景瑜ト戰テ利アラズ乃チ降ル○爲レ比 彼等一人ハ自ヲ嚴莊ト尙讓トノ如キモノデアルト自任ナシ居ルヲ云フ○杖策 策ハ馬ノムナナリ乃チムナチツエニツクト云フ義後漢ノ鄧禹ノ故事○登門 其人ノ家門ニ入ル義之レニ仕フルヲ謂フ李膺ガ傳ニ云フ士ノ其ノ容接ヲ被ル者アレバ之ヲ龍門ニ登ルト云フ蓋シ鯉ハ龍門ニ登テ然ル後チニ龍トナルノ語ヨリ出テタルナリ○洪武 明ノ太祖ノ年號ナリ○氣象 其人ノ言貌容儀ヲ云フ○宛 アダカモト訓ズ坐ナガヲ見ルノ貌○揖讓 手ヲアゲテ挨拶シ互ヒニ相讓ルヲ云フ○斑荆 斑ハ布ナリ荆ノ樹ノ枝ヲ折リ地ニ布キテ褥ニ代フルナリ左傳ニ聲子伍舉ト郊ニ遇フ荆ヲ斑テ與ニ食フノ語アリ○諸葛長民 晋代ノ人ナリ時ニ劉裕方ニ劉毅ヲ誅ス長民謀テ亂ヲ爲カント欲シ猶豫シテ未ダ決セズ既ニシテ嘆シテ曰ク貧賤ナレバ常ニ富貴ヲ思ヒ富貴ナレバ必ラズ危機ヲ履ム今日我丹徒布衣ヲラント欲スルモ豈ニ得ベケンヤト○確論 堅確一定ノ論ナリ確ハカマキ義○楊州鶴 廣記ニ云フ客アリ各志ス所チ言フ或曰ク楊州ノ刺史タル願フト或曰ク腰ニ十萬貫ヲ纏フテ夫願フト或曰ク鶴ニ乗テ天ニ上ルチ願フト一人曰ク我レハ願クハ腰ニ十萬貫ヲ纏ヒ鶴ニ乗テ楊州ニ上ラント蓋シ三人ノ願チ兼スルナリ○遺○吳惡名チノユスチ云フ晋ノ桓温ノ語ナリ○劉黑闥 貝州漳南ノ人唐ノ武德四年ニ范願高雅賢ノ徒謀反シ主トスル所チトス劉氏吉ナリ乃チ黑闥ニ謁シ以テ告グ時ニ黑闥家ニ在テ栗チ鈕ヲ雅賢チ見テ大ニ喜ビ牛チ殺シテ士ヲ饗シ遂ニ兵チ起ス後ニ諸葛德威ガ敗ル所ト爲リ黑闥罵テ曰ク狗彘我レニ負クト○漢之田橫 橫自ラ立テ齊王ト爲ル漢ノ高祖天下ヲ得ルニ及テ其徒ト海島ニ入ル高祖之レチ召シ曰ク汝來レ大ナル者ハ王トシ小ナル者ハ侯トセン若シ來ラザル且

ツ兵チ擧ゲ誅チ加ヘン田橫客二人ト傳ニ乘テ洛陽ニ詣ル未ダ都ニ至ラザル三十里ニシテ田橫二人ニ謂テ曰ク橫始メ漢祖ト俱ニ南面シテ孤ト稱ス今漢王天子ト爲ル横乃チ亡虜ト爲リ北面シテ之レニ事フル耻巳ニ甚シト是ニ於テ自ラ到チテ死ス高祖王ノ禮ヲ以テ之レチ葬ル其二客其塚ノ旁ヲニ孔チ穿チ自ラ到チ殉ス海島ニアル者五百餘人横ガ死チ聞キ皆自殺ス○唐之季密 隨末ノ人ナリ大業ノ末ニ翟讓ニ説キ兵チ起ス唐ノ高祖書チ以テ之チ召ス密自ラ兵ノ強キヲ恃ミ盟主トラント欲ス復書ニ云フ心チ同フシ力チ戮テ子嬰チ咸陽ニ執ヘ商辛チ牧野ニ殲サソ豈ニ盛ナラザラズヤ唐祖笑テ曰ク密妄リニ自ラ矜大ニス折簡ノ致ス可キニ非ズ如カズ辭チ卑フシ推獎センニハト乃チ人チ使ハシ推シテ盟主ト爲ス密喜ブ後兵敗レ關ニ入ル高祖人チシテ迎ヘ勞ハシム密喜テ曰ク吾功寶副ニ減セズ豈ニ台司チ以テ我チ處カザランヤト至ルニ及テ光祿卿ニ拜セラレ刑國公ニ封セラル○鐵中鋒々 鋒々ハ金聲ナリ鐵ノ中ニスグレテ金聲ノスルチ云フ漢ノ光武徐宣ニ謂テ曰ク卿ハ鐵中ノ鋒々庸中ノ佼佼タル者ナリト○台司 三公ハ上ニ三星ニ應ズ故ニ丞相府チ台司ト稱ス○向ニ人喉下 他人ニ首チ下ゲテ機嫌チ取ルチ云フ○韓信 漢ノ高祖チ佐ケ天下チ定ム後チ陳稀ト謀反シテ事覺ハレ三族チ夷セラル○炎漢之業 漢ハ火德チ以テ王タリ故ニ炎漢ト曰フ○晉陽之祚 劉文靜、晉陽ノ宮監裴寂ト弘化ノ留守李淵ニ説キ兵チ晉陽ニ起シ隋チ伐チ禪チ受ク後チ文靜寂ト隙アリ文靜ガ妾寵チ失シ其兄變チ上ツル即チ文靜チ吏ニ下ダス刑ニ臨ミ腐チ撫シ曰ク鳥盡キテ弓藏ルト果シテ然リト○駱賓王 唐ノ義烏ノ人ナリ七歳ニシテ詩賦チ能ス後チ志チ得ズ徐敬業チ輔ケ兵チ起シ武氏チ討シ爲メニ檄文チ作レリ○李敬業 本姓ハ徐氏祖父徐勣太宗ノ時姓チ李ト賜フ則天武氏ノ時敬業柳州ノ司馬ニ貶セラレ兵チ起シ賭武チ誅セント謀リ兵敗レ事成ラザリシ○檄 兵チ徵集スルノ文ナリ軍民チ曉諭スルノ書ナリ○靈隱 地ノ名名刹アリ○桂子天香之句 唐宋詩話ニ云フ宋之間靈隱寺ニ懸嶺巖岩曉龍宮隱寂寥ノ句チ行吟シ下聯未ダ成ラズ沈吟甚ダ苦ム時ニ老僧アリ曰ク何ゾ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ト道ハザル之間愕然トシテ遂ニ吟チ續キ篇チ終ヘ曰ク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云々其聯ハ即チ一篇ノ警策ナリ運明之レチ訪ヘバ已ニ見ヘズ寺僧ニ問ヒ始メテ其駱賓王ナルチ知レリ○黃巢 唐末曹州冤句ノ人ナリ乾符二年漢ノ賊王仙芝ト叛シ東都チ陷ル唐高駘チ遣ハシ之レチ討ス巢ガ甥王言巢ノ首チ斬リ降ル鶴林玉露ニ據レバ巢敗

拔ノ後ナ身ヲ脱シ自カラ免カレ
髮ヲ髡シ僧ト爲ルトアリ○鐵衣
云云 黃巢敗軍シテ僧トナリ作
リシ詩ナリ三十年前山上飛鐵衣
着盡者三僧衣天津橋上無三人問
獨倚危欄看落暉ト五代亂紀
揮塵錄等ニ載ス○杜宇 鳥ノ名
ホト、ギスト訓ス○鄧攸 人ノ
姓名昔ノ永喜年間石勒ノ亂ニ没
シ其妻ト歩シテ其兄及ヒ弟ノ子
殺テ擄ヒ走ル兩ツナガラ全フス
ル能ハザルチ度リ其妻ニ謂ヒ曰
ク吾ガ弟早ク死シテ唯ダ一息ア
ルノミ理其後チ絶ツ可カラズ
ト乃チ其子チ棄テ、去ル攸後チ
終ニ子ナシ時人曰ク天道知ル無
シ鄧伯道チシチ子無カラシムト
伯道ハ攸ガ字ナリ○遼東豕 漢
ノ光武ノ巨彭寵其功ニ誇ル朱浮
之レニ書チ與ヘ曰ク往時遼東ニ

白頭ノ豕チ生ズ以テ異ト爲シ之
レチ獻セントシ河東ニ至ル群豕
チ見ルニ頭皆白シ其人大ニ慚ヂ
而シテ還ルト今伯通自カラ功ノ
高キニ伐ル若シ之レチ朝廷ニ論
ズレバ則チ遼東ノ豕ナリト伯通
ハ龍ガ字ナリ○井底蛙 見聞ノ
狹キニ譬フ漢ノ馬援ノ公孫述チ
評セシ語ニ出ツ○葵藜沙 葵藜
ハ刺アル草ナリ宋人始シテ鐵葵
藜チ作リユレチ戰場ニ散布ス能
ク敵チ防グニ足ル故ニ凡ソ經戰
ノ場遍沙皆チ鐵葵藜アリ之レチ
葵藜沙ト謂フ○寒食 寒食ノ日
麥飯チ捧ゲテ大母ノ陵ニ酒ク謝枋得ノ書ニ見ヘタリ○綉袍 厚キ綉袍ナリ即チツマノ入りシ厚ツキヌノ衣ナリ史記
范雎傳ニ見ユ○藥石 細事ニ拘ヲズ氣高ク心ホシヒマ、ナルチ云フ

○金鳳釵記 金チ以テ鳳ノ形チ
鑲メタル釵ナリ金釵一隻能ク人

篇什播在人口今日之會可無佳製以記之乎於是籌思
移時全詩先成即吟曰

幾年兵火接天涯 白骨叢中度歲華

杜宇有冤能泣血 鄧攸無子可傳家

當時自詫遼東豕 今日翻成井底蛙

一片春光誰是主 野花開滿葵藜沙

賈繼吟曰

漠漠荒郊鳥倦飛 人民城郭嘆都非

愁纏病骨何須葬 血汚遊魂不得歸

麥飯無人作寒食 綉袍有淚哭斜暉

生存零落皆如此 惟恨平生雅志違

吟曰若虛駭曰二公平日吟咏極其豪宕今日之作何其
哀傷之過與疇昔大不類耶二人相顧無語但愀然長嘯
數聲須臾酒罄告別而去行及十數步聞無所見若虛大
驚始悟其死久矣但見林梢烟暝嶺首日沈烏啼鵲噪於
叢薄之間而已急投前村酒家訪其所以取質酒之妻視
之則觸手紛々而碎若蝶翅之搏風焉若虛借宿酒家明
早急回其後再不取經由是路矣

金鳳釵記

ナ亡ボシ能ク人ヲ誣ハス乃チ金
銀ハ本籍ノ骨子ニシテ其變幻奇
怪ハ行文ニ由テ之ヲ知ルベシ
○大德 元ノ武宗ノ年號ナリ○
楊州 今ノ南京○襤褸 兒ヲ負
フ次ナリ○閨閣 宮中ノ門ナリ
今俗ニ深窓ノ中ト云フニ同シ○
音耗 善惡ヲ報知スルノ書問ナ
リオトツレト訓ス○食言 虛
言ヲ爲スチ曰フ乃チ言已ニ口ヲ
出テ、之ヲ履行セザレバ則チ
之ヲ吞ムナリ左傳ニ孟武伯郭
重ヲ惡ミ曰ク卿何ゾ肥タルヤ公
ノ曰ク言ヲ食ム多シ能ク肥ル
コトナカランヤト云フニ出ヅ○
沈綿 憂鬱スルノ意○慟 哭泣
シテ前後ヲ知ラズトヘイルチ云
フ○夫家物 オットノ家ヨリ贈
リシ物品ナリトノ意○管 管
サシニサシハサム意○理官 今

ノ裁判官ノ類○服除 喪服ガス
ム○薄命 フシアハセチ云フ
○靈几 死者ノ神靈ヲ祭リシツ
クニ○楮錢 古ヘハ祭祀ニハ必
ラズ幣ヲ用ヒシニ後世ニテハ幣
ヲ廢シテ楮錢ヲ用ユルコトナ
リ楮ハ紙ナリ○搬挈行李
旅中ノ荷物ヲ持チ運ブ○小齋
ナイサキ部屋ナリ○噍黑 日
ノ入りテホノクヲクナリシチ云
フ○輜 カニナリ○鏗然 金屬
ノ物ニ觸レテナリト響ク聲チ
云フ○婚事 婚禮ノコトガヲチ
云フ○劍隊 啄木鳥ノ枯木ヲツ
クニ響フ即チ門ノ戸ヲ叩クオ
トナリ韓退之ノ詩ニ劍々啄々有
レ客至門トアリ○一美姝 一美
人ト同シ○褰裙 裙ヲ舉ゲテ室
ニ入り來ルチ云フ○歛氣 恥
ヅカシキ面樣ヲ持シテ氣息チヒ

大德中楊州富人吳防禦居春風樓側與宦族崔君爲隣
交契甚厚崔有子曰興哥防禦有女曰興娘俱在襁褓崔
君因求女爲興哥婦防禦許之以金鳳釵一隻爲約既而
崔君遊宦遠方凡一十五載並無一字相聞女處閨闈年
十九矣其母謂防禦曰崔家郎君一去十五載不通音耗
興娘長成矣不可執守前言令其挫失時節也防禦曰吾
已許吾故人矣况誠約已定吾豈食言者也女亦望生不
至因而感疾沉綿枕席半歲而終父母哭之慟臨歛母持
金鳳釵撫尸而泣曰此汝夫家物也今汝已矣吾留此安
用遂簪於其髻而殯焉殯之兩月而崔生至防禦延接之
訪問其故則曰父爲宣德府理官而卒母亦先逝數年矣

今日服除故不遠千里而至此防禦下淚曰興娘薄命爲
念君故得疾於兩月前飲恨而終今日殯之矣因引入
室至其靈几前焚楮錢以告之舉家號慟防禦謂生日郎
君父母既沒道途又遠今既來此可便於吾家宿食故人
之子即吾子也勿以興娘歿故自同外人即令搬挈行李
於門側小齋安泊將及半月時值清明防禦以女新歿之
故舉家上塚興娘有妹曰慶娘年十七矣是日亦同往惟
留生在家看守至暮而歸天已噍黑生於門左迎接有輜
二乘前輜已入後輜至生前似有物墮地鏗然作聲生俟
其過急往拾之乃金鳳釵一隻也欲納還於內則中門已
闔不可得而入矣遂還小齋明燭獨坐自念婚事不成隻

キクスルチ云フ○頼爾 顔少シ
ク怒チ帯アル貌○深閨 深窓ト
云フニ同シ○好事多魔 好キ
事ハ兎角邪魔ニ誤ラル、チ云フ
俗ニ月ニ村雲花ニ風ト云フ類ナ
リ○蹤跡 身ノ行フ所チ指ス○
影露 他人ニ覺トラル、コト○
親庭罪責 家ノ規則ニ違イシ罪
チ父親ニ責メラル、コト○閉籠
云云 鶯鷓ハ能ク言フ鳥ナリ蓋
シ惡事ノ露見シテ鶯鷓ノ如ク籠
ノ中ニ閉チ込メラル、チ言フ、
慶娘ノ自カラ鳥ニ比シタルナリ
○打鴨云々 鴨チ打ツニ因リ
却テ鶯鷓チ驚スニ至ルチ云フ宋
ノ呂士隆ガ宣州ニ知トシ杭州ニ
適キテ一妓チ得テ之ヲ寵シ嘗
テ那妓ノ小過チ怒リ答メントセ
シニ妓ノ曰フニ敢テ罪チ辭セズ
恐クハ杭妓ノ安ンセラントノ故

事チ梅聖俞ガ詩ニ詠シ鴨チ打ツ
勿レ鴨チ打テバ鶯鷓チ驚カント
云ヘリ蓋シ己レノ不品行ヨリシ
テ罪チ崔生ニ及ボスチ云フナリ
○懷璧云々 史記ニ趙王和氏
ガ璧チ得タリ秦易ルニ十五城チ
以テセンチ請フ閻相如璧チ捧テ
秦ニ入ル秦王ノ約ニ負クチ度リ
乃チ從者チシテ禍チ着シ璧チ懷
テ徑道ヨリ亡ケ歸ラシム云々今
輿娘ハ人ニ知覺セラレシテ恐レ
事ニ先ダツテ逃レント欲ス故ニ
璧チ懷クノ故事チ用ヒテ喻チ引
キシナリ○不致陰離 夫婦
ノソムキワカレヌチ云フ○零丁
チチブレル義乃チ孤立シテ助
クナキノ意ナリ○親知 親類知
人ノト○鎮江呂城 鎮江ハ府ノ
名ニシテ今ハ南京ニ屬ス呂城ハ
府ノ丹陽縣ニ在リ○耕種 百姓

身孤苦。寄跡人門。亦非久計。長嘆數聲。方欲就枕。忽聞剝
啄。扣門聲。問之。則不答。不問。則又扣。如是者三度。乃啓關。
視之。則一美姝。立於門外。見戶。開。遽牽裙而入。生大驚。女
低容歛氣。向生細語。曰。郎不識妾耶。妾即輿娘之妹。慶娘
爾。向者投釵。下。郎拾得否。即挽生就寢。生以其父待之
厚。辭曰。不敢。拒之甚確。至于再三。女忽頰爾怒。曰。吾父以
子姪之禮待汝。置汝門下。汝乃於深夜誘我至此。將欲何
爲。我將訴之於父。訟汝于官。必不捨汝矣。生懼。不得已而
從焉。至曉。乃去。自是暮隱而入。朝隱而出。往來於門側小
齋。凡及一月有半。一夕謂生日。妾處深閨。君居外館。今日
之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魔。佳期易阻。一旦聲跡

彰露。親庭罪責。閉籠而鎖。鷓打鴨而驚。鶯鷓在妾固所
甘心。於君誠恐累德。莫若先事而發。懷璧而逃。或晦迹深
村。或藏蹤異郡。庶得優游。偕老不致陰離也。生頗然其計。
曰。君言亦自有理。吾方思之。因自念零丁孤苦。素乏親知。
雖欲逃亡。竟將焉往。嘗聞父言。有舊僕金榮者。信義人也。
居鎮江呂城。以耕種爲業。今往投之。庶不我拒。至明夜五
鼓。與女輕裝而出。買船過瓜洲。奔丹陽。訪于村民。果有金
榮者。家甚殷富。見爲本村。保正。生大喜。直造其門。至則初
不相識也。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已乳名。方始記認。則設
位而哭。其主捧生而拜於座。曰。此吾家郎君也。生具告以
故。乃虛正堂而處之。事之如事舊主。衣食之需。供給甚至。

ノ業ヲ指ス○五鼓 即チ五更ナリ時ノ俗初更ヨリ更ゴトニ鼓ヲ打ナ時ヲ報ス○輕裝 身輕ルニイデマツ義○瓜洲 揚子江ノ渡橋ノ名ナリ揚洲府ニアリ渡頭ニ瓜洲鎮アリ○丹陽 鎮江府ニ屬ス○甚殷富 甚メ財産ニ富メルヲ云フ○保正 我が本ノ庄屋ノ類ナリ○乳名 幼少ノ時ノ名ナリ○記認 オボヘ居タルヲ云フ○哭ニ其主 我が主ノ死ヲ聞キ傷ミ悲シムナリ左傳ニ魯ノ公孫歸父宣公ノ薨スルヲ聞テ墮帷哭踊スト云フハ即チ此意ナリ○郎君 フカダモノト云フ義○正堂 表テ座敷ヲ云フ其家屋中ニテ第一善良ノ室ナリ○需 其人ノモトナル物ヲ指シ云フ○爲ニ卓氏之逃 父母ニ告グズシテ身ヲ逃ル、ヲ云フ卓氏ハ漢代ノ蜀

生處榮家將及一年女告生日始也懼父母之責故與君爲卓氏之逃蓋出於不獲已也今則舊穀既沒新穀既登歲月如流已及暮矣且愛子之心人皆有之今而自歸喜於再見必不我罪況父母生之恩莫大焉豈有終絕之理盍往見之乎生從其言與之渡江入城將及其家謂生日妾逃竄一年今遽與君同往或恐逢彼之怒君宜先往覘之妾艤舟於此以待臨行復呼生回以金鳳釵授之曰如或疑拒當出之以示之可也生至門防禦聞之欣然出見反致謝曰日昨願待不周致君不安其所而有他適老夫之罪也幸勿見怪生拜伏在地不敢仰視但稱死罪口不絕聲防禦曰有何罪過遽出此言願賜開陳釋我疑慮生

ノ臨叩ノ富人卓王孫が長女ナリ名ハ文君字ハ妙嬋ト曰フ司馬相如臨叩ノ令王吉ト善カリシニ王孫之ヲ聞キ貴客ト爲シ具ヲ設ケテ之ヲ招ク時ニ文君新ニ寡シテ音ヲ好ム相如琴心ヲ以テ之ヲ挑ム文君夜ニ乘シ奔ル相如成都ニ歸ル家徒ニ四壁立スルノ後ニ相如文君ノ合ニ遷サル將ニ茂陵ノ女子聘シテ妻ト爲サントス文君白頭ノ吟ヲ作リ曰ク懐々復懐々嫁ノ女不須須帝但願一心人白頭不相離ト○舊穀云々 論語ノ語ヲ引キ去秋國ヲ出テ、今秋ニ及ブ正ニ是レ一年ヲ經タルヲ云フ○豈有終絶云々 親子ノ天倫ハ終ニ絶テ切レルト云フ道理無キヲ言フ○逃竄 逃ケ隠ル、ト云フ義ナリ○疑拒 崔生ノ言ヲ疑ヒテ事情ヲ聞キ入レザルヲ云フ○欣然 喜ビ勇ム貌○致謝云々 彼ヨリ謝罪ノ言ヲ述ブルヲ云フ○願待不周 知人ヲ待遇スルノ不行届キナリシヲ云フ乃チ崔生ニ不自由ヲ與ヘタルハ我が罪ナリトテ悔ユルヲ云フナリ○稱死罪云々 蓋シ慶娘ト不義ノ契ヲ結ヒ他ニ轉移シタルノ大罪ヲ言フ也○疑慮 疑念ト云フ意合點ノ行カヌウタガイナリ○作 起ツナリ正シク立上ル、ト云フ○曩者 前日ト云フニ同シ又曩者トモ云フ○房帷事密 家ノ取繕リノ嚴重ナルヲ云フ○見女情多 ムスメ子供ナトハ色情ノ多キ者ト云フ意

乃作而言曰曩者房帷事密兒女情多負不義之名犯私通之律不告而娶竊負而逃竄伏村墟遷延歲月音容久阻書問莫傳情離篤於夫妻恩敢忘乎父母今則謹携令愛同此歸寧伏望察其深情恕其重罪使得終能偕老永遂子飛大人有溺愛之恩小子有宜家之樂是所望也惟

子以テ君子義ヲ忘レテ仕ル者ニ
嗚フ蓋シ自衛自媒スル者ハ固ニ
士女ノ不義ナルヲ言フ○私通之
律 此ノ語モ亦不義ノ解ト同意
味ナリ律文ニ云和奸即チ是レ私
通ナリ元ノ六典ニ曰ク凡ソ男女
和奸スル者ハ斷罪離異○不告
而娶云云 孟子曰ク舜告ズシテ
娶ルト又曰ク舜與人ヲ殺セバ則
チ舜竊ニ負フテ逃ルト上ハ事實
下ハ借辭ナリ○竊伏 ヒソミカ
クル、ナリ○音容久阻 久シ
キ間言語容貌ニ接セザルヲ云フ
○書問無レ傳 手紙ヲ差シ出サ
ハリシヲ云フ○合愛 大切ナル
カハイ娘ト云フノ意猶ホ今人ガ
他人ノ子ヲ稱シテ賢胤令郎君ト
ト、稱スルノ類ナリ○歸寧 歸
リテ父母ノ安否ヲ問フヲ云フ詩
ニ云フ父母ニ歸寧スト註ニ寧ハ

安ナリトアリ否ハ望マザルコト
故ヘ之ヲ省キタルナリ○怨 已
チ推シテ人ニ及ボスヲ云フ即チ
寛宥ノ意ナリ○遂ニ于飛 夫婦
トナリ遂グルヲ云フ左傳ニ鳳凰
于キ飛ソテ和鳴シテマリトアル
ニ出ヅ○湖愛之恩 大學ニ云
フ人其子ノ惡シキヲ知ル莫シト
註ニ愛ニ溺ル、モノハ明カナラ
ズトアリ○宜家之樂 詩經ニ
之ノ子于ニ歸ス其ノ宜家ニ宜シ
カランノ句アリ蓋シユメ入りシ
テ都合ノ好ク居リ合フコトヲ云
フ○饑溺 カユナリ米ノ少キヲ
饑ト云ヒ米ノ多キヲ溺ト云フ○
轉側須人 寢カヘルニモ人ノ
手ヲ藉ルヲ云フ即チ重病ナルヲ
謂フナリ○門戶之辱 家ノ名ヲ
汚ガスヲ云フ○殉葬 葬ニ從テ
物ヲ地中ニ埋ムルヲ云フ始メ興

冀、憫焉。防禦聞之驚曰。吾女臥病在床。今及一歲。饘粥不
進。轉側須人。豈有是事耶。生謂其恐爲門戶之辱。故飾詞
以拒之。乃曰。目今慶娘在於舟中。可令人舁取之。來防禦
雖不信。然且令家僮馳往視之。至則無所見。方詰怒。崔生
竇其妖妄。生於袖中出金鳳釵以進。防禦見始大驚曰。此
吾亡女與娘殉葬之物也。胡爲而至此哉。疑惑之際。慶娘
忽於床上欬然而起。直至堂前拜其父曰。與娘不幸早辭
嚴侍。遠棄荒郊。然與崔家郎君緣分未斷。今之來。此意亦
無他。特欲以愛妹慶娘續其婚爾。如所謂肯從。則病患當
卽痊除。不用妄言命盡此矣。舉家驚駭。視其身則慶娘而
言辭舉止則與娘也。父詰之曰。汝既死矣。安得復於人世

爲此亂惑也。對曰。妾之死也。實司以妾無罪。不復拘禁。得
隸后土夫人帳下。掌傳牋奏。妾以世緣未盡。故特給假一
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因緣爾。父聞其語。切乃許之。卽斂
容拜謝。又與崔生執手歔歔爲別。且曰。父母許我矣。汝好
做嬌容。慎無以新人而忘故人也。言訖慟哭而仆于地。視
之。死矣。急以湯藥灌之。移時乃甦。疾病已去。行動如常。問
其前事。並不知之。殆如夢覺。遂涓吉續崔生之婚。生感與
娘之情。以釵貨于市。得鈔二十定。盡買香燭楮幣。齎詣瓊
花觀。命道士建醮。三晝夜以報之。復見夢於生日。蒙君薦
拔。尙有餘情。雖隔幽明。實深感佩。小妹柔和。宜善視之。生
驚悼而覺。從此遂絕。嗚呼異哉。

娘死スル時金鳳釵ヲ髻ニ挿ミ殯セシ故ニ斯ク言ヒシナリ○歎然而起 暴カニ起ツテ云フ○嚴侍 父ノ前ヘニ嚴侍ト稱シ母ノ前ヘニ慈侍ト稱ス當時ノ俗語ナリ○緣分未斷 ハ佛書ニ十習十因ノ語アルニ出ツ凡ソ人過去生習ノ心未ダ除カズ故ニ必ス現在ノ生ニ於テ結ブ夫婦ト爲リ以テ前因ヲ續ク猶ホ宿債ヲ追償スルガ如シ又東坡ノ詩ニ傷心一念債ニ前債ニ彈指三生斷ニ後緣ノ語アリ蓋シ前生ノ因緣ガ未ダ盡キサル故ニ再ヒ夫婦トナルヲ云フナリ○冥司 佛經ニ云フ地府ニ閻羅等ノ十王アリ世界ヲ分チ管シ善惡ヲ料察スト即チ地下役所ナリ○拘禁 天帝妾ヲ束縛セズ自儘ニセシメラル、意○后土夫人 禮記ニ共工氏ノ子ヲ后土ト曰フ是ヲ勾龍氏ト謂フ即チ地祇ナリ○歎歎 悲哀シテナキムセブ義○嬌容 愛嬌ノ容貌即チヤカシキスカマナリ○洞吉 洞ハ擇ナリ吉日ヲ撰フ○建醮 道家天ヲ祠リ福ヲ祈ルノ名ナリ○薦拔 ス、メスキソズル義

令狐生冥夢錄

○令狐生冥夢錄 令狐ハ姓ナリ冥夢トハ地府冥神ノ事ヲ夢ミタルヲ記録セシモノナリ是亦諷刺ノ文其變幻奇怪ノ百出ハ行文ニ就テ之ヲ知ルベシ
○剛直 性質剛斷ニシテ正直ナルヲ云フ○不信 神靈ニ神靈ナド、云フ者ノアルト言フ説チ

令狐讓者剛直之士也。生而不信神靈。傲誕自得。有言及鬼神變化。幽冥果報之事。必大言折之。所居隣近。有烏老者。家資巨富。貪求不止。敢爲不義。凶惡著聞。一夕病卒。卒之三日而再甦。人問其故。則曰。吾沒之後。家人廣爲佛事。

信用セメテ云フ○傲誕 世ニ傲テ萬事放誕ナルヲ云フ○自得 自分ニ於テ勝手ニ判斷チツケ間違ヒ無シト信ツ居ルヲ云フ○焚楮幣 佛ヲ祀ル供料ナリ紙錢ヲ佛前ニ供シ幣ニ代ヘテ之ヲヤキスツルコトナリ○尤甚 不忿シク怒テ吐噴セサルナリ杜詩ニ不分桃花紅勝錦分ノ字悉ト同シ俗字ヲ用ヒシモノナリ後世文中ニ不忿ノ語アリ亦甚ダ怒ルノ意ナリ○納賄 賄ハ貨ナリマナヒノ貨物ヲ納レテ罪ヲ贖フヲ云フ○無賈 賄ニ充ツル資金ノナキヲ○一陌 一百錢ナリ唐時ノ一陌ハ錢八十文ナリ○可通門云々 幽閑錄ニ張延賞判度支メリ一ノ冤獄アルヲ聞ク公ノ意平反セント欲ス一日案上ヲ視ル

多焚楮幣。冥官喜之。因是得還。讓聞之。尤甚不忿。曰。始吾謂世間貪官汚吏。受財曲法。富者納賄而得全。貧者無費而抵罪。豈意冥府乃更甚焉。因賦詩曰。

一陌金錢便返魂。公私隨處可通門。
鬼神有德開生路。日月無光照覆盆。
貧者何緣蒙佛力。富家容易受天恩。
早知善惡都無報。多積黃金遺子孫。

詩成朗吟數過。是夜明燭獨坐。忽有二鬼使。狀貌獐惡。徑至其前。曰。地府奉追。讓大驚。方欲辭避。一人執其衣。一人挽其帶。驅迫出門。足不履地。須臾已至。見大官府。若世間臺省之狀。二使將讓入門。遙望殿上。有王者。被冕據案而

ニ帖アリ云フ奉錢二萬貫ト公怒テ悉ク吏ヲ收メテ之ヲ杖ウツ次ノ日盥洗所ニ於テ又一帖ヲ見ル云フ奉錢十萬ト公歎ツテ曰ク錢十萬ニ至ル以テ神門ニ通スベシ此レ回スベカラズ吾禍ノ及ハシテ懼ル止メザルヲ得ズト蓋シ多分ノ賄賂ヲ納ルレバイカホドノ難事デモ思フ儘ニ運ブトノ意ヲ謂ヒシナリ○覆盆 フセタル益ノ内部ノ暗キヲ云フ李白ガ詩ニ願クハ義皇ノ景ヲ借テ人ノ爲メニ覆盆ヲ照カソノ句アリ又抱朴子ニ云ク是レ三光ノ覆盆ノ内ヲ照カソルコト責ムルナリト蓋シ貧者ナドノ壓制セラレシ罪ノ時ニ、コト無キヲ言ヒシナリ○轉惡 惡シキ形アルモノヲ云フ○徑 直ナコト訓ス○奉追 命ヲ奉ツテ人ヲ追捕スルヲ云フ○

驅迫 追ヒ立テ、行ク義○蓋省 官府衙堂ノ類ヲ云フ○將 引率ト同シキナリ○據 案 机ニ倚リカ、リ居ルヲ云フ○自檢 自カラ吾身ヲ慎ムヲ云フ○犁舌 獄法ヲ侮リ、誑言スルノ人ヲ拘スル牢獄ナリ舌ヲ以テ犁耕シ以テ之ヲ苦シムル義ナリ○牽控 頭髪ヲ引キ攫ム○權權 獄中ノ權ナリ即チ手スリノ類○昭鑑 心ノ正シキヲ明カコトヲスノ意ナリ○好 許 人ノ陰私ヲ攻發スル義アリト訓ス○混淪 二氣 混淪ハ猶ホ混沌ノ如シ蓋シ陰陽ノ二氣混々沌々トシテ鷄子ノ如ク未ダ分カレザルヲ云フナリ○天地之形 天地開闢シテ輕ク清ナル者ハ上ツテ天トナリ重ク濁ナル者ハ下ツテ地ト爲リ陽ノ數一ニ起テ九ニ極ル故ニ之ヲ

坐。二使挾譏。伏於階下。上殿致命。曰。奉命追令狐譏。已至。即聞王者勵聲曰。既讀儒書。不知自檢。敢爲狂辭。誑我官府。合付犁舌獄。遂有鬼卒數人。牽控令去。譏大懼。攀挽檻楯。不得去。俄而檻折。乃大呼曰。令狐譏。人間儒士。無罪受刑。皇天有知。乞賜昭鑑。見殿上有一綠袍秉笏者。號稱明法。稟於王曰。此人好許。遽爾加罪。必不肯伏。不若令其供責。所犯明正其罪。當無詞也。王曰。善。乃有一吏操紙筆。置於譏前。逼其供狀。譏固稱無罪。不知所供。忽聞殿上曰。汝言無罪。所謂一陌金錢。便返魂。公私隨處。可通門誰所作也。譏始大悟。即下筆以供。曰。

伏以混淪二氣。初分天地之形。高下三才。不列鬼神之

數。降自中古。始肇多端。焚幣帛以通神。誦經文以誦佛。於是名山大澤。咸有靈焉。古廟叢祠。亦多主者。蓋以群生昏墊。衆類冥頑。或長惡以不悛。或行凶而自恣。以強凌弱。恃富欺貧。上不孝於君親。下不睦於宗黨。貪財恃義。見利忘恩。天門高而九重無知。地府深而十殿是列。立剗燒春魔之獄。具輪迴報應之科。使爲善者勸而益勤。爲惡者懲而知戒。可謂法之至密。道之至公。然而威令所行。既前瞻而後仰。聰明之所及。反小察而大遺。貧者入獄而受殃。富者轉經而免罪。惟取傷弓之鳥。每漏吞舟之魚。賞罰之條。不宜如是。至如譏者。三生賤士。一介窮儒。左枝右梧。未免兒啼女哭。東塗西抹。不救命蹇。

ニ一帖アリ云フ奉錢二萬貫ト公怒テ悉ク吏ヲ收メテ之ヲ杖ウツ次ノ日盥洗所ニ於テ又一帖ヲ見ル云フ奉錢十萬ト公歎ツテ曰ク錢十萬ニ至ル以テ神門ニ通スベシ此レ回スベカラズ吾禍ノ及ハシテ懼ル止メザルヲ得ズト蓋シ多分ノ賄賂ヲ納ルレバイカホドノ難事デモ思フ儘ニ運ブトノ意ヲ謂ヒシナリ○覆盆 フセタル盆ノ内部ノ暗キヲ云フ李白ガ詩ニ願クハ義皇ノ景ヲ借テ人ノ爲メニ覆盆ヲ照サンノ句アリ又抱朴子ニ云ク是レ三光ノ覆盆ノ内ヲ照サレトテ黃ムルナリト蓋シ貧者ナドノ壓制セラレシ罪ノ暗キ、コト無キヲ言ヒシナリ○轉惡 惡シキ形アルモノヲ云フ○徑 直チニト訓ス○奉追 命ヲ奉リテ人ヲ追捕スルヲ云フ○

驅迫 追ヒ立テ、行ク義○蓋省 官府衙堂ノ類ヲ云フ○將引 率ト同シキナリ○據案 机ニ倚リカ、リ居ルヲ云フ○自檢 自カラ吾身ヲ檢ムヲ云フ○犁舌 獄法ヲ侮リ誑言スルノ人ヲ拘スル牢獄ナリ舌ヲ以テ犁耕シ以テ之ヲ苦シムル義ナリ○牽控 頭髮ヲ引キ擾ム○標榜 獄中ノ標ナリ即チ手スリノ類○昭鑑 心ノ正シキヲ明カニテラスノ意ナリ○好訐 人ノ陰私ヲ攻發スル義アバト訓ス○混淪 二氣 混淪ハ猶ホ混沌ノ如シ蓋シ陰陽ノ二氣混々沌々トシテ鷄子ノ如ク未ダ分カレザルヲ云フナリ○天地之形 天地開闢シテ輕ク清メル者ハ上ツテ天トナリ重ク濁レル者ハ下ツテ地ト爲リ陽ノ數一ニ起テ九ニ極ル故ニ之ヲ

坐。二使挾譏。伏於階下。上殿致命曰。奉命追令狐譏。已至。即聞王者勵聲曰。既讀儒書。不知自檢。敢爲狂辭。誑我官府。合付犁舌獄。遂有鬼卒數人。牽控令去。譏大懼。攀挽檻楯。不得去。俄而檻折。乃大呼曰。令狐譏。人間儒士。無罪受刑。皇天有知。乞賜昭鑑。見殿上有一綠袍秉笏者。號稱明法。稟於王曰。此人好訐。遽爾加罪。必不肯伏。不若令其供實。所犯明正其罪。當無詞也。王曰。善。乃有一吏。操紙筆。置於譏前。逼其供狀。譏固稱無罪。不知所供。忽聞殿上曰。汝言無罪。所謂一陌金錢。便返魂。公私隨處。可通門。誰所作也。譏始大悟。即下筆以供曰。

伏以混淪二氣。初分天地之形。高下三才。不列鬼神之

數降。自中古始。肇多端。焚幣帛。以通神。誦經文。以詔佛。於是名山大澤。咸有靈焉。古廟叢祠。亦多主者。蓋以群生昏墊。衆類冥頑。或長惡以不悛。或行凶而自恣。以強凌弱。恃富欺貧。上不孝於君親。下不睦於宗黨。貪財悖義。見利忘恩。天門高而九重無知。地府深而十殿是列。立劉燒春魔之獄。具輪迴報應之科。使爲善者勸而益勤。爲惡者懲而知戒。可謂法之至密。道之至公。然而威令所行。既前瞻而後仰。聰明之所及。反小察而大遺。貧者入獄而受殃。富者轉經而免罪。惟取傷弓之鳥。每漏吞舟之魚。賞罰之條。不宜如是。至如譏者。三生賤士。一介窮儒。左枝右梧。未免兒啼女哭。東塗西抹。不救命蹇。

九天ノ間ハ陰ノ數ニ起テ十ニ極ル故ニ之ヲ十地ト謂フ天地ノ間相去ル九萬里アリト云フ○三才 天地人ナリ體ヲ以テ言フハ則チ天地ナリ用ヲ以テ言フハ則チ二儀ナリ二儀之ヲ才ト謂フ才ハ用ノ著ナルモノナリ故ニ二儀ト人ト之レヲ三才ト謂フ○多端 種々事業ノ端緒ヲ多ク生セシテ謂フ○大澤 大川ヲ云フ○叢祠 草木ノシゲリシ小社ナリ○昏墊 愚カニシテ物ニ迷信シ易キヲ云フ墊ハ溺レ陷ル義○冥頑 物ノ理ヲ辨ヘズシテ智ノクヲキチ云フ○九重 莫知 九重トハ天門ノ九ツ重ナリシテ謂フ其内ニ住セラル、天帝ハ下民ノ事ヲ聞知セラレヌヲ謂フ○地府十殿 佛經ニ出ツ奏廣王殿ハ刀山地獄ヲ管シ所江王殿ハ鏡湯地獄ヲ管シ宋帝王殿ハ寒水地獄ヲ管シ五官王殿ハ劍樹地獄ヲ管シ閻摩王殿ハ拔舌地獄ヲ管シ變成王殿ハ毒蛇地獄ヲ管シ泰山王殿ハ剝確地獄ヲ管シ平等王殿ハ鉅解地獄ヲ管シ都市王殿ハ鐵床地獄ヲ管シ轉輪王殿ハ黑闇地獄ヲ管ス○剝 剝截ナリ刀ニテキル○燒 火ニテヤク○吞 入レテツキ殺ス○磨 ヒキウスニテヒク○輪廻報應 亦タ佛經ニ出ツ人ハ身死スルノ日ニ於テ緣ニ隨テ形ヲ受ケ往復輪廻シテ莫却ニ至ルモ息マザルヲ云フ輪廻ハマツリノ義○傷弓之鳥 戰國策ニ雁アリ東方ヨリ飛來ル更羸旅發シテ雁下ル魏王曰ク射ハ此レヲ致ス可キカ羸曰ク其鳴ク悲メリ飛テ徐ナル者ハ瘡痛ムナリ鳴ク悲ム者ハ群ヲ失スレバナリ故ニ絃音ヲ聞テ下ルナリ杜詩ニ云フ傷弓鳥雀飢ト又黃山谷ガ詩ニ心如傷鳥怯ニ羸ト蓋シ一度キツテ受ケタル鳥ハツルヲトチ聞ヒテモ大ヒニ怯レテ空中ヨリ落テ來ルヲ云フ○吞舟之魚 刑ヲ大罪ニ失スルノ意ナリ前漢書ノ刑法志ニ云フ網吞舟ノ魚ヲ漏スト○三生賤士 亦タ佛經ニ見ユ一ノ省郎アリ夢ニ碧殿ノ下ニ至ル一老僧ノ前香煙極メテ微ナリ僧曰ク此ハ是レ檀越結願ノ香煙ナリ檀越已ニ三生ノ第一生ハ劔南安撫巡官ニシテ第二生ハ西蜀書記ナリ第三ハ今生ナリ郎洗然トシテ方ニ悟ル又タ佛經ニ過去未來現在ヲモ三生ト爲セリ○左枝右梧 人ノ左スル右スルモ俱ニ差支ニルヲ云フ史記項羽傳ニ諸將敢テ枝梧スル者ナシ註ニ小柱ヲ枝ト爲シ斜柱ヲ梧ト爲ストアリ○東塗西抹 亂ヲ塗ト云ヒ長ヲ抹ト云フ即チ塗措批抹ナリ蓋シ墨ヲ以テ文章ヲメリクヌトナリ盧同ガ詩ニ塗ニ沫詩書如老鴉ト是レナリ蓋シ書生ノ科擧ニ應シテ文章ヲ敗壞シ色ノ骨ヲ折ルヲ謂フナリ○命蹇時乖 運命ノツマナクシテ時世ニ容レラザルヲ云フ○不平 心平ナラザルヲ云フ韓退之孟郊ヲ送ル序ニ物平ヲ得ザレ

ハ則チ鳴ル○嗔臍 後悔スルヲ云フ左傳ニ若シ早ク圖ラザレバ後ニ君臍ヲ噬ント○搖尾而乞 勢力ヲ失フテ人ニ依頼スルノ意ナリ司馬遷ガ書ニ猛虎山ニ居ルハ百獸震ヒ恐ル陷穽ノ中ニ在ルニ及テハ尾ヲ搖カシテ食ヲ求ムト云フニ出ツ又韓退之ガ書ニ云フ首ヲ俛シ耳ヲ帖シ尾ヲ搖カシ憐チ乞フハ我が志ニアラズ云々○批 手ニテ擊ツ義○龍鱗 史記韓非ガ傳ニ云フ龍ノ喉下ニ逆鱗アリ徑尺餘之レニ嬰ルレバ則チ必ズ人ヲ殺スト故ニ唐書ノ魏徵傳ニ之レヲ引キ其逆鱗ヲ批ツトアリ○探 領一 莊子ニ河上翁ト云ヘル者家貧ナリ其子水ニ溺レテ千金ノ珠ヲ得タリ翁ノ曰ク千金ノ珠ハ必ズ九重ノ淵龍領下ニ在リ子能ク其珠

時乖偶以不平而鳴。遽獲多言之咎。悔嗔臍而莫及。耻。搖尾而乞憐。今蒙責其罪名。逼其狀。伏批龍鱗。探龍領。豈敢求生。料虎頭。編虎鬚。固知受禍。言止此矣。伏乞鑒之。

王覽畢批曰。令狐譔持論頗正。難以罪加。秉志不回。非可威屈。今觀所陳。實爲有理。可特放還。以彰遺直。仍命復追。烏老置之于獄。復遣二使。送譔還家。譔懇二使曰。僕在人間。以儒爲業。雖聞地獄之事。不以爲然。今既到此。可一觀否。二使曰。欲觀亦不難。但稟知刑曹錄事耳。即引譔循西廊而行。別至一廳。文簿山積。錄事中坐。二使以譔入。白錄事以朱筆批一帖付之。其文若篆籀。不可識。譔出府門。投

ヲ得ル者ハ必ズ龍ノ睡ニ遭ヘハ
ナリ○料ニ虎頭一料ハ理ムル義
危キニ近ヅクヲ云フ○編ニ虎鬚
是又害ニ近カヅクヲ云フ編ハ
アム義ナリ一莊子ニ孔子曰ク虎
頭ヲ料シ虎鬚ヲ編シ幾ソト虎口
ヲ免レズト○威屈 威ヲ以テ之
レチ屈伏セシムル一○遺直 正
理ヲ持シ固ク動カヌ一左傳ニ叔
向ハ古ヘノ遺直ナリト○篆籀
篆字籀文ナリ周ノ宣王ノ時史籀
ト云フ人ノ制シタル字ナリ○鐵
城鐵々 鐵ヲ以テ壘ミタル高大
ナル建造物ヲ云フ○黑霧 霧深
クシテ天日ヲ蔽ヒマツクヲナル
ヲ云フ○叫呼怨痛 苦ニ堪ヘ
ズシテ叫ビ呼ブヲ云フ○楚毒之
譯 苦痛ノ聲ト同シ○夜叉 鬼
卒ノ名俗ニ云フオニナリ頭ニ二
角アリテ髮青黄色ナル者○沃

湯ヲソ、ギカクナルナリ○裸體
體ヲ露スヲ謂フ俗ニ云フハダカ
ナリ○趙起未肯就云々 趙起
ハ行キ進マサル貌ナリ屠所ニ導
カル、羊ノ如クナルヲ云フ○食
酪 茹葷僧尼ニシテ色欲ヲ離マ
、ニシテ魚肉ヲ食ヒ佛門ノ戒ヲ
破ルヲ云フ菜ヲ食フヲ茹ト曰フ
葷ハ蒜ノ屬ニシテ臭氣強シ故ニ
佛門ノ徒ハ之ヲ食フコトヲ禁シ
タリ○異類 人ト形體ヲ異ニセ
シ物ヲ謂フ即チ禽獸ヲ指シ言フ
○誤國 君主ヲ欺キ國ヲ滅亡セ
シムルヲ云フ○桎梏 足械ヲ桎
ト曰ヒ手械ヲ梏ト曰フ即チアシ
カセテカセ也○秦檜 人ノ姓名
江湖雜錄ニ云フ秦檜岳飛ヲ獄ニ
置シ東窓ノ下ニ於テ檣皮ヲ指シ沈吟シテ決セズ其妻王氏何ガ故アト問フ檜以テ告ク妻曰ク豈ニ虎ヲ縛スルハ容易ニ
虎ヲ殺ツハ難キヲ問カザルカ檜計コト乃チ決ス飛既ニ死ス一僧アリテ詩ヲ作テ檜ヲ譏ル自カラ云フ家住東南第一山
檣檣卒向立チシテ物色シテ之レヲ追ハシム一所ニ至ル宮殿殿邊僧坐シテ事ヲ決ス即チ詩ヲ作ル僧ナリ之レヲ傍人

北行里餘見鐵城巍巍黑霧漲天守衛者甚衆皆牛頭鬼
面青體紺髮各執戈戟之屬或坐或立於門左右二使以
批帖示之即放之入見罪人無數被剝皮刺血剔心剗日
叫呼怨痛宛轉其間楚毒之聲動地至一處見銅柱二縛
男女二人於上有夜叉以刃剖其胸腸胃流出以沸湯沃
之名為洗滌譎問其故曰此人在世爲醫因療此婦之夫
遂與婦通已而其夫病卒雖非二人殺之原情定罪與殺
同也故受此報又至一處見僧尼裸體諸鬼以牛馬之皮
覆之皆成畜類有趙起未肯就者即以鐵鞭擊之流血狼
籍譎又問其故曰此徒在世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而乃不
守戒律貪媠茹葷故令化爲異類出力以報人爾最後至

一處勝日誤國之門見數十人坐鐵床上身具桎梏以青
石爲枷馱之二使指一人示譎曰此即宋朝秦檜也謀害
忠良迷誤其主故受重罪其餘亦皆一代誤國之臣也每
一朝革命即驅之出令毒虺噬其肉飢鷹啄其髓骨肉糜
爛至盡復以神水洒之業風吹之仍復本形此輩雖歷億
萬劫不可出世矣譎觀畢求回二使送之至家譎顧謂曰
勞君相送無以爲報二使笑曰報則不敢望但請君勿更
爲詩以累我爾譎亦大笑欠伸而覺乃一夢也及旦扣鳥
老之家而問焉則於是夜三更逝矣

ニ問フ答テ曰ク此ノ地藏殿ナリ方ニ陽間秦檜ノ岳飛ヲ殺ス事ヲ決セントスルナリト須臾ニシテ數卒槍ヲ引キ至ル鐵
枷ヲ荷ヒ囚首垢面ナリ立テ呼ブ者アルヲ見ル曰ク夫人東窓ノ事犯テ傳與ス槍ハカメテ和議ヲ主トシ岳飛ヲ殺シ
根浚等ノ諸賢ヲ斥逐シ國ヲ亡ボスニ馴致スト○革命 國ヲ改メ朝ヲ換ルヲ云フ書經ニ殷ハ夏ノ命ヲ革ムト云フニ出
ツ命ハ天命ナリ○糜爛 骨肉ノタレクツルヲ云フ○乘風吹之 佛經ニ出ツ佛力ヲ以テ吹カセシ風ニテ衆生ノ
苦ミヲ救フヲ乘風ト云フ○劫 世ト同シ儒教ニハ世ト曰ヒ道教ニハ塵ト曰ヒ佛教ニハ劫ト曰フ○欠伸 アクビシテ
ノヒスルコトナリ

天台訪隱錄

○天台訪隱錄 天台ハ山名ナリ
台州ノ天台縣ノ西ニアリ此山周
回八百里高サ三萬尺天ヲ去ル
遠カラズ路極溪ニ由ル前ニ石橋
アリ廣サ尺ニ盈タズ長サ數十丈
アリ下ハ絶澗ニ臨ム惟其身ヲ忘
レテ然カル後ニ能ク濟ル者
ハ巖ヲ梯シ萬ヲ援キ始メテ平地
ヲ得上ニ瓊樓玉閣碧樹醴泉ア
リ仙物畢ク具ルト云フ○台州
ノ名今浙江ニ屬ス○粗 小ナリ

台人徐逸粗通書史以端午日入天台山採藥同行數人
憚於涉險中道而返惟逸愛其山明水秀樹木陰翳進不
知止且誦孫興公之賦而贊其妙曰赤城霞起而建標瀑
布泉流而界道誠非虛語也更前數里則斜陽在嶺飛鳥
投木進無所抵退不及還矣躊躇之間忽澗水中有巨瓢

○端午 五月五日午ノ時刻ヲ稱
ス此時刻ヲ以テ神ヲ祭ル之ヲ
天中ノ節ト爲ス○樹木陰翳 大
樹小木生ヒ茂リテカゲクヲキチ
云フ○孫興公之賦 興公名ハ綽
天台山ノ賦ヲ作ル辭致甚ダ工ナ
リ賦成テ之ヲ范榮期ニ示ス榮
期曰ク卿ガ賦地ニ獨テバ金石ノ
聲ヲ作スト○赤城 山ノ名天台
山ニ入ル者ハ先ツ赤城山ニ由テ
道ト爲ス山色皆赤シ狀晨霞ニ似
タリ亦タ之ヲ霞城ト謂フ○建
標 標ハ木末ナリ名山ヲアル
ト云フ高標ヲ世ニ建ツルヲ言フ
即チカスミガシナルシニナルチ
稱スルナリ○瀑布泉流 瀑布ハ
飛泉ナリ俗ニタキト云フ天台山
ノ西南ノ峯ニ當リ水ノ南巖ヨリ
懸注スル者アリ之ヲ望メバ布
子引クガ如シ即チ雪崖ナリ○界

流出喜曰此豈有居人乎否則必珠宮梵宇也遂沿澗而
行不里餘至一街口以巨石爲門入數十步則豁然寬敞
有居民四五十家衣冠古朴素質淳厚石田茅屋竹戶荆
扉犬吠鷄啼桑麻掩映儼然一村莊也見逸至驚問曰客
何爲者焉得而涉吾境逸告以入山採藥失路至此遂相
顧不語漠然無延接之意惟一老人衣冠若儒者扶藜而
前自稱太學陶上舍揖逸而言曰山澤深險豺狼之所嗥
魑魅之所遊日又晚矣若固相拒是見溺而不援也乃邀
逸歸其室坐定逸起問曰僕生於斯長於斯遊於斯久矣
未聞有此村庄也敢問上舍擊感而答曰避世之士逃難
之人若述往事徒增傷感耳逸固請其故始曰吾自宋朝

道。泉流レテ道ヲ左右ニ分派
スルヲ云フ。○隣路。行テ進マザ
ル貌。○湖水中。タニミツノ中ナ
リ。○琳宮。道觀ナリ。タマチナリ
バマ作クリシ者。○梵宇。僧寺ナ
リ。○一街口。一ノ市街ノ入り口
ナリ。○豁然。寬敞。クソツマリ
ト明カニナリタル貌ヲ豁然ト曰
ヒユツマリトシテ廣キヲ寬敞ト
云フ。○衣冠古朴。土人ノ衣冠ハ
總テ古昔ノ趣アルヲ云フ。○氣質
淳厚。土人ノウマレツキガ温順
ニシテ親切ナルヲ云フ。○茅屋
カヤチ以テ葺キタル家屋。○荆扉
小柴ヲ以テ編ミタルトヒラ
桑麻掩映。桑麻ノ類ガ生ヒ茂リ
テ彼此相映ズルヲ云フ。田舎ノ風
致此ノ如キモノ多シ。○儼然。立
派ト云フ意ナリ。○漠然。顧念ノ
意ナキヲ云フ。○無延接之意。

之レヲ我が家ヘヒキテ迎ヘ接待
スル様子ノ無キヲ云フ。○扶。藜
而前。藜ハアカサナリ大ニシテ
樹ト爲ル。杖ト爲ス。メシ。漢
ノ劉向書ヲ天祿閣ニ校ス。一夜老
人アリ黃衣ヲ着シ藜杖ヲ植テ來
ル杖頭火ヲ出ダシ以テ向チ照ス
向姓名ヲ問フ老人曰ク我ハ是レ
太乙精ナリ天帝卯金ノ姓博學ア
ルヲ聞キ我ヲ降シ之レヲ觀セシ
ムト卯金刀ハ即チ劉ノ字ナリ。○
山澤深險。山險シク水深キヲ云
フ。○豺狼之所。豺モ亦狼ノ
屬ナリ狗足ニシテ長尾頗白ク色
實ナリ體細クシテ瘦ス。嗥ハ咆ニ
ルナリ。飽照ガ睛ニ風ニ嗥ヘ雨ニ
嘯キ昏ニ見レ長ニ趨ルノ何アリ
○魑魅之所。遊周禮ノ註ニ人面
或ス山林異氣ノ生スル所ナリト

四十八
曰。卜居於此矣。逸大驚。上舍乃具述曰。僕生於理宗嘉熙
丁酉之歲。既長。寓名太學。居率履齋。以講周易爲衆所推。
度宗朝。兩冠堂試。一登省薦。方欲立身揚名。以顯於世。不
幸度皇晏駕。太后臨朝。北兵渡江。時事大變。嗣君收元德
祐之歲。則挈家逃難於此。其餘諸人。亦皆同時避難者也。
年深歲久。因遂安焉。種田得粟。採山得薪。鑿井而飲。架屋
而息。寒往暑來。日居月諸。但見花開爲春。葉脫爲秋。不知
今日是何朝代。是何甲子也。逸曰。今天子聖神文武繼元
啓運。混一華夏。國號大明。大歲在闕。逢攝提格。改元洪武
之七歲也。上舍曰。噫。吾止知有宋。不知有元。安知今日爲
大明之世也。願客爲我畧陳三代興亡之故。使得聞之。乃

日。宋德祐丙子歲。元兵入臨安。三宮遷北。是歲。廣王卽位
於海上。改元景炎。未幾而崩。益端宗。益王繼立。爲元兵所
迫。赴水而死。宋祚遂亡。實元朝戊寅之歲也。元既併宋。奄
有南北。逮至正丁未。歷甲子一周有半。而滅。今則大明肇
統。洪武萬年之七年也。蓋自德祐丙子至今。上下已及百
歲矣。上舍聞之。不覺流涕。已而山空夜靜。萬籟寂然。逸宿
於其室。土床石枕。亦甚整潔。但神清骨冷。不能成寐。爾明
日殺鷄爲黍。以瓦盆盛松醪。飲逸。上舍自製金縷詞一闋。
歌以侑觴。曰。
夢覺黃梁熟。怪人間。曲吹別調。蒸翻新局。一片殘山

アリ○見瀾不援也 水ニ瀾レシ人ヲ援ハサルヲ云フ孟子ニ出ツ蓋シ徐逸ノ山中ニ行キ暮レテ宿所ノ無キヲ人々ノ見棄テ、カマツザルヲ云フナリ○製履 履ノ上ヘノ履マルナリ人ノ意ニ滿マサル事アル時ハ必ラズ其ヒタイナシト云ル者ナリ○増ニ傷感ニ耳 マスノ苦痛ヲ感ズルナリ○理宗 宋ノ天子名ハ殉○嘉熙 年號ナリ元年ハ丁酉ニ當リ○率履齋 宋ノ初メ太學十齋ヲ置ケリ曰ク服膺、親身、胃是、守約、存心、允蹈、養正、持志、率履、誠意ナリ續テ又七齋ヲ置ク觀化、貫道、務本、累行、謹信、時中、循理、後ニ加ヘテ三齋ヲ置ク曰ク節性、經德、立禮ナリ共ニ二十齋率履齋ハ乃チ大學舎ノ一書齋ナリ○度宗朝 度宗ノ時代ヲ云フ○冠堂試 國子監ヲ祭酒ト稱シ禮部ヲ祭酒堂ト曰ヒ每歲業ノ成ルアレバ監者可業祭酒ニ於テ之レヲ試ム第ヲ等シテ禮部ニ上ル故ニ堂試ト稱ス○登省薦 禮部ヲ南省ト稱ス宋ノ時侍郎貢士ヲ試ルチ掌ル名チ上ニ薦メテ以テ之ヲ用ニ故ニ省薦ト稱ス○度皇晏駕 度宗皇帝ノ崩御セラル、チ云フ○太后 理宗ノ皇后謝氏ナリ○北兵 元兵ナリ○嗣君 嗣ヒテ立チタル君主ナリ即チ度宗ノ子名ハ顯四歲ニシテ位ニ即ク○鑿井云々 自然ヲ樂ムノ意ナリ堯ノ時ニ老人アツテ壤ヲ擊テ歌テ曰ク日出テ、作キ日入テ息フ田ヲ耕シテ食ヒ井ヲ鑿テ飲ム帝力何ゾ我ニ有ランヤト○寒往暑來 冬去リ夏來ルト云フニ同シ○日居月諸 日ヤ月ヤト云ヒ晝夜ノ代ハリ行ク意ト爲ス詩ノ綠衣ノ註ニ居諸ハ語ノ助辭ナリトアリ○今天子聖神文武 舊經ニ益曰ク帝德高運乃チ聖乃チ神乃チ文乃チ武ト註ニ云フ大ニシテ之レヲ化スルチ聖ト曰ヒ聖ニシテ知ルベカラザルチ神ト曰フ英華外ニ發スルチ文ト曰ヒ威ノ畏ル可キチ武ト曰フト○啓運 國運ヲ開ク○華夏 中國ヲ謂フ 虞書堯典ノ注ニ夏ハ明ニシテ大ナリ中國ハ文明ノ地故ニ華夏ト曰フ○闕逢 甲ノ異名ナリ○攝提格 寅ノ異名也○噫 嘆息ノ辭ナリ○臨安 地ノ名杭州ニアリ宋ノ高宗南ニ幸シテ遂ニ以テ都ト爲シ之ヲ臨安府ト改稱ス○德祐二年ニ元ノ伯顔兵ヲ率テ臨安ニ入り三宮ヲ遷シテ北ニ行カシム○三宮 謝太后少帝帝ノ母全皇后ヲ云フ○廣王 名ハ昱帝顯ノ兄ナリ顯元ノ上都ニ至リ降テ瀛國公ニ封セラル是ニ於テ廣王位ニ即ク○益王 名ハ昀端宗ノ同母弟ナリ端宗崩シテ陸秀夫等島ヲ奉シテ福州ニ立テ元ヲ禪興ト改ム○昨 天子ノ位ヲ指ス昨亡トハ國ノ滅亡スルヲ謂フ○棄統 天子位ニ即キ其系統ヲハシムルヲ云フ○流涕 涙ヲ流スナリ○萬籟寂然 萬物ノ音聲全ク絶テ極メテ靜カニナリタルヲ云フ○土床

石枕 土ノ子ト云ニ石ノ枕ヲ云フ○整潔 トリソロヘテカツバリシタルヲ云フ○神清骨冷 精神キユラカニ骨マデ冷カニナリ眠ニ就キ難キヲ云フ○殺鷄爲黍 鷄ヲ調理シテキヒメシヲ爲クリ客ニ供スルヲ云フ論語ニ曰ク子路蓀ヲ荷フ丈人ノ家ニ宿ス丈人鷄ヲ殺シ黍ヲ爲テ之ヲ食ハシムト○瓦盆 土器ナリ○松醪 松ノ葉ニテ製セシ酒ナリ謝敷曰ク山家松醪酒熟ス吾レ飲ム能ハズト○金縷詞一闋 金縷ハ歌詞ノ調ノ名ナリ唐ノ李綺ガ妾杜秋娘ナル者自ラ歌ヲ製ス其詞ニ曰ク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ト後人因テ以テ歌詞ト爲セリ闋ハ終ナリ樂ノ一終ヲ闋ト曰フ歌詞ノ一闋ハ詩ノ一首ト云フガ如シ○侑觴 酒盃ヲ勸メ飲チ促スナリ○黃梁 天仙食スル所ノ芳味ニシテ人間得テ食フベカラザル者ナリト云フ○怪人間曲云云 人間ニシテ此ノ如キノ妙曲アラントハトテ極メテ賞賛シタルノ語○基調一新局 局面ニ於テ某子ノ相翻覆シテ定ナキニ譬フ○一片殘山并剩水 一片ハ一段ニ同シ杜甫ノ詩ニ曰ク剩水滄江破殘山礪石開剩水ハ江水ヲ引テ池ト爲スチ云ヒ殘山ハ土石ヲ積テ作りシ假山ナリ天地ノ間只ダ是レ殘山剩水ニ均シト譬ヘタルナリ○英雄爭鹿 天下ヲ得ント心掛ル人多キヲ云フ英ハ草ノ精華ナルモノヲ云ヒ雄ハ獸ノ群ヲ將ユルモノヲ云フ蓋シ人材ノ世上ニ秀出スル者ヲ謂フナリ史記韓信ガ傳ニ奏其鹿ヲ失ヒ天下共ニ之レヲ逐フト鹿ハ天下ニ獸ヘシナリ○算到了 カンザヤウシテノ意了ハ助字ナリ○白髮書生 上舍老人自稱ノ謂ナリ○向林間 嘯傲 世ヲ棄テ、林泉ノ間ニ長嘯傲遊スルヲ云フ○山間宿 山間ノ僻カナル處ニ安息スルヲ云フ王弘常ニ竹簾石枕ヲ林泉ノ僻處ニ携ヘテ終日偃臥長嘯傲遊スト云フヲ用ユ○市朝變遷 時勢ノ變換スルヲ嘆キタルナリ許渾ガ詩ニ曰ク水聲東去市朝變ト又々詩經ノ十月篇ニ高岸谷トナリ深谷陵ト爲ルトアリ○問東風 舊家燕子云々 劉禹錫ガ詩ニ曰ク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是レ金陵懷古ノ詩ニシテ金陵ノ衰ヘタルヲ見テ昔時ノ殷盛ヲ思ヒヤリタル意ナリ王ハ王導ニシテ謝ハ謝安ナリ王及ヒ謝ハ何レモ晉ノ名族ニシテ風流江左ニ冠タリ今皆滅亡シテ只ダ舊時ノ堂前ノ燕ノミアツテ飛テ百姓ノ家ニ入ルヲ見ル感慨自カラ深シ又古來詩話中ニ多ク王謝烏衣國ノ事ヲ言フハ是ニアラス蓋シ陶生感懷東風ニ問フニ託シ舊家ノ巢燕今雖カ屋ニ歸ルト云フヲ以テ追傷ノ甚シキナリ○前度劉郎今尚在 唐ノ劉禹錫元和十四年ニ朗州ノ驛

處ヨリ召カレテ京ニ至ル桃花ヲ
玄都觀ニ看テ戲ニ花ヲ看ルノ諸
君子ニ贈ル詩ニ曰ク 紫陌紅塵
拂面來 無人_レ不_レ道_レ看_レ花回
玄都觀裏桃千樹 盛是劉郎去
後栽 因_レテ再_レ讀セテ十四年
ニ復タ入_レテ主客郎ト爲ル重テ玄
都觀ニ遊ブ桃花蕩然トシテ復タ
一樹ノ存スルナク唯ダ兔葵燕麥
ノ春風ニ動搖スルノミナリ乃チ
詩ヲ作テ曰ク 百畝庭中半是昔
桃花淨盡菜花開。 種_レ桃道士
歸_レ何處。 前度劉郎今又來。 蓋シ
玄都觀ハ朝廷ニ喻ヘ道士ハ宰相
執權ノ者ニ喻ヘ桃花菜花ハ並ニ
前後新進ノ人ニ喻ヘシナリ始メ
ノ讀去セテ復タ召還スルヤ朝
廷ノ宰執一番ノ新進アリ後チノ
讀去セテ再_レ召還スルヤ亦タ
一番ノ新進アリ此_レヲ以テ物ニ

託シ鏡ヲ寓セリ陶生ハ劉郎ヲ以
テ自カラ況ヘ國ノ亡ブルヲ追感
セシナリ○不_レ帶_レ看_レ花五福
世ヲ逃テ山ニ入リ時宰ノ腐辟ス
ル所ト爲ラズカレバ花ヲ看ルノ
幸福ヲ受クルコトガ出來ストノ
意ナリ其實ハ花ヲ看ルハ禍ヒナ
シテ福ト言ヒシト知ル可シ宋ノ
楊萬里ノ詩ニ年々不_レ帶_レ看_レ花福
ノ句アリ其語ヲ轉化シテ用ヒタ
ルナリ○兔葵燕麥盈_レ目 兔葵
ハ菜ノ名葵ニ似テ葉小ナリ葵ノ
如クニシテ毛アリ燕麥ハ即チ粟
麥ナリ大麥ヲ謂フ兔葵燕麥トセ
シハ眼用ナリト知ル可シサテ胸
生ガ逸ニ因テ始メテ宋ノ亡ビタ
ルヲ聞キ乃チ古都ノ墟ト爲リシ
ナラント想ヒ劉詩ヲ借り用ヒタ
ルナリ○羊脚光陰云々 羊脚ト

井_レ刺_レ水_レ幾_レ度_レ英_レ雄_レ爭_レ鹿_レ算_レ到_レ了_レ誰_レ榮_レ誰_レ辱_レ白_レ髮_レ書_レ生
差_レ耐_レ久_レ向_レ林_レ間_レ嘯_レ傲_レ山_レ間_レ宿_レ耕_レ絲_レ野_レ飯_レ黃_レ犢_レ○市_レ朝
遷_レ變_レ成_レ陵_レ谷_レ問_レ東_レ風_レ舊_レ家_レ燕_レ子_レ飛_レ歸_レ誰_レ屋_レ前_レ度_レ劉_レ郎
今_レ尙_レ在_レ不_レ帶_レ看_レ花_レ之_レ福_レ但_レ兔_レ葵_レ燕_レ麥_レ盈_レ目_レ羊_レ脚_レ光_レ陰
容_レ易_レ過_レ嘆_レ浮_レ生_レ待_レ足_レ何_レ時_レ足_レ樽_レ有_レ酒_レ且_レ相_レ屬_レ

歌_レ罷_レ復_レ與_レ逸_レ話_レ前_レ宋_レ舊_レ事_レ疊_レ々_レ不_レ厭_レ乃_レ言_レ寶_レ祐_レ丙_レ辰_レ親_レ策
進_レ士_レ文_レ天_レ祥_レ卷_レ在_レ四_レ而_レ理_レ皇_レ易_レ爲_レ舉_レ首_レ賈_レ似_レ道_レ當_レ國_レ造_レ第
于_レ葛_レ嶺_レ當_レ時_レ有_レ朝_レ中_レ無_レ宰_レ相_レ湖_レ上_レ有_レ平_レ章_レ之_レ句_レ一_レ宗_レ室_レ任
嶺_レ南_レ縣_レ令_レ獻_レ孔_レ雀_レ二_レ置_レ之_レ圃_レ中_レ見_レ其_レ馴_レ擾_レ可_レ愛_レ即_レ除_レ其_レ人
爲_レ本_レ郡_レ守_レ襄_レ陽_レ之_レ園_レ呂_レ文_レ煥_レ慕_レ人_レ以_レ蠟_レ書_レ告_レ急_レ於_レ朝_レ其_レ人

懇_レ於_レ似_レ道_レ日_レ襄_レ陽_レ之_レ園_レ六_レ年_レ矣_レ易_レ子_レ而_レ食_レ折_レ骸_レ而_レ饜_レ亡_レ在_レ
朝_レ夕_レ而_レ師_レ相_レ方_レ且_レ鋪_レ張_レ大_レ平_レ迷_レ惑_レ主_レ聽_レ一_レ旦_レ虜_レ馬_レ飲_レ江_レ家
國_レ傾_レ覆_レ師_レ相_レ亦_レ安_レ得_レ久_レ有_レ此_レ富_レ貴_レ耶_レ遂_レ扼_レ吭_レ而_レ死_レ謝_レ堂_レ乃
太_レ后_レ之_レ姪_レ殷_レ富_レ無_レ比_レ宵_レ夜_レ宴_レ客_レ設_レ水_レ晶_レ簾_レ燒_レ沈_レ香_レ火_レ以_レ徑
尺_レ碼_レ礎_レ盤_レ盛_レ大_レ珠_レ四_レ顆_レ光_レ照_レ一_レ室_レ不_レ用_レ燈_レ燭_レ優_レ人_レ獻_レ誦_レ樂
語_レ有_レ黃_レ金_レ七_レ寶_レ酒_レ甕_レ重_レ十_レ數_レ斤_レ即_レ於_レ座_レ上_レ賜_レ之_レ不_レ吝_レ謝_レ后
臨_レ朝_レ夢_レ天_レ傾_レ東_レ南_レ一_レ人_レ擊_レ之_レ力_レ若_レ不_レ勝_レ蹶_レ而_レ復_レ起_レ者_レ三_レ已
而_レ一_レ日_レ墜_レ地_レ傍_レ有_レ一_レ人_レ捧_レ之_レ而_レ奔_レ覺_レ而_レ徧_レ訪_レ于_レ朝_レ得_レ二_レ人_レ
焉_レ厥_レ狀_レ極_レ肖_レ擊_レ天_レ者_レ文_レ天_レ祥_レ捧_レ日_レ者_レ陸_レ秀_レ夫_レ也_レ遂_レ不_レ次_レ用
之_レ江_レ萬_レ里_レ去_レ國_レ都_レ民_レ送_レ之_レ郭_レ外_レ者_レ以_レ千_レ計_レ攀_レ轅_レ不_レ忍_レ捨_レ去_レ

ハ羊肉ノ胛背兩腩ノ間ヲ謂フ唐書ニ北狄骨利國ハ輪海上ニ居ル畫長シテ夜短シ日入テ羊腩ヲ烹ルニ纒ニ熟スレバ東方已ニ明クト云フ因テ光陰ノ過ギ易キヲ謂ヒシナリ○浮生云々 人ノ人間ニ在ル浮生ノ輕キガ如クナルニ譬ヘタルナリ浮生ノ字莊子ノ其生也浮フ如シト云ヒシニ出ツ又宋人ノ詩ニ謀生得足何時足未レ老得閑方是閑ト云ヒシヲ轉用セシナリ○相屬 彼此互ニ盃ヲ取換スナリ○盃々 倦マザルノ意○文天祥 廬陵ノ人ナリ宋ニ仕テ小保ト爲リ信國公ニ封セラル宋末義ヲ舉ゲ元ト戰ヒ敗レテ執ヘラル張世傑ガ匡山ノ敗ニテ宋亡ヒ天祥送ツテ燕京ニ至リ殺サラル元ノ學士王磐ガ詩ニ曰ク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云々ト初メハ元主モ天祥ヲ殺カバリシニ因リ此詩ヲモ作リシ也サテ天祥ハ亡宋忠臣數百人中其尤モ優秀ナル人也ト知ル可シ○買似道 理宗ノ買貴妃ガ兄ナリ國ニ當リ事ヲ用ヒ威權日ニ盛ナリ嘗テ萬嶺ニ第宅ヲ起テ以テ宴遊ノ所ト爲ス時ニ襄陽圍ミテ受ケ朝夕ニシテ將ニ陷ラントス似道萬嶺ニ坐シテ宮人媼妓ノ美色アルモノヲ取リ日夜淫樂縱遊シ顧ミル所無ク遂ニ天下ヲ亂リタリ○萬嶺 杭州西湖ノ上ニアリ萬仙ニ因テ名ヲ得タリ○孔雀 交禽ナリ羅州ノ山中ニ多ク産ス雌ハ尾短クシテ金翠ナク雄ハ五年ニ大尾ヲ爲ス自ラ其尾ヲ喜ヒ棲ムニハ必ズ先ツ尾ヲ置クベキ地ヲ擇ブ土人尾ヲ取ル者刀ヲ置テ問ニ持シテ過ルヲ伺テ忽チ其尾ヲ斷ツ廻顧シテ之ヲ見レバ則チ其金翠光彩ナシト云フ○圍中 圍圍ノ中ヲ云フ○見馴獲 見馴獲ルヤ馴レザルヲ見ルナリ○呂文煥 襄陽圍ヲ受ケル時城將文煥之ヲ守ル六年防禦備サニ至ル然レハ買似道遊宴ニ耽リ援軍ヲ遣ラズ文煥遂ニ元ニ降ル○蠟書 奏辭ヲ書シテ之ヲ蠟丸ノ中ニ藏シ敵人ヲシテ搜索シ疑ハザラシメ且ツ水漲ヲ防クナリ○易子而食云云 左傳宣公十五年ニ宋ノ華元夜ル子反ガ床ニ登リ病ヲ以テ告テ曰ク弊邑子ヲ易テ食シ骸ヲ析シテ羹クト我ガ子ハ食フニ忍ビザル故ヘ人ノ子ト交易シテ食ヒ辭ノ無キ故ヘ人ノ骨ヲ割ツテ飯ヲ炊シクナ云フ今之レヲ轉用シ城内ノ糧盡キ危急目前ニ迫リタルヲ云フ○扼吭而死 我が咽喉ヲ厭迫シテ自殺スルコト乃チクヒナシテ死スルナリ○水晶簾 水晶ニテ製シタル美麗ナル簾ナリ○碼碯 寶石ノ名其狀馬ノ腦ノ如シ故ニ名ク○大珠 瑪瑙ナリ珠ハ玉ト違ヒテ大ナル物少シ故ニ大ヲ以テ貴シトス乃チ照夜珠ナリ○僂人 伶人ナリ音樂技藝ヲ爲ス人ナリ云フ○樂語 音樂ニ奏スル虛頌ノ詞ナリ○厥狀極肖 厥ハ其ナリ肖ハ似ナリ○陸秀夫 楚州鹽城ノ人ナリ端

宗ノ崩スル群臣皆散ツ去ラント欲ス陸秀夫曰ク度宗皇帝ノ一子尙ホ在リ我等此ヲ去ラバ將ニ焉クニ之レヲ置カントスルヤト遂ニ衛王昺ヲ奉シ立テ帝ト爲ス後チ匡山ノ敗ニ及テ秀夫先ツ妻子ヲ驅テ海ニ下メシ自ラ帝ヲ負フテ同ク溺レ死ス○江萬里 南康郡昌ノ人ナリ度宗ノ朝ニ右丞相ト爲リ直チ以テ買似道ニ忤ヒ上疏シテ詞ヲ乞フ允サズ後チ饒州ニ寓居シ池ヲ鑿リ亭ヲ作り扁シテ止水亭ト曰フ城陷ルニ及ヒ遂ニ水ニ赴テ死ス○郭外 城郭外ナリ○制書 勅書ナリ○陳宜中 温州永嘉ノ人ナリ端宗位ニ即キ左丞相ト爲ル帝ヲ奉シテ海ニ航シ淺灣ノ敗ニ及ヒ宜中占城ニ之キ兵ヲ求ム遂ニ復々還ラズ○家鉉翁 眉州ノ人ナリ宋ノ孝慈

城門既闔皆宿於野買似道出都御白銀鏡眞珠馬鞍千里馬二一歐督府之印一載制書并隨軍賞格以黃帛覆之都民罷市而觀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又論當時諸臣曰陳宜中謀而不斷家鉉翁節而不通張世傑勇而不果李庭芝智而不達其最優者文天祥乎如是者凡數百言皆歷歷可聽是夕逸又宿焉明且告歸上舍復爲古風一篇以餞行曰

建炎南渡多翻覆 泥馬逃來御黃屋
 盡將舊物付他人 江南自作龜茲國
 可憐行酒兩青衣 萬恨千愁誰得知
 五國城中寒月照 黃龍塞上朔風吹

帝ニ事ヘ極密院事ト爲ル所請使
 ナリテ元ニ行キ拘セラルル宋ノ亡
 プチ聞キ哭泣シテ食セズ元ノ世
 祖官ヲ授クレハ受ケズ河間ニ教
 授ス成宗ノ朝ニ放テ還ヘス金帛
 ナ錫ヘトモ又々受ケズ○張世傑
 涿州范陽ノ人ナリ少フシテ張
 柔ニ從ヒ元ニ仕ヘテ罪ヲ犯シ宋
 ニ走リ小保ト爲ル匡山ノ敗ニ及
 ビ世傑楊太后ヲ奉シテ脱シ去ル
 趙氏ヲ求メテ之ヲ立ント欲ス
 颯風ニ遇ヒ天ヲ仰ギ呼ビ曰ク天
 趙ノ祀ヲ存センヲ欲セザレバ則
 ナ風吾ガ舟ヲ覆セト舟遂ニ覆ヘ
 リ世傑死ス○李庭芝 隨州ノ人
 ナリ宋ニ仕ヘテ兩淮ヲ制置ス首
 トシテ召シニ應シテ勳王ス宋亡
 ナ屈セス阿犬之ヲ殺ス揚州ノ
 民皆慟哭スル父母ヲ失フガ如シ
 ○歷々 ヒトツクノ意○儼

東窓計就通和好 鄂王賜死斬王老
 酒中不見劉四廂 湖上須尋宋五嫂
 累世內禪罷言兵 八十餘年稱太平
 度皇晏駕弓劍遠 賈相出師笳鼓驚
 携家避世逃空谷 西望端門捧頭哭
 毀車殺馬斷來蹤 鑿井耕田聊自足
 南隣北舍自成婚 遺風彷彿朱陳村
 不向城中供賦役 只從屋底長兒孫
 喜君涉險來相訪 問舊頻扶九節杖
 時移事變太匆忙 物是人非愈怙悵
 感君爲我暫相留 野藪山穀備獻酬

レ行 祖シテ板ヲ合テ酒ヲ其傍
 ニ飲テ餓ト曰フ○建炎南渡 宋
 ノ高宗名ハ構初ノ康王ニ封セラ
 ル徽宗欽宗ノ金ニ虜ヘラルハヤ
 構南方ニ奔リ應天府ニ至リ位ニ
 即キシナ云フ建炎ハ乃チ高宗ノ
 年號ナリ當時童謡ニ曰ク五馬南
 ニ渡リ一馬化シテ龍ト爲ルト○
 泥馬逃來 泥馬ハ土ニテ造リタ
 ル馬ナリ康王元ニ質タリシニ元
 人ノシテ放テ還ヘシ已ニ殺シテ
 南ニ歸リシニ元人後悔シテ之ヲ
 ナ追フ路崖府君ノ廟ニ憩フ因倦
 シテ假寐ス忽チ人アリ大ニ喝シ
 テ曰ク速カニ起テ馬ニ上レ追兵
 至ソリト康王告タルニ馬ナキヲ
 以テス其人曰ク已ニ馬ヲ借リタ
 リ幸ニ疾ク鞭ヲ加ヘニト康王起
 テ環顧スレバ果シテ匹馬アリ身ヲ跳
 ヲシテ馬ニ上ル一晝夜ニ行クニト
 七百餘里馬僂テ進マズ下リ之ヲ見
 レバ則チ
 崖府君ノ廟中ノ泥馬ナリト云フ○黃屋

舍下鷄肥何用買 床頭酒熟不須芻
 君到人間煩致語 今遇昇平樂安處
 相逢不用苦相疑 我輩非仙亦非鬼
 遂送逸出路口揮袂而別逸沿途每五十步插一竹枝以
 記之到家數日乃具酒醴携殺饌率家僮輩齊往訪之則
 重岡疊嶂不復可尋豐草喬林絕無蹤跡往來于樵蹊牧
 徑之間但聞谷鳥悲鳴猿猴哀嘯而已意惆悵而歸逸念
 上舍自言生於嘉熙丁酉至今則百有四十歲矣而顏貌
 不衰言動詳雅止若五六十者豈有道之流歟

天子乘所ノ風車ノ蓋ナリ車蓋ハ黃色ノ縵ヲ以テ之ヲ蓋フ故ニ黃屋ト云

漢書高祖紀ノ注ニ見ニ〇龜茲國ハ西夷ノ地名ナリ〇行酒雨青衣晉紀ニ劉聰晉ノ懷愍二帝チ虜ニシ青衣チ着テ軍前ニ酒チ行ラカシメタリカテ金ノ粘罕ガ徵欽二帝ニ逼リ着スルニ青袍チ以テシ北行セシニ比シタルナリ〇五國城三萬衛ノ北千里ニアリ徽宗チ此ニ葬ル或ハ云フ徽宗均州ニ崩ズ土人尸チ焚キ石坑中ニ置キ以テ燈油ト爲スト是ヨリ先キ徽宗術士林靈素ニ隨ヒ月宮ニ遊フ宋ノ太祖ト金ノ太祖ト天帝ノ勅チ奉シテ墓チ圍ミ天下チ睹スルチ見ル宋祖勝タヌ甚ダ憂色アリ又張天覺ニ遇フ言フ陛下五國城ニ向テ寒チ忍ビ餓チ受ケント〇黃龍峯契丹ノ府名ナリ漢北ニアリ女真ノ地ニ近シ〇朔風北ノ風ナリ朔ハ蘇ナリ萬物根ニ歸シテ而復タ蘇スルチ以テ名ヅク〇鄂王岳飛ノ追封ナリ飛ハ湯陰ノ人ニシテ志王室ヲ恢復スルニ存シ誓テ國ノ耻チ雪ガント欲ス嘗テ背上ニ盡忠執國ノ四字チ涅ス高宗精忠旗チ賜フテ以テ旌異ス大ヒニ金チ破リ黃龍府ノ酒チ痛飲セント言ヒ大業成ルニ垂ソノトシテ秦檜罪チ構ヘテ之レチ殺ス後チ追封チ受ケ武穆ト諡ス〇廝王韓世忠ノ追封ナリ諡ハ忠武ト稱ス世忠ハ延安ノ人大ニ金人チ敗テ中興ノ名將ト爲ス和議チ主トセズ以テ秦檜ニ忤フ職チ解テ家居シテ歿セリ〇劉四廂劉錡チ指ス錡ハ成紀ノ人ニシテ建炎年間四廂兵馬使ト爲リ屢々大功チ樹テ威南北ニ振フ虜使都高驛ニ館シ其副ト酒チ飲ム其副敢テ飲マズ之レチ呵シテ曰ク酒中安ゾ劉四廂アルチ得ンヤ汝何ゾ之レチ飲マザルト〇宋五嫂云云宋五嫂ハ即チ大嫂チ指ス西湖竹枝ノ詞ニ高宗杭州ニ徙ル時宋大嫂魚羹チ湖上ニ進メタリ張兩ガ詩ニ云フ光堯内禪罷言兵一翻御舟湖上行東京隣舍宋大嫂就船猶得進魚羹〇節城軍中ノ樂ナリ節ハ胡人蘆葉チ卷テ之レチ吹ク曹景宗ガ詩ニ曰ク去時兒女悲歸來節城節ト〇端門天子ノ在ス所ノ殿ノ南門チ云フ〇殿車殺馬云々人ニ我ガ跡チ知ラシメザルチ云フ後漢ノ憑良尉ト爲リ晉鄧チ迎フ慨然トシテ斷殺ニ在ルチ耻ツ因テ車チ毀チ馬チ殺シ衣冠チ裂キ遁レ去ル東坡ノ詩ニ曰ク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ト〇朱陳村我ガ一族同種ノ群チ爲スニ比セシナリ朱陳村ハ將州ノ豐縣ニ在リ民俗淳質ニシテ一村惟マ朱氏ト陳氏ノ兩姓ノミニシテ世々兩姓婚姻チ爲セシト云フ東坡ノ詩アリ〇九節杖漢ノ武帝小室山ニ登テ一女子チ見ル九節ノ杖チ以テ仰ギ指ス又タ列仙傳ニ王烈赤城老人ノ九節藤杖チ受ケ地チ行クニ馬モ及フ能ハスト〇匆忙イソガハシキチ云フ〇招帳志チ失シテ憂フル貌〇樵蹊耕チ採ル路即チキヨリノミナナ

リ〇牧徑 牧童ノ通行スル小徑ナリ〇惆悵 失意ノ貌

〇滕穆醉遊聚景園記

ハ杭州府城ノ西五里ニアリ〇延祐 元ノ仁宗皇帝ノ年號ナリ〇永嘉 地ノ名今ノ温州府浙江布政司ニ隸ス〇臨安 即チ今ノ杭州府ナリ上海チ距ル遠カラズ〇僑居 旅舎ニ寓居スルチ云フ〇湧金門 杭州城ノ西門ナリ〇七月之望 七月十五日ノ夜チ云フ〇跳躑 オトリハチル義〇宿鳥 水上ニ宿スル鳥チ云フ禽經ニ凡ソ禽鳥林ニ栖ト曰ヒ水ニ宿ト曰フ〇巖然 シヤダツ貌高ク秀ブタルチ云フ〇風聲 聲ノ輕ク薄キチ云フ〇霧鬢 髮ノ深ク黒キチ云フ〇綽約 美ナル貌ナ

滕穆醉遊聚景園記

延祐初永嘉滕生名穆年二十六美風調善吟咏爲衆所推許素聞臨安山水之勝思一遊焉甲寅歲科舉之詔興遂以鄉書赴薦至則僑居湧金門外無日不往來於南北兩山及湖上諸刹靈隱天竺淨慈寶石之類以至玉泉虎跑天龍靈鷲之洞冷泉之亭幽澗深林懸崖絕壁足跡殆將徧焉七月之望於麴院賞蓮因而宿湖泊舟雷峯塔下是夜月色如晝荷香滿身時聞大魚跳躑於波間宿鳥飛鳴於岸際生已大醉寢不能寐披衣而起遠堤觀望行至

リ○多姿　ツロフテ容子ノ美ナ
ルヲ云フ○屏息　イキヲ閉ガテ
胸ヲ見詰ル○黍離之悲　宮殿
ノ跡ノ荒蕪シテ田圃ト變ズニテ
悲シムヲ云フ詩經ノ王風ニ出ツ
○太湖石　石ノ名ナリ洞庭湖ニ
テ造リシ者ナリ○微歌　呼テ歌
フヲ云フ○玉樹　玉樹後庭花ハ
曲ノ名陳ノ後主ノ作ル所○閨舞
按梁州　閨ハ簡ナリ舞ヲシテ
ハル意梁州ハ曲ノ名○梁州ノ俗
音樂ヲ好ミ新曲ヲ制ス名ケテ梁
州ト曰フ開元中ニ之ヲ上ニ獻ス
上之ヲ寧王ニ問フ寧王曰ク此ノ
曲佳ナレトモ宮闈ノ商亂ル恐ハ
播遷ノ禍アラント祿山ガ亂起ル
ニ及ビ乃チ寧王ガ能ク音ヲ審ニ
スルノ妙ヲ知ル○徑狹　道路ノ
セマキヲ云フ○技癢不可復
禁　情欲ヲ制スルヲ能ハザル

チ云フ癢ハ癢ニキ義人ノ技癢ア
ル者ノ自カラ抑フル能ハザルユ
ト恰モ癢ヲ搔キテ自カラ止ム能
ハザルニ似タルヲ云フ○嫦娥
月ヲ指シ言フ有窮ノ君羿ガ西王
母ヨリ不死ノ藥ヲ得タリシニ羿
ノ妻ノ嫦娥ガ之ヲ竊シ月ニ奔
リ遂ニ身ヲ月中ニ托スト云フ故
事ヨリ月ヲ嫦娥ト稱ス○織女
星ノ名ナリ天女ノ孫ナリト云フ
事天官書ニ出ツ○天津　即チ天
河ナリ○未領　マメ合點セメ
意○鄒子律　燕ニ谷アリ寒爽ニ
シテ五穀生セズ鄒ナリ者律ヲ
製シテ之ヲ吹ク温氣至テ黍黍ヲ
種ルニ堪ヘタリ○紫氍毹　紫ノ
毛氍毹ナリ○醴醴　ユキ酒ナリ○
望海潮詞　柳耆卿宋人ニシテ嘗
テ望海潮ノ詞ヲ作ル其詞ニ烟柳
畫橋風篋翠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等

聚景園信步而入時宋亡已四十年園中臺館如會芳殿
清輝閣翠光亭皆已頽毀惟瑤津西軒巋然獨存生至軒
下憑欄少憩俄見一美人先行一侍女隨之自外而入風
鬟霧鬢綽約多姿望之殆若神仙生於軒下屏息以觀其
所爲美人言曰湖山如故風景不殊但時移世換令人有
黍離之悲爾行至園北大湖石畔遂詠詩曰

湖上園亭好　重來憶舊遊　微歌調玉樹
閨舞按梁州　徑狹花迎輦　池深柳拂舟
昔人皆已沒　誰與話風流

生放逸者初見其貌已不能定情及聞此作技癢不可復
禁即於軒下續吟曰

湖上園亭好　相逢絕代人　嫦娥辭月殿
織女下天津　未領心中意　渾疑夢裡身
願吹鄒子律　幽谷發陽春

吟已趨出赴之美人亦不驚訝但徐言曰固知郎君在此
特來尋訪耳生問其姓名美人曰妾棄人間已久欲自陳
叙誠恐驚動郎君生聞此言審其爲鬼亦無所懼固問之
乃曰芳華姓衛故宋理宗朝官人也年二十三而沒殯於
此園之側今晚因往演福訪賈貴妃蒙延坐久不覺歸遲
致令郎君於此久待即命侍女曰翹翹可於舍中取褥席
酒果來今夜月色如此郎君又至不可虛度可便於此賞
月也翹翹應命而去須臾携紫氍毹設白玉碾花樽碧琥

ノ語アリ○木蘭花慢一闋 木蘭
花慢ハ詞ノ名也本ト木蘭花ト曰
ヒシニ後ナ慢ノ字ヲ加フ慢ハ慢
聲ニシテ長ク唱フルノ謂ナリ○
月地 月ヲ印スルノ地ヲ云フ○
雲階 隱雲ノ階ナリ○花細 婦
人ノ首飾花ヲ細メタル者カンガ
シノ類ナリ○難圓 成リ難シ
ト云フト同意味ナリ○廢港 ス
マノルルホリナリ○芙蓉 蓮ノ
花ナリ○斷堤 キリヲテタルツ
ハミナリ○盤路 天子通幸ノ路
筋ナリ○芊々 草ノ生ヒ茂ル貌
○別館離宮 天子遊幸シテ宿留
スル所即チ下屋敷ノ類○鳳蓋
天子通幸ニ用ユル所ノカサニシ
テ之ニ鳳ヲ畫キシモノ○龍船
天子乗ル所ノ船ニシテ龍ヲ畫ク
故ニ名ク○銀屏金屋 豪華ヲ極
メタルヲ形容セシモノニシテ乃

ナ銀ノ屏風金ノ家屋ト云フ義ナ
リ白樂天ガ詩ニ珠箔銀屏遮々ト
シテ閉クト又李白ガ詩ニ金屋ニ
阿嬌ヲ貯フト○漆燈無相 燭
ノ暗キヲ云フ沈彬ト云フ人ノ古
標ヲ穿チシ時擴頭ノ銅牌ニアリ
シ篆文中ニ見ヘタル語ナリ以
上詩句ノ意ハ山川ハ舊ノ如ク依
然タルニ獨リ宮殿齋院ハ已ニ茂
草ト化シ去リ當時天子殿ヲ出ル
所ハ鳳蓋之ニ隨ヒ龍船之ニ供シ
入ル所ハ銀屏金屋ニ處リシモ今
ハ全ク燼滅シテ復タ見ルベキ者
ナク只骨ヲ泉裏ニ閉テ漆燈焰ナ
ク長夜年ノ如シトテ感傷ノ深キ
ヲ示シタルナリ○牛羊隴上 田
舎ノ風ニ化シ來リタルヲ云フ○
燕雀林邊 樹林ノ邊リニ燕雀ノ
遊ベルヲ形容セシヲ云フ此ノ數
句ノ意ハ荒墳ハ今ヤ牛羊ノ隴上

六十二
璃盞醪醴馨香非世所有與生談譚笑詠詞旨清婉復命
翹翹歌以侑酒翹翹請歌柳耆卿望海潮詞美人曰對新
人不宜歌舊曲即於座上自製木蘭花慢一闋命翹翹歌
之曰

記前朝舊事曾此地會神仙向月地雲階重携翠袖來
拾花鈿繁華總隨流水嘆一場春夢香難圓廢港芙蓉
滴露斷堤楊柳搖煙○兩峯南北只依然輦路草芊々
悵別館離宮烟銷鳳蓋波沒龍船平生銀屏金屋對漆
燈無焰夜如年落日牛羊隴上西風燕雀林邊
歌竟美人潛然垂淚生以言慰解仍徵詞挑之以觀其意
即起謝曰殂謝之人久爲塵土若得奉事巾櫛雖死不朽

且郎君適聞詩句固已許之矣願吹鄒子之律而一發幽
谷之春也生日向者之詩率口而出實本無意豈料便成
語讖良久月隱西垣河傾東嶺即命翹翹撤席美人曰弊
居僻陋非郎君之所處只此西軒可也遂携手而入假寢
軒下交會之事一如人間將且揮淚而別至晝往訪於園
側果有宋宮人衛芳華之墓墓左一小丘即翹翹所瘞也
生感嘆逾時迨暮又赴西軒則美人已先至矣迎謂生日
日間感君相訪然而妾止卜其夜未卜其晝故不敢奉見
數日之後當得無間爾自是無夕而不會經旬之後白晝
亦見生遂携歸所寓安焉已而生下第東歸美人願隨之
去生問翹翹何以不從曰妾既奉侍君子舊宅無人留其

燕雀ノ林邊ニ處リ榮榮タル孤魂
ハ何レニモ依歸スル所ナシトテ
感傷限リナキヲ云フ○消然 淚
下ル貌○觀ニ其意 美人ノ心ヲ
探リ試ムルナリ○巾櫛 梳洗ノ
具ナリ乃チ妾トナリ妻トナリテ
奉仕スルヲ云フ○語讖 言葉ノ
シルシト云フ義期セズシテ言ヒ
シ語ガ夫婦トナル讖文トナリシ
ヲ云フ○假寐 カリヲト訓ス衣
服ヲ脱セズシテ眠ルヲ云フ○日
間 晝間ナリ○トニ其夜未トニ
其晝ニ云々 夜間會合スルコトハ
心得居リシモ未ダ晝間ニ會合セ
ンコトハ思ヒ居ラザリシト云フノ
意ナリ○左傳ニ齊ノ陳敬仲ガ桓
公ニ酒ヲ飲マシメシニ公曰ク火
ヲ以テ之ヲ繼シト敬仲曰ク臣其
晝ヲトシテ未ダ其夜ヲトセズト
云フニ出ツ○中門 正門ノ次ニ

設クル門ナリ○内助 妻能ク夫
ヲ内ニ助クルヲ云フ故ニ人ノ婦
ヲ稱シテ内助ト云フアリ○在
再 少時ノ間ヲ云フ○宛然 猶
依然ニ同シ○不記 念舊居ニ乎
我が古郷ノ事ヲ思ヒ起シハセ
ヌカトノ意○幽陰之質 死シマ
ル人ナルヲ云フ芳華自ラ己レヲ
稱スルナリ○陽明之世 現在ノ
世ナリ○程命 天命ニ定リアル
ヲ云フ○良 罪ナリ律ニ戻リマ
ルヲ云フ○越娘之事 陳敬夫ガ
兄ニ妾ノ越ト云フモノアリ美貌
絶倫能ク詩ヲ賦ス兄亡テ敬夫越
娘ヲ携ヘテ成都ニ歸ル時ヲ以テ
相挑ニ遂ニ之レニ私ス後チ敬夫
ト越娘ト俱ニ律ヲ犯スニ坐セテ
レシメリ○悲傷感憤 甚シク痛ミ
恐ムヲ云フ○淑美 生ナガラ美
徳アルヲ云フ○超群 人並ニス

看守爾。生與之同回鄉里。見親識。給之曰。娶於杭郡之良
家。衆見其舉止溫和。言詞慧利。信且悅之。美人處生之室。
奉長上以禮。待婢僕以恩。左右隣里。俱得其歡心。且又勤
於治家。潔於守己。雖中門之外。未嘗輕出。衆咸賀生得內
助。在再三歲。當丁巳年之初秋。生又治裝而赴浙省鄉試。
行有日矣。美人請於生日。臨安妾鄉也。從君至此。已閱三
秋。今願得偕行。以顧視翹翹。生許諾。遂賃舟同載。直抵錢
塘。僦屋以居。至之明日。適值七月之望。美人謂生日。三年
前曾於此夕與君相會。今適當其期。欲與君同赴聚景。再
續舊遊。可乎。生如其言。載酒而往。至晚月上東垣。蓮開南
浦。露柳烟篁。動搖堤岸。宛然昔時之景。行至園前。則翹翹

迎拜於路首。曰。娘子陪侍。郎君遊。城郭首尾三年。已極
人間之權。獨不記念舊居乎。三人入園。至西軒而座。美人
忽垂淚而告生日。感君不棄。侍奉房帷。未遂深歡。又當永
別。生日。何故。對曰。妾本幽陰之質。久踐陽明之世。甚非所
宜。特以與君有夙世之緣。故冒犯條律。以相從爾。今而緣
盡。自當奉辭。生驚問曰。然則何時。對曰。止在今夕。爾。生悽
惶不忍。美人曰。妾非不欲終事君子。永奉歡娛。然而程命
有限。不可違越。若更遲留。須當獲戾。非止有損於妾。亦將
不利於君。豈不見越娘之事乎。生意稍悟。然亦悲傷感憤。
徹曉不寐。及山寺鐘鳴。水村鷄唱。急起與生爲別。解所御
玉指環。繫於生之衣帶。曰。異日見此。無忘舊情。遂分袂而

グレマルチ云フ○祭然 玉ノ焚
キ花ノ美ハシキ貌ヲ云フ○粹然
玉ノ透明ナル如ク毫モクモリ
ノナキチ云フ○松楸云云 墓畔
ノ樹木ト共ニ棲息スルチ云フ○
斷雨 村時雨ナリ○殘雲 已ニ
ハレテ後チノユリタル雲ナリ○
少翁之奇術 少翁ハ鬼神ノ術ヲ
爲スチ以テ名アリ漢ノ武帝ノ寵
妃李夫人早ク卒ス帝之ヲ悼ム甚
シ少翁術ヲ以テ其形ヲ現セリ○
倩女之芳魂 張鑑ガ女ニ倩娘ナ
ルモノアリ鑑嘗テ外甥ノ王宙ニ
許シテ妻ト爲ス既ニシテ之ヲ悔
テ賓僚ノ賢者ニ嫁セシメント欲
ス女之ヲ聞テ鬱抑ス宙モ亦深
ク之ヲ恨ム京師ニ赴カントシ山
郭ニ至ル半夜ニ忽チ人ノ行ク聲
アルチ聞ク之ヲ問ヘバ乃チ倩娘
ナリ遂ニ船ニ匿シテ獨ニ至ル凡

去然猶頻々回顧良久始滅生大慟而返翌日具殺醴焚
楮鏹於墓下作文以吊之曰

惟靈生而淑美出類超群稟奇姿於仙聖鍾秀氣於乾
坤粲然如花之麗粹然如玉之溫達則天上之金屋窮
則路左之荒墳托松楸而共處對狐兔之群奔落花流
水斷雨殘雲中原多事故國無君撫光陰之過隙視日
月之奔輪然而精靈不泯性識長存不必伏少翁之奇
術自能返倩女之芳魂玉匣驂鸞之扇金泥簇蝶之裙
聲冷々兮環珮香霏々兮蘭蕙方欲同歡以偕老奈何
既合而復分步洛妃凌波之襪赴王母瑤池之樽卽之
而無所覩扣之而不復聞悵後會之莫續傷前事之誰

五年ニシテ遂ニ與ニ歸ル已ニ
至ル宙獨リ先ツ鑑ガ家ニ到テ其
事ヲ謝ス鑑曰ク吾女病テ閨中ニ
アリ何ゾ其レ脆ハリ説クカト宙
曰ク現ニ舟中ニ在リ就テ之ヲ
見ヨト鑑人ヲシテ之ヲ驗セシム
ルニ果シテ舟中ニ在リ使者還テ
之ヲ報ズ室中ノ女聞テ大ニ喜ビ
出テ相迎ヘ合シテ一牀ト爲ル
○玉匣 美人ノ扇ヲ藏スル箱ナ
リ班婕妤ガ詩ニ云ク執扇如ニ圓
月一出自機中素 畫作秦王
女 乘鸞向ニ烟霧 云々○金泥 漢書ニ絶國ニ使スル者皆金泥ノ璽封ヲ受クトアリ○簇蝶之裙 裙ニ群ガル蝶チ
畫キタルチ云フ杜甫ノ詩ニ花羅封ニ映蝶ノ句アリ註ニ羅ハ錦ノ繡紋ナリトアリ○聲冷々 玉ノ物ニ觸レテ聲アルチ
云フ○香霏々 花ノ香ノ蕙スルチ云フ○蘭蕙 香草ナリ芝蘭ノ類ニシテ香高シ○洛妃 伏羲ノ女ナリ洛水ニ溺レテ
死ス遂ニ洛神ト爲ル○凌波之襪 曹植ガ洛神ノ賦ニ波チ凌キ微シク歩シテ羅襪塵チ生ズノ句アリ此語ヲ轉用シタル
モノ○雁蕩山 温州府ニアリ名所舊跡太多シ

論鎖楊柳春風之院閉梨花夜雨之門恩情斷兮天漠
々哀怨結兮雲昏々音容杳而靡接心緒亂而紛紜謹
含哀而奉吊庶有感於斯文嗚呼哀哉尙饗
從此遂絶矣生獨居旅邸如喪配耦試期既迫亦無心入
院惆悵而歸親黨問其故始具陳之衆咸歎異生後終身
不娶入雁蕩山採藥遂不復還

◎牡丹燈記 牡丹燈ハ殘禮ニ用

◎牡丹燈記

ユル喪器ナリ○方氏 名ハ谷孫
台州ノ人ナリ元ノ末ニ兵ヲ起シ
テ浙東ノ地ヲ據有ス即今ノ浙
江杭州等ノ府是ナリ○元夕
元ノ夕即チ正月ノ十五夜ナリ○
明州 即チ今ノ福建ノ寧波府ナ
リ張士誠唐ノ舊ニ仍テ號シテ明
州府ト爲ス○張燈五夜 漢太一
ノ祠ヲ祀ルニ昏時ヲ以テシ火ヲ
列チ壇ニ滿ツ今人正月望夕ノ觀
燈ハ其遺事ナリ○傾城士女 漢
ノ李延年ガ傳ニ北方ニ佳人アリ
天子初ヨリ未ダ之ヲ識ラズ一々
ヒ笑ヘハ人ノ城ヲ傾ク再ヒ笑ヘ
ハ人ノ國ヲ傾ク云々○經觀 自
由ニ觀覽スルヲ云フ○鎮明嶺
寧波府ノ南ニアリ○其精 精ハ
配ナリ其妻ヲ亡フヲ云フ○鯨居
無聊 鯨ハ魚ノ名ナリ魚ノ目ハ
粟ヤトシテ寐チズ故ニ老テ妻ナ

キモノヲ鯨ト謂フ無聊トハ聊カ
モ安ズル所ナクシテ物ヲ思フヲ
云フ○佇立 ヲ、ズム義ナリ○
一丫鬟 女兒ノ頭上ニ兩髻ヲ作
スヲ云フ○婢々 ヤツヲカナル
貌○嬌々 カユワキ貌○逸運
メグリメグルナリ或ハ行キ或ハ
止ルヲ云フ○韶顏 少カクシテ
美シキ容顏○稚齒 幼年ノ人ナ
リ○國色 絶色ニ同シ國中第一
ノ容色ヲ謂フ國士國工ノ類ノ如
シ○神魂飄蕩 心モ氣モ飄々ト
シテ迷フヲ云フ○回顧 後ヲ振
向ク○晒 笑ナリ○桑中之期
詩ノ贈風ニ云ク我ヲ桑中ニ期
シ我ヲ上宮ニ要フト爾ノ俗淫亂
ニシテ世族妻妾ヲ相竊ムモ人之
ノヲ咎メズ故ニ其思フ所ノ人ト
相期會スル此ノ如シ○月下之遇
月夜ノ光底ニ相會スルヲ云フ

方氏之據浙東也。每歲元夕於明州張燈五夜。傾城士女。皆得縱觀。至正庚子之歲。有喬生者。居鎮明嶺下。初喪其耦。鯨居無聊。不復出遊。但倚門佇立而已。十五夜三更盡。遊人漸稀。見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一美人隨後。約年十七八。紅裙翠袖。婷々嫋々。逸運投西而去。生於月下視之。韶顏稚齒。眞國色也。神魂飄蕩。不能自抑。乃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後之。行數十步。女忽回顧而微晒曰。初無桑中之期。乃有月下之遇。似非偶然也。生卽趨前揖之曰。弊居咫尺。佳人可能回顧否。女無難意。卽呼丫鬟曰。金蓮可挑燈同往也。於是金蓮復回生與女携手。至家極其歡昵。自以爲巫山洛浦之遇。不是過也。生問其姓名居址。女曰。

姓符麗卿。其字淑芳。其名故奉化州判女也。先人既歿。家事零替。既無弟兄。仍鮮族黨。止妾一身。遂與金蓮僑居湖西。爾生留之宿。態度妖妍。詞氣婉媚。低幃暱枕。甚極歡愛。天明辭別而去。及暮則又至。如是者將半月。隣翁疑焉。穴壁窺之。則見一粉粧。觸體與生並坐於燈下。大駭。明且詰之。秘不肯言。隣翁曰。嘻。子禍矣。人乃至盛之純陽。鬼乃幽陰之邪穢。今子與幽陰之魅同處。而不知邪穢之物共宿而不悟。一旦眞元耗盡。災青來臨。惜乎以青春之年。而遽爲黃壤之客也。可不悲夫。生始驚懼。備述其由。隣翁曰。彼言僑居湖西。當往物色之。則可知矣。生如其教。逕投月湖之西。往來於長堤之上。高橋之下。訪於居人。詢於過客。並

李白詩ニ若シ群玉山頭ニ見ルニアラザレバ定メテ瑤臺月下ニ向ツテ逢ハソノ何アリ○咫尺 距離ノ近接スルヲ云フ○歎呢 ヨロコビシムシムナリ○巫山洛浦之遇 宋玉ガ賦ニ曰ク楚ノ襄王宋玉ト雲夢ノ臺ニ遊ヒ高唐ノ觀ヲ望ムニ獨リ雲氣アリ王問テ曰ク此何ノ氣ゾ宋玉對テ曰ク朝雲ナリ昔君王高臺ニ遊テ夢ニ婦人ヲ見ル曰ク妾ハ巫山ノ女ナリ願クハ枕席ヲ薦トント王因テ之ノヲ幸ス去テ辭シテ曰ク妾ハ巫山ノ陽ニアリ朝ニ行雲ト爲リ暮ニ行雨ト爲ル朝々暮々陽臺ノ下ト又々曹植洛陽ツテ神女宓妃ニ遇ヒ賦ヲ作レリ○居址 所在ノ地ナリ○奉化州 即チ今ノ寧波府ナリ奉化ハ縣ノ名ニシテ州判ハ官名ナリ○零替 零落ト云フニ同シオナブレタルヲ云フ○態度妖妍 進退動作ノ美ハシキヲ云フ○詞氣婉媚 ヨトバツカヒノヤカシキヲ云フ○粉粧 粉ヲ塗リテ顔ヲ粧フヲ云フ○鬪敵 骸骨ナリ○至誠之純陽 至ツテ誠實ナル純然タル陽氣ナルヲ云フ○幽陰之邪穢 陰氣ナルヨシマニシテケカレタル者○眞元 眞精元氣ナリ生人ノ陽氣精靈ヲ云フ○災青 ワザワイナリ○青春之年 年若キ人ヲ云フ人若キ時ハ春ニ於テ陽氣ノ滿ツルガ如クナルヲ以テ青春ニ比スルナリ○黃壤之客 死スルヲ云フ黃壤ハ黃土ナリ○物色 其形狀色態ヲ以テ人ニ問合スナリ○逕 直ト同ツ○

南湖之西 南湖ハ寧波府治ノ西南ニアリ○旅櫬 旅寓中ノ人ノ棺ナリ○柩 屍ノ棺ニ在ルヲ柩ト云フ○寒粟遍體 驚怖シテ滿身ニ粟粒ノ如キモノヲ現生スルナリ蓋シ恐ル、一ノ甚シキヲ云フ○寒怖 憂愁シテ且ツ恐ル、一○符錄 鬼神ヲ招キ寄スルノカキモノナリ後漢ノ張道陵ヨ

言無有日將夕矣乃入湖心寺少憩行遍東廊復轉西廊廊盡處得一暗室則有旅櫬白紙題其上曰故奉化符州判女麗卿之柩柩前懸一雙頭牡丹燈燈下立一盟器婢子背上有二字曰金蓮生見之毛髮盡豎寒粟遍體奔走出寺不敢回顧是夜借宿隣翁之家憂怖之色可掬隣翁

リ始ル其文字古ノ篆籀如シ解スベカラズ○衰櫬橋 寧波府治ノ西南ニアリ○一向 一偏ト言フガ如シ○數之 其罪ヲカツヘテ責ムルナリ○疑感 ウタガヒマツトシ義○薄情 猶薄情ト言フガ如シ○雲陰之畫 シモリテ天日暗キ時ヲ云フ○往々 ヨヒノ意○半醜 肉ト酒トヲ云フ○四明山 寧波府ノ西ニ在リ其山頂五ツニ分ル形ヲ芙蓉ノ如シ○考勅 勅問スルヲ○驚越 ニエルト○羅拜 打並ヒテ拜禮スルヲ○小子饒舌 饒舌ハ猶多言ノ如シ○步履輕捷 歩行スル一ノ輕快ナルヲ云フ○方丈之壇 長老ノ居ル所ヲ方丈ト云フ○毗耶城ニ維摩居士ノ石室アリ手板ヲ以テ經橫ニ之ヲ置ルニ皆十笏ナリ故ニ方丈ト曰フ○屹立

日。立妙觀魏法師。故開府王眞人弟子符籙爲當今第一。汝宜急往求焉。明且生詣觀內法師望見其至。驚曰。妖氣甚濃。何爲來此。生拜于其座下。具述其事。法師以朱符二道授之。令其一置于門。一懸于榻。仍戒不得再往湖心寺。生受符而歸。如法安頓。自此果不來矣。一月有餘。往袞繡橋。訪友留飲。至醉。都忘法師之戒。逕取湖心寺路。以回。將及寺門。則見金蓮迎拜于前。曰。娘子久待。何一向薄情如此。遂與生俱入西廊。直抵室中。女宛然在坐。數之曰。妾與君素非相識。偶於燈下一見。感君之意。遂以全體事君。暮往朝來。於君不薄。奈何信妖道士之言。遽生疑惑。便欲永絕。薄倖如是。妾恨君深矣。今幸得見。豈能相捨。即握生手。

勇壯ナル勢ニテ立ツナ云フ○翰
躬 身跡ヲ曲メル○度庸
ハシミツ、シムナリ貴人ニ對シ
テ謹儀スル○枷鎖 テカセテ
施ス○訶責 叱シテ其罪ヲ責
ムル○在色之戒 論語ニ子曰
ク少キ時ハ血氣方ニ強シ之ヲ戒
ムル色ニ在リト蓋シ色ニ迷フナ
云フ○孫生兩頭蛇云々 孫叔敖
ト云ヘル者小兒ヨリシ時野ニ出
テ、遊ビ兩頭ノ蛇ヲ見ル直ニ之
ヲ殺シテ地ニ埋ム家ニ歸リテ
泣ク其母異ンテ其故ヲ問フ叔敖
曰ク聞ク兩頭ノ蛇ヲ見ルモノハ
必ズ死スト見爾ニ之ヲ見ル恐ラ
クハ母ヲ去テ、死スルナラント
母曰ク蛇今何クニ在ル曰ク他人
ノ又見ンテ恐レ殺シテ之ヲ埋メ
タリト母曰ク陰徳アル者ハ天報
ニルニ福ヲ以テス汝必ズ死ナシ

ト長ズルニ及テ楚ノ相ト爲ル○
鄭子九尾狐云々 古ハ淫婦アリ
其名ヲ紫々ト云フ化シテ狐トナ
ル四足九尾能ク形ヲ美人ニ化シ
巧ニ人ヲ拉弄ス又廣肥ニ云フ鄭
生驢ニ乘テ昇平門ニ入ル美婦人
ニ遇フ婦言フ妾ハ任氏ナリト遂
ニ鄭ト交儀ス同居數年後鄭生驢
尉ニ補セラレ將ニ任地ニ就カン
トス婦ヲ携ヘテ行ク道馬鬼ヲ遇
グ其婦獵狗ニ噛殺サル之ヲ檢ス
レハ乃チ狐ナリト云フ○無際際
交ルニ人ナク居ルニ與ニ語ル
ベキ者ナク唯己ノ一人ノミナル
ヲ云フ○六魄離離 抱朴子ニ
云ク人ニ七魄アリ死スレハ則チ一
魄其骨骸ヲ守ル他ハ皆降ス云
々○五百年歡喜冤家 佛氏ハ五
百歳ヲ以テ一大劫ト爲ス宿緣ヲ
以テ冤家ト爲ス故ニ現世ノ夫婦

至柩前。柩忽自開。擁之同入。隨卽閉矣。生遂死於柩中。隣
翁怪其不歸。遠近尋問。及至寺中。停柩之室。見生之衣裾。
微露於柩外。請於寺僧而發之。死已久矣。與女之屍。俯仰
臥於內。女貌如生焉。寺僧嘆曰。此奉化州判符君之女也。
死時十七。權厝於此。舉家赴北。竟絕音耗。至今十有二年
矣。不意作怪如是。遂以屍柩及生。殮於西門之側。是後雲
陰之晝。月黑之夜。往々見生與女携手同行。一丫髮挑雙
頭牡丹燈前導。遇之者輒得重疾。寒熱交作。薦以功德。祭
以牢醴。庶獲痊可。否則不起矣。居人大懼。競往立妙觀。謁
魏法師而訴焉。法師曰。吾之符籙。止能治其未然。今祟成
矣。非吾之所知也。聞有鐵冠道人者。居四明山頂。考劾鬼

神。法術靈驗。汝輩宜往求之。衆遂至山。攀緣藤葛。越溪
澗。直上絕頂。果有草庵一所。道人凭几而坐。方看童子調
鶴。衆羅拜庵下。告以來故。道人曰。山林隱士。且暮且死。烏
有奇術。君輩過聽矣。拒之甚嚴。衆曰。某本不知。蓋玄妙魏
師所指教爾。始釋然曰。老夫不下山。已六十年。小子饒舌。
煩吾一行。卽與童子下山。步履輕捷。徑至西門外。結方丈
之壇。踞席端坐。書符焚之。忽見符吏數輩。黃巾錦襖。金甲
雕戈。皆丈餘。屹立壇下。鞠躬請命。貌甚虔肅。道人曰。此間
有邪祟。爲禍驚擾生民。汝輩豈不知耶。宜疾驅之。至受命
而往。不移時。以枷鎖押女與生。并金蓮俱到。鞭箠揮扑。流
血淋漓。道人訶責良久。令其供狀。將吏以紙筆授之。遂各

之ヲ前生ノ業宛ト云フ。歡喜ノ
宛ト云フハ夫婦ハ情緣未ダ盡キ
サルノ宛アルヲ云フナリ。○風流
話本 風聲品流能ク一世ニ傳播
スルモノ之ヲ風流ト云ヒ種々ノ
話柄之ヲ話本ト云フ即チ說話ノ
本ナリ。○殺青爲骨 佛ニ供ス
ル屍體ヲ云フ殺青ハ火ヲ以テ竹
ヲ炙リ其ヲシテ汗出カシメ其青
キヲ取テ書ヲ寫ス其書ヲ青史ト
云フ今殺青ノ語ヲ用ユル者ハ假
リニ借用セシナリ。○作俑 俑
ハ葬ニ從フ木偶人ナリ面目機發
太大人ニ似タル者。○大禹鑄鼎
古ハ禹帝鼎ヲ鑄テ物ニ象トリ民
ヲシテ神姦ヲ知シシム民川澤山
林ニ入レハ魘魘ノ屬能ク之ニ逢
フナシト左傳ニ見ユ蓋シ神威
明ニシテ妖魔形ヲ露ス可ニ能ハザ
ルヲ云フ。○温嶠然犀云々 晉

ノ温嶠ガ傳ニ牛渚深フシテ測ル
ベカラス世傳ヘテ怪物多シト言
フ嶠犀角ヲ燃シテ水ヲ照シ水族
ノ奇形異狀ヲ見ル夜間夢ニ人曰
ク幽明道別ナリ何ソ意ハン相及
ハントハ嶠明日齒ヲ思テ卒ス。○
詭怪之多端 妖魔ノ惡ムベキ所
爲多キヲ云フ。○大厲入門云々
惡魔ノ家ニ入ル。昔シ晉ノ
景公趙同、趙括ヲ殺ス夢ニ大厲
アリ髮ヲ被リ胸ヲ拊テ曰ク我が
孫ヲ殺スハ不義ナリト大門ヲ壞
テ入ル公大ニ怒レ室ニ入ル及戸
ヲ壞ル公覺テ柔田ノ巫ヲ召シ
之ヲ問フ巫曰ク新殺ヲ食ハザラ
ント六月旬人新麥ヲ獻ズ公將ニ
食ハントシ腹脹ル則ニ往キ陷テ
卒ス左傳成公十年ニ見ユ。○齊襄
廬 左傳莊公八年ニ齊ノ襄公貝
丘ニ田ス大豕ヲ見ル從者曰ク彭

供數百言。今錄其畧於此。喬生供曰。

伏念某喪室鰥居。倚門獨立。犯在色之戒。動多慾之求。不能效係生見兩頭蛇而決斷。乃致如鄭子逢九尾狐。而愛憐。事既莫追。悔將奚及。

符女供曰。

伏念某青年棄世。白晝無隣。六魄離離。一靈未泯。燈前月下。逢五百年歡喜。冤家世上民間。作千萬人風流。話本迷不知返。罪安可逃。

金蓮供曰。

伏念某殺青爲骨。染素成胎。墳壙埋藏。是誰作俑。而用面目機發。比人具軀。而微既有名字之稱。可乏精靈之

異。因而得計。豈敢爲妖。

供畢。將吏取呈。道人以巨筆判曰。

蓋聞大禹鑄鼎。而神姦鬼秘。莫得逃其形。温嶠然犀。而水府龍宮。俱得現其狀。惟幽明之異趣。乃詭怪之多端。遇之者不利於人。遭之者有害於物。故大厲入門。而晉景歿。妖豕啼野。而齊襄廬。降禍爲妖。興災作孽。是以九天設斬邪之使。十地列罰惡之司。使魘魘魘魘。無以容其奸。夜叉羅刹。不得肆其暴。矧此清平之世。坦蕩之時。而乃變幻形軀。依附草木。天陰雨濕之夜。月落參橫之晨。嘯于梁而有聲。窺其室而無睹。蠅營狗苟。羊狼狼貪。疾如飄風。烈若猛火。喬家子。生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

生ナリト公怒テ之ヲ射ル家人立
シテ啼ク公懼テ車ヨリ墮テ足ヲ
傷ク既ニ反ル無知之ヲ弑ス云々
彭生ハ齊ノ公子魯ノ桓公ノ齊ニ
在ルヤ齊公彭生ヲシテ之ヲ拉殺
セシム因テ彭生ヲ殺シテ以テ魯
ニ解キタリ○九天 四方四維中
央ナリ○十地 佛語ナリ地下ニ
十殿アルト前己ニ陳ベタリ○垣
湯之時 天下太平ノ時ヲ言フ○
變幻形軀 身體ヲバカサセル
ヲ云フ幻ハ道ニ反シテ相惑フ義
○參栢 夜明ヶ前ヘノ景色ヲ云
フ參ハ星ノ名ナリ○囑レテ梁
韓子原鬼ニ梁ニ囑クアリ從ヒ而
シテ之ヲ燭ス見ル無キナリノ語
アリ乃チ此語ヲ轉用ス○竊ニ其室ニ云々 楊子ニ曰ク高明ノ家ハ鬼其室ヲ瞰フト○蠅營狗苟 詩ノ小雅ニ營々マル
蠅蠅ト註ニ營々ハ往來ノ貌トアリ苟ハ且ナリ韓子ニ蠅營狗苟去テ復タ來ルト○羊狼狼食 狼ハ戾ナリ羊ハ性質狼
ナリ狼ハ性質食ナリ情慾ノ甚シキニ譬フ○狐綏々而有レ焉 詩ノ齊風ニ雄狐綏々タリ註ニ獨行シテ匹ヲ求ムルノ貌
ト人情ヲ抑ユル能ハズシテ淫樂ノ匹ヲ求ムルニ譬フ○鶉奔々而無良 詩ノ邶風ニ鶉之奔々註ニ居ルニ常ノ匹ア

女死尙貪姪生可知矣况金蓮之恠誕假盟器以矯誣
惑世誣民違條犯法狐綏々而有蕩鶉奔々而無良惡
貫已盈罪名不宥陷人坑從今填滿迷魂陣自此打開
燒毀雙明之燈押赴九幽之獄
判詞已具主者奉行急急如律令即見三人悲啼躑躅爲
將吏驅掉而去道人拂袖入山明日衆往謝之不復可見
止有草庵存焉急往玄妙觀訪魏法師而審之則病瘖不
能言矣

リ飛ヘバ則チ相隨フノ貌ト人ノ相親テ離レザルノ意○惡貫 惡業全ク滿ツト云フニ同シ貫盈ノ字書經ノ秦誓ニ
出ツ○陷人坑 道誓ニ蛾眉ハ人ヲ陷ルノ坑トアリ女色ノ人ヲ誤ルニ喻フ坑ハオトシアナリ○迷魂陣 道誓ニ罽
襲ハ魂ヲ迷スノ陣ト云ヘル語アリ是又女色ノ人ヲ迷スニ譬フ○雙明之燈 牡丹燈ヲ云フ○九幽之獄 九泉ノ獄ト云
フニ同シ○急々 至急ノ意ナリ○躑躅 行テ進マザル貌ナリ○病瘖 多言ノ罪ヲ得テ音聲ヲ殺スル能ハズ乃チ瘖
者トナリタルヲ云フ

渭塘奇遇記

◎渭塘奇遇記 渭塘ハ常鎮二府
ノ境ニアリ○至順 元ノ文宗ノ
年號ナリ○金陵 即チ今ノ南京
ノ應天府ナリ楚ノ威王其地王氣
アルヲ以テ金子埋メテ以テ之ヲ
鎮ス故ニ金陵ト稱ス秦ノ始皇改
メテ秣陵ト爲ス○貌盛 盛王
王生ノ容貌ノ盛玉ノ耀ケルニ均
シト形容セシナリ盛ハ玉ノ色ニ
シテカイヤクノ訓アリ○神凝
秋水 神情ノ清キハ秋水ノ水ノ
透明ナルガ如シト云ヘルナリ○

至順中有王生者本土族子居于金陵貌盛寒玉神凝秋
水姿狀甚美衆以奇俊王家郎稱之年二十未娶有田在
松江因往收秋租回舟過渭塘見一酒肆青旗出於簷外
朱欄曲檻縹緲如畫高柳古槐黃葉交墜芙蓉十數株顏
色或深或淺紅葩綠水上下相映白鵝一群游泳其間生
泊舟岸側登肆沽酒而飲斫巨螯之蟹鱸細鱗之鱸果則

奇俊 人ニ勝レルヲ云フ ○標
 綉如畫 彩色アル建造物ハ格
 モ畫ノ如クナルヲ云フ ○紅葩綠
 水 紅ノハナヒラ綠ノミヅ ○白
 鵝 鵝ハ一ニ舒鴈ト名ケ長キ腹
 アリ善ク鳴ク ○巨鰲之蟹 大ナ
 ル蟹ノ足ヲ整ト云フ ○黃橙 大
 イノ實ナリ皮厚クシテ酸ア
 リ ○藕 蓮ノ根ヲ云フ ○花磁蓋
 白地ニ青花文アル陶器ノサカ
 ツキナリ ○留神注意 其人ヲ
 慕ヒ氣ヲ付ケテ見ルヲ云フ ○彼
 此目成 楚詞ニ滿堂ノ美人忽々
 獨リ余ト目成ス註ニ睨テ相視テ
 以テ親好ヲ通ズトアリ蓋シ雙方
 ヨリ目ト目ヲ知ラセテ意ヲ通ズ
 ルヲ云フ ○快々 心ニ満足セザ
 ル所アルヲ云フ 韓信ガ傳ニ居常
 快々トシテ樂シマズト云ヘル語
 アリ ○葡萄架 葡萄ノ棚トリ漢

ノ張竊西域ニ使シテ白黒黃ノ三
 種ヲ得タリ黒キモノ一ニ馬乳ト
 名ク亦々黒水ト名ク ○登以文
 石 登ハ石ヲ云、ニ合セタル
 ヲ云フ 文石ハ文アル石ナリ 梅
 福ガ詩ニ願クハ一タヒ文石ノ階
 ニ上ランノ語アリ ○金鯽 金魚
 ナリ又云フ鯽ハ鮓ナリ 東坡ノ
 詩ニ金鯽池邊不見君ノ句アリ
 ○垂絲槍 枝細ク葉垂ル、槍ナ
 リ俗ニ號シテ圓栢ト云フ 性寒ニ
 耐ヘ其材ハ舟ニ爲ルベシ ○婆娑
 枝葉茂リテ陰暗キ貌 ○岌然競
 出 岌然ハ頭角ヲ並ヘテ相競フ
 貌 ○金線綉墩之屬 金線ハ草ノ
 名ナリ細ク長キ莖アリ俗ニ雪ノ
 シト云フ 綉墩モ亦草ノ名ナリ
 本ト麥門冬ト名ク ○雕花籠 彫
 刻シタル花籠ナリ ○柳線香 枝
 之 香爐ニ香煤ヲ薫スルヲ云

緣橋黃橙蓮塘之藕松坡之栗以花磁盞酌眞珠紅酒而
 飯之肆主亦富家其女年十八知音識字態度不凡見生
 在座頻於幕下窺之或出半面或露全軀去而復來終莫
 能捨生亦留神注意彼此目成久之已而酒盡出肆快々
 登舟如有所失是夜遂夢至肆中入門數重直抵舍後始
 至女室乃一小軒也軒之前有葡萄架架下鑿池方圓盈
 丈盞以文石養金鯽其中池左右植垂絲槍二株綠蔭婆
 娑靠牆結一翠栢屏屏下設石假山三峯岌然競秀草則
 金線綉墩之屬霜露不變色窓間掛一雕花籠籠內畜一
 綠鸚鵡見人能言軒下垂小木鶴二隻脚線香焚之案上
 立一古銅瓶插孔雀尾數莖其傍設筆硯之類皆極濟楚

架上橫一碧玉簫女所吹也壁上貼金花牋四幅題詩于
 上詩體則效東坡四時詞字畫則師趙松雪不知何人所
 作也第一幅云

春風吹花落紅雪 楊柳陰濃啼百舌
 東家胡蝶西家飛 前歲櫻桃今歲結
 鞦韆蹴罷鬢鬢 粉汗凝香沁綠紗
 侍女亦知心內事 銀瓶汲水煮新茶

第二幅云

芭蕉葉展青鸞尾 萱草花含金鳳背
 一雙乳燕出雕梁 數點新荷浮綠水
 因人天氣日長時 針線慵拈午漏遲

フ線香ハ絲線ノ如キ香ナリ○齊楚齊整ニシテ鮮明ナルヲ云フ○碧玉簫 碧玉ヲ鍊メタル簫ナリ○金花牋 紙ノ名ナリ揚妃外傳ニ云フ帝妃子ト牡丹ヲ賞ス李龜年ニ命シテ金花牋ヲ持タシヨ李白ニ賜フテ清平調ヲ作ラシムト即今ノ詩箋ナリ○趙松雪 能書ヲ以テ名アル人其筆法ヲ學ブ者多シ○紅雪 落花ヲ見立テ、紅雪ト言ヒシナリ○帝百舌 百舌ハ鳥ノ名俗ニ云フモストナリ一名反舌ト云フ朝朝ヨリ小ニ雀ヨリ大ナリ能ク其舌ヲ反覆シ以テ百鳥ノ音聲ニ擬ス二月始メテ鳴ク五月ニ至テ聲ナシ周禮ニ百舌有聲 讒人在側ノ語アリ○櫻桃 櫻ト桃トニアラズ櫻桃樹トテ小ナル灌木ナリ一ニ合桃ト名ク俗ニユスト曰

フ○芭蕉葉展 芭蕉一ニ包目ト名ク子ヲ連房ノ中ニ着ク蜜ノ味アル者之ヲ甘蕉ト云フ其葉束ヲ解ケハ絲ノ如シ紙シテ布ト爲スベシ交廣ノ人多ク之ヲ次ルト云フ○萱草 一ニ忘憂草ト云フ又宜男草ト云フ婦人懷妊シテ其花ヲ佩アル時ハ男ニ宜シ之ヲ試ムルニ極メテ驗アリ○鐵馬 將鈴ナリ俗ニウリント云フ○雲窓 雲ノユメタル窓ト云フ義ニシテ其幽遠ナルヲ見立テ、言ヒシナリ○鶯鶯冷 鶯シドリヲ纏ニセシ夜裳ノ冷カナルヲ云フ○鏡裏有ニ餘香 香ニシヤカウヲ加味セシ物ヲキカチリノ善キヲ云フ驪ノ名ナリ驪ニ香アリ養生論ニ云フ驪ハ栢ヲ食フヲ香シ驪人ニ迫マラルレバ即チ驪ニ投ツハチ驪ヲ其香ヲ剔出シ

第三幅云。

起向石榴陰畔立。 戲將梅子打鶯兒。
鐵馬聲喧風力緊。 雲窓夢破鴛鴦冷。
玉爐燒麝有餘香。 羅扇撲螢無定影。
洞簫一曲是誰家。 河漢西流月半斜。
要染纖々紅指甲。 金盃夜搗鳳仙花。
第四幅云。
山茶未開梅半吐。 風動簾旌雪花舞。
金盤胃冷塑狡狴。 綉幙圍春護鸚鵡。
倩人呵筆畫雙眉。 脂水凝寒上臉暈。
粧罷扶頭重照鏡。 鳳釵斜亞瑞香枝。

女見生至與之承迎執手入室極其歡譁會宿於寢鷄鳴始覺乃因臥蓬牕底爾是後歸家無夕而不夢焉一夕見架上玉簫索女吹之女爲吹落梅風數闋音調瀏亮響徹雲際一夕女於燈下綉紅羅鞋生剔燈花誤落於上遂成油暈一夕女以紫金碧甸指環贈生生解水晶雙魚扇墜酬之既覺則指環宛然在手扇墜視之無有矣生大以爲奇遂效元稹賦會真詩三十韻以記其事詩曰

有美閨房秀。 天人謫降來。
風流元有種。 惠黠更多才。
碾玉成仙骨。 調脂作豔胚。
腰肢風外柳。 標格雪中梅。

繁ニ就テ死ス然レハ猶四足ヲ拱キテ其臍ヲ保愛スト蓋シ自ラ之ヲ珍トスルヲ知ルナリ○羅扇ワセウ 薄絹ヲ張リテ製シタル團扇ナリ王建ノ宮詞ニ云フ輕羅小扇撲流螢○洞簫トウソウ 笛ノ名ナリ王褒ガ賦ノ序ニ洞ハ通ナリトアリ一聲一音能ク上下相通ス故ニ之ヲ洞簫ト云フ今ノ尺八ノ類○練々紅指甲レンレンベニマ 細キヤカシキ手ノ指ノ爪ヲ云フ○鳳仙花ホウセンカ 草花ノ名ナリ女子花ヲ採テ指ノ爪ヲ塗リ染ムルハ則チ腫脹チ着ルガ如クウツクシキ者ナリ○山茶未開サンチャウミカウ 山茶ノ花ノ未ダ開カザルヲ云フ山茶花ニ數種アリ寶珠茶ホウジュチャ 石榴茶シロクワ 海榴茶カイリウチャ 躑躅茶チツヂクチャ 茉莉茶マリキ 官樣茶等アリ紅粉ノ色葉各々同シカラズ俗ニツバキト云フ○籬旌セウテイ 籬ノ類ニ綵リタル布ヲ云フ○雪花セウカ 飛雪ヲ云フ○浚浣ジュンワン 獅子ナリ香ノ譜ニ塑シテ浚浣ノ形ヲ作ル塗ルニ黃金ヲ以テス香ヲ其中ニ燒ク或ハ雪獅ト名ケ又獸象ト名ケ○綉幙シウヤク ヌイノアル帳幕ナリ○倩人セウジン 倩ハ假ナリヤトウト訓ス○斜亞セウア 亞ハ歌ナリソバダツト訓ス○瑞香枝ジュイカウジ 瑞香花ハ樹高キ二三尺花茶ニシテ香烈シ雪中ニ花ヲ開ク○張子湖チヤウシコ 張子湖ガ瑞香花ノ詞ニ履後春前別一股 梅花枯淡水仙姿ノ句アリ○歡鷓カンチ 樂シミ鷓ノ貌○落梅風ラクメイフウ 曲ノ名ナリ李白ガ詩ニ黃鸝樓中ニ玉笛吹ク 江城五月落梅花ノ句アリ○音調劉亮インテウリウリョウ 笛ノ音響ノ清ラカナルヲ云フ○紅羅鞋ベニシヤウ 赤キ絹ニテ製シタル房中ノ鞋ナリ○油暈ユウウン 油染ミテ斑暈ヲ爲スヲ云フ○碧甸指環ベキケンシヨウカン 甸ハ甸ト同シ碧玉製ノ細ト指輪ナリ○扇塵セウジン 扇ニ附シテ垂レタル鏈ナリ○宛然ワンゼン 恰モト云フガ如シ○元稹躑ゲンチンチツヂク 元稹ハ唐ノ詩人ナリ字ハ微之白樂天ト名ヲ齊フス元才子ト號ス稹嘗テ鶯鶯傳ヲ作ル○閨房秀ケイバウシウ 謝道韞ハ明ガ妹ナリ同郡ノ張玄ガ妹顧氏ニ適ク濟尼ト云フ者アリ二家ニ遊テ曰ク謝夫人ハ神情散朗林下ノ風アリ顧家ノ婦ハ清心玉映自ラ是閨門ノ秀ナリ○醜胚ウシヒ 胚ハ婦人ノ子ヲ孕ミ一月ノ凝血ナリ郭璞ガ賦ニ云ク胚渾ノ初テ凝ルニ類シ太極ノ天ニ構スルニ象トルト○千金屋チンギンウ 美人ヲ安息セシムルノ屋ヲ稱シタルモノ李白ガ詩ニ金屋貯阿嬌トアリ○八寶臺ハツホウダイ 佛書ニ見ヘタリ七寶ヲ以テ樓臺ヲ粧嚴ニスト○妙質ミョウシツ 妙齡ノ美人即十年ノ少カキヲ云フ○小々油壁セウセウユベキ 小々ハ姓ハ蘇杭州ノ名妓ナリ歌舞ヲ善クス毎ニ油壁車ニ乗ル○油壁ハ車上ニ蓋フ所ノ板壁ナリ○眞眞醉シンシンサイ 進士趙頭畫工ノ處ニ於テ歌障ニ一美婦ヲ圖畫スルヲ見ル顔曰ク我此ノ如キノ婦ヲ得ント欲スト工曰ク余ガ神畫之ヲ眞眞ト名ク其名ヲ呼ブテ百日歌マザレバ必ズ應ゼン即チ百家綵灰ヲ以テ酒ニ和シテ之ニ漉ケバ則チ活スト願其言ノ如クシ之ヲ試ムルニ果シテ美婦

ヲ得タリ年ヲ除ヘテ一子ヲ生ム其友曰ク此レ妖ナリ余ニ神劍アリ之ヲ斬ル可シト是ノ夕眞眞泣テ曰ク妾ハ南岳ノ地仙ナリ今君疑ハル更ラニ留ル可カラズト其子ヲ携ヘテ歌障ニ上ル障子ニ唯マ一子ヲ添フト云フ○遠道接天台エンダウセツテウタイ 漢ノ永平中ニ劉晨阮肇ナルモノ天台山ニ入り藥ヲ採ル路ニ迷フテ一澗水ニ至ル盃ノ流レ出ルアリ中ニ胡麻ノ飯アリ二人相謂テ曰ク此レ人居ヲ去ル一遠カラズト行ク一里許ニシテ溪上ニ至リ二女ヲ見ル皆チ绝色ナリ劉阮ガ姓名ヲ呼ビ曰ク郎等來ル何レ遲キヤト因テ邀ヘテ家ニ歸ル山羊ノ脯胡麻ノ飯ヲ以テ之レニ食ハシム住スル半年ニシテ乃チ鄉里ニ歸レバ已ニ七代ノ孫ナリ○菖蒲難見面シヤウポニガミ 梁ノ武帝

- | | |
|-------|-------|
| 合眞千金屋 | 宜登七寶臺 |
| 妖姿應目許 | 妙質孰能陪 |
| 小々乘油壁 | 眞々醉綵灰 |
| 輕塵生浴浦 | 遠道接天台 |
| 放燕簾高捲 | 迎人戶半開 |
| 菖蒲難見面 | 荳蔻易含胎 |
| 不待金屏射 | 何勞玉子裁 |
| 偷香渾似賈 | 待月又如崔 |
| 簾許秦宮奪 | 琴從卓氏情 |
| 簫聲傳縹緲 | 燭影照徘徊 |
| 窓薄涵魚鮓 | 爐深噴麝煤 |

ノ母張氏ナルモノ高瀬ノ花ノ光
 彩異アルヲ見ル侍者皆ナ見ヘズ
 后之ヲ香ヲ武帝ヲ生ム○萱冠易
 レ含胎 萱冠ノ花ハ葉ノ間ニ生
 ズ南人其大ニ開ケル者ヲ取テ之
 チ含胎花ト謂フハ年尙少フシテ
 振身スルヲ言フナリ杜牧ノ詩
 ニ娟々嬌々十三餘 萱冠帽頭三
 月初ノ句アリ蓋シ妙齡ノ婦人
 ノ早ク振身スルニ譬フ○不待ニ
 金屏射 隋ノ寶殿ガ女生レテ
 數歳ニシテ能ク列女傳ヲ讀ム觀
 曰ク此女奇相アリ安リニ人ニ與
 フベカラズト二孔雀ヲ屏間ニ畫
 ク態ヲ求ムル者ニ請フテ之レヲ
 射セシム陰カニ約ス目ニ中ツル
 ハ則チ之レヲ許サント唐ノ高祖
 射テ兩目ニ中ツ觀乃チ之レニ妻
 ハス○玉子裁 陽雍伯義漿ヲ設
 ゲテ行者ニ饋ル一人有リ食訖テ

眉橫青岫遠 鬢輝綠雲堆
 釵玉輕々製 衫羅窄々裁
 文鴛遊浩蕩 瑞鳳舞綈綈
 恨積鮫綃帕 歡傳琥珀盃
 孤眠憐月姊 多忌笑河魁
 化蝶能通夢 游蜂浪作媒
 雕欄行共倚 綉褥坐相偎
 啖蔗逢佳境 留環獲異財
 緣陰鶯並宿 紫氣劍雙埋
 良夜難虛度 芳心未肯摧
 殘粧猶在臂 別淚已凝腮

石子二升ヲ出シテ之レニ與ヘ曰
 ク此ヲ種ニル必ズ好玉ヲ得又々
 好婦ヲ得ト北平ノ富室徐氏女
 アリ雍伯安ント請フ徐氏戲テ曰
 ク白璧一雙ヲ以テ幣ト爲セト
 雍伯種石ノ中ニ至テ五雙ヲ得テ
 賢ト爲ス徐氏大ニ驚テ遂ニ之ニ
 妻ハス○偷香似買 晋ノ買
 充ガ女韓壽ヲ見テ之レヲ悦ビ婢
 チシテ壽ニ通ゼシム乃チ與ニ私
 ニ私ス時ニ西域異香ヲ貢ス充壽
 ニ異香ノ氣アルヲ聞キ壽ガ女ト
 私ニ通スルヲ疑ヒ乃チ其婢ヲ拷
 問シ其實ヲ得タリ遂ニ女ヲ以テ
 壽ニ妻ハス○待月又如 崔 元
 稹驚驚ガ傳ニ云フ姓崔氏ニ張生
 ト云フ者アリ琴心ヲ以テ之レヲ
 挑ム相與ニ私ス驚々時ヲ賦シテ
 曰ク 月ヲ待ツ西廊ノ下 風ヲ
 迎フ戸半バ開ク 燈ヲ拂フテ花

漏點何須促 鐘音且莫催
 峽中行雨過 陌上看花回
 才子能知爾 愚夫可語哉
 多生曾種福 親得到蓬萊
 好事者多傳誦之明歲復往收租再過其處則肆翁甚喜
 延之入內生不解意逡巡辭避坐定翁以誠告之曰老拙
 惟一女未曾適人去歲君子於此飲酒偶有所觀不能定
 情因遂染疾長眠獨語如醉如癡餌藥無效昨夕忽語曰
 明日郎君至矣宜往候之初以爲妄固未信之今而君子
 果涉吾地是天假其靈而賜之便也因問生娶未又問其
 門閥氏族甚喜卽握生手入內室至女所居軒下門牕戶

影動ク 疑ヲクハ是玉人來ルカ
ト○算許 秦宮奪一 一車ハ籠ト同
シ婦人ノ首ノ飾ナリ秦宮ハ人ノ
名後漢ノ梁冀ガ嬖奴冀ガ妻孫壽
ニ私ス李賀ガ秦宮ノ詩ニ曰ク
算奪得不還 人醉眠 既滿堂月
○琴從 卓氏精 前ノ金鳳釵ノ
記ニ詳カナルヲ以テ之ヲ略ス○
魚鮫 鮫ハ魚骨也通明ナル玳瑁
ノ如シ故ニ婦人巨魚ノ鮫ヲ以テ
首飾ト爲ス○眉橫青軸遠 美人
ノ眉ヲ稱シタル辭ナリ卓文君ガ
眉ノ色黛ヲ加ヘズシテ遠山ヲ望
ムガ如シ故ニ後人效テ遠山ノ眉
ヲ爲スト云フ○睇 垂ル、貌○綠雲堆 美人ノ髮ノ垂レタルヲ形容ス詩ニ云フ
鬢髮雲ノ如シト杜牧ガ阿房宮ノ賦
ニ綠雲ノ擾々タルハ腕鬟ヲ梳ナリト○皓齒 鳥ノ羽ヲ張リタル貌○月姊 月ヲ稱ス○河魁 星ノ名ナリ李戴仁嘗
テ齊宿ス其妻之レヲ候ハント欲ス小奴報ヲテ曰ク縣君至レリト戴仁百思曆ヲ取テ之レヲ視テ曰ク今夜河魁房ニ在リ
房事ニ宜シカラズト妻慚チ懷テ返ル○化蝶能通夢 莊周夢ニ蝴蝶トナル羽々然トシテ胡蝶ナリ周ナルヲ知ラズ俄
然トシテ覺レバ則チ遽々然トシテ周ナリ○游蜂浪作媒 劉後村ガ蜂蝶ノ詩ニ曰ク密口春ニ喧シフシテ好信通ズ
花ノ爲ニ評品シテ東風ニ嫁ス 香鬢飛英ヲ粘シ得テ去ル 疑ヲクハ是レ纏頭利市ノ紅カト○相俚 俚ハ愛ナリ○咲

闕則皆夢中所歷也草木臺沼器用什物又皆夢中所見也女聞生至盛粧而出衣服之麗簪珥之富又皆夢中所識也女言去歲自君之去思念切至每夜夢中與君相會不知何故生日吾夢亦如此女歷叙吹簫之曲流鞋之事無不認合者又出水晶雙魚扇墜示生生亦舉紫金碧甸指環以問之彼此大驚以爲神契遂與生爲夫婦于飛而還終以偕老可謂奇遇矣

蔗云々 咲ハ食フナリ蔗ハ叢生シテ竹管ニ似タリ其汁ヲ取テ之ヲ剪シテ飴ト爲スメシ今人之ヲ砂糖ト云フ一ニ又石蜜ト云フ一晋ノ顧愷之嘗テ蔗ヲ食フ尾ヨリ本ニ至ル或人之ヲ問フ曰ク漸ク佳境ニ入ルト○留環獲異財 蔗地嘗テ巫峽ニ於テ神女ニ遇フ別ニ陸ニ女一ノ玉指環ヲ執リ謂テ曰ク此レ妾常ニ玩テ未ダ嘗テ手ヲ離サズ今當ニ水ク別ルメシ率口相遺ラザランヤ願ハ郎之ヲ指ニ穿ナ候テ忘ル、勿レト建邺ニ至テ因テ此事ヲ張景ナル者ニ告グ張景驚テ曰ク此レ乃チ巫山ノ神女ガ指上ノ環ナリ云々○種福 佛語ニ福田普ク種ユノ説アリ○逡巡 退キ避ル貌○辭避言語ヲ以テ避クル也○長眠獨語 病ニ臥シテ長ク休眠スルヲ長眠ト云ヒ因臥シテヒトリニト夢ウツ、ニ言ヒ居リシナリ○門閭 貴人ノ家柄ヲ云フ○什物 家ニ平生用ユル所ノ器物ナリ○盛粧 美服ヲ飾リ粧ヲ盛ニスルト○簪珥之富 簪ハカンザシナリ珥ハ耳ニ懸ル玉ナリ○思念切至 思ヒ焦ル、ヲ云フ○胞合 猶符合スルト云フニ同シ胞ハ口旁ナリ○神契 神ノ引キ合セニテ不思儀ノ縁ナリ云フ○于飛而還 夫婦打連レ立チテ還リシヲ云フ

○富貴發跡司志
○至正 元ノ順帝ノ年號○秦州 今揚州府ニ屬ス○貧窶 シンヤツ、シキコ、不能聊生 生活ヲ安穩ニスルコトガ出來スヲ云フ○城隍祠 城郭内ニアル神社ナリ隍ハ城下ノ水ナキホリヲ云フ○廡 堂下ノ周屋

富貴發跡司志

至正丙戌秦州士人何友仁爲貧窶所迫不能聊生因謁城隍祠過東廡見一案榜曰富貴發跡司友仁禱於神像之前曰某生世四十有五寒一裘暑一葛朝脯粥飯一盂初無過用妄爲之事然而遑々汲々常有不足之憂冬暖

ナリ乃十俗ニ云フロウカナリ○
萬カビヲナリ○朝脯アケ
クレト云フニ同シ脯ハ申ノ刻ナ
リ今ノ午後四時○一盃一椀ト
云フニ同シ○違々セワシキ貌
チ云フ○汲々休息セザル貌○
不足之憂萬事ニ不足スル心配
○無知己之投其身貧賤ナル
ガ故ニ朋友知己モ賤シニ棄テ
救ハザルニ依リ此身ヲ托スベキ
人無キヲ云フ○鄉黨絶交
里ノ人々賤ミテ交際セザルヲ云
フ○詞責コトハチ以テセムル
ナリ○屏息呼吸チシツカニス
ル○即チ神前ニ恐レ敬シム貌ヲ
云フ○鞠躬身ヲ曲ムルナリ神
ヲ拜禮スルヲ云フ○倘來之事
不期ノ謂ナリ莊子ニ軒冕倘來ノ
句アリ註ニ倘來トハ適然トシテ
來ルチ云フトアリ○迷途我

ガ爲ス所正當ノ道ニ適セザルヤ
イカレヤト迷フチ云フ○枯魚云
々昔シ莊周ト云ヘルモノ粟ヲ
監河侯ニ貸ソト請ヒシニ侯ノ
曰ク吾ノ粟ナシ將ニ邑金ヲ得
テ汝ニ貸サント周對テ曰ク我昨
日貴館ニ來ルノ途中ニ於テ楫中
ニ處ル鮒魚ヲ見タリ鮒魚我ヲ呼
テ曰ク汝豈ニ升ヲノ水ヲ以テ我
ヲ活ス無ランヤト我乃チ曰ク待
テ我今汝ニ西江ノ水ヲ決シテ
助ケント鮒魚曰ク事此ニ及ブ西
江ノ水モ如何ンセン此ノ急チ救
フ能ハズ我ヲ枯魚ノ市ニ索メ
ニハ如カスト一蓋シ貧困ニ迫リ
將ニ死セントスル急場ニ臨ミ
ソレ其揚子逃ルマケノ助ケチ
與ヘヨト恩願スルニ報フルナリ
○因鳥云云因鳥ハ巢ヲ失ヒ
ルシム鳥ナリ莊子ニ云フ鵲

八十八
而愁寒年豐而苦飢出無知已之投處無蓄積之守妻孥
賤棄鄉黨絕交困厄艱難無所控訴側聞太神主富貴之
案掌發跡之權扣之即有聞求之無不獲是以不避詞責
冒瀆威嚴屏息庭前鞠躬尸下伏望告以倘來之事喻以
未至之機指示迷途提携晦跡俾枯魚蒙斗水之活困鳥
托一枝之安敢不拜賜深恩仰干洪造如或前事有定後
路無由大數既已難移薄命終於不遇亦望明彰報應使
得預知禱畢陞伏案幕之下是夜東西兩廡左右諸曹皆
燈燭煒煌人物駢雜惟友仁所禱之司不見一人亦無燈
火獨處暗中將及半夜忽聞阿殿之音初遠漸近將及廟
門諸司判官皆趨出迎之及入紗籠兩行儀衛甚盛府君

朝服端簡登正殿而坐判官輩參見既畢皆回局治事發
跡司主者亦自殿上而來蓋適從府君朝天始回爾坐定
有判官數人皆幘頭角帶服緋絲之衣入戶相見各述所
理之事一人曰某縣某戶藏米二千石近因旱蝗相繼米
價倍增隣境閉糴野有餓孀而乃開倉以賑之但取元價
不求厚利又爲饘粥以濟貧乏蒙治者甚衆昨縣神申上
於本司呈於府君聞已奏知天庭延壽三紀賜祿萬鍾矣
一人曰某村某氏奉姑甚孝其夫在外而姑得重痼醫巫
無效乃齋沐焚香祝天願以身代割股以進因遂得愈昨
天符行下云某氏孝通天地誠格鬼神令生貴子二人皆
食君祿光顯其門終爲命婦以報之府君下於本司今已

深林ニ粟ヲ作ル然レハ僅カニ一
枝ニ過ギズト蓋シ古巢ヲ失ヒタ
ル鳥ニ一枝ヲ與ヘテ栖息セシメ
ト自ラ困鳥ニ比シテ救テ請フ
ナリ○洪造 大ナル天恩ト云フ
ニ同シ○陰伏 身ヲ屈メテ伏ス
ルヲ云フ○焚燼 火キヲノト
カ、ヤク貌○駢雜 群衆ノ貌○
阿殿之音 阿ハ言ヲ以テ人ヲ叱
スルヲ云フ殿ハシンガリノ義凡
ソ位高キ人ニハ前阿ト後殿ノ從
卒ヲ附ケテ人ヲ避ケシムル蓋シ
人ヲ叱シテ道ヲ避ケシムルノ意
ナリ○府君 土地ノ神ヲ稱スル
ナリ即チ泰山府君ノ類ナリ○參
見 謁見ト同シ○回レ局 我ガ
受持ノ場所ニ還ヘルト○早蝗
早ハヒドリナリ蝗ハ稻蟲ナリ此
蟲稻穂ヲ嚼ミ穀實ヲ害ス○羅
市穀ナリダシメテ訓ス即チ市

中ニ販賣スル米ヲ云フ○三紀
三十六年間ヲ云フ一紀ハ十二年
間ナリ○萬鍾 多クノ食祿ト云
フニ同シ一鍾ハ六斛四升ナリ○
重瘤 大病ナリ○割レ股 股ノ
肉ヲ割キテ病人ニ供スルヲ云フ
史記ニ介子推ナル者股ヲ割テ以
テ文公ニ食ハシムト云フノ句ア
リ蓋シ殆ト人ノ爲シ難キ事ヲ爲
シテ病者ニ事フルヲ云フ○格
至ナリ○命婦 大夫ノ世婦ハ君
命ヲ受ケテ夫人ト爲ル故ニ命婦
ト曰フ○福籍 佛經ニ善多キ者
ハ福籍ニ措クノ語アリ目出度キ
人ヲ記ス帳面ヲ云フ○頑福 己
レニ徳ナキモ先世ノ陰功ヲ以テ
暫ク不義ノ富貴ヲ受クルモノヲ
云フ○稽延 歲月ヲ延スナリ
稽ハ遲緩ナルノ意○債 債ナリ
○直 價ナリ○句攝 事柄ヲ持

善之福籍矣。一人曰。某姓某官。爵位已崇。俸祿亦厚。不思
報國。惟務貪饕。受鈔三百。定枉法。斷公事。取銀五百兩。非
理害良民。府君奏於上界。即欲加罪。緣本人頗有頑福。故
稽延數年。使罹滅族之禍。今早奉命。記於惡簿。惟俟時至。
爾一人曰。某鄉某甲。有田數十頃。而貪縱無厭。務爲兼井。
隣田之接壤者。欺其勢孤。無援。賤價售之。又不還其直。令
其含忿而死。真府帖本司。勾攝入獄。聞已化身爲牛。托生
隣家。償其所負矣。諸人言叙既畢。發跡司判官。忽揚眉。盱
目。咄嗟長嘆。而謂衆賓曰。諸公各守其職。各治其事。褒善
罰惡。可謂至矣。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之期。國統
漸衰。大難將作。雖諸公之善。理其奈之何。衆問曰。何謂也。

對曰。吾適從府君上朝。帝所聞衆聖論。將來之事。數年之
後。兵戎大起。巨河之南。長江之北。合屠戮人民三十餘萬。
當是時也。自非積善累仁。忠孝純至之者。不克免焉。豈生
靈寡祐。當此塗炭乎。抑運數已定。莫之可逃乎。衆皆舉蹙。
相顧曰。非所知也。遂各散去。友仁始于案下匍匐而出。拜
述厥由。判官熟視良久。命小吏取簿冊至。親自檢閱。謂友
仁曰。君後大有福祿。非久於貧困者。自茲以往。當日勝一
日。脫晦而向明矣。友仁願示其詳。乃取朱筆。大書一十六
字。以授之曰。遇日而康。遇月而發。遇雲而衰。遇電而沒。友
仁置之於懷。再拜辭出行。及廟門。天色已曙。急探懷中。則
無有矣。歸而語於妻子。以自慰。不數日。郡有大姓傳曰。英

出シテ尋問スルコト化身爲レ牛
 海鹽縣ノ戴文ナル者家富テ性
 貪ル病テ死ス其ノ隣人ノ家ニ牛
 アツテ一ノ黒犢ヲ生メリ脇下ニ
 白毛生シテ宛然戴文ノ字ヲ成セ
 リ戴文ノ子大ニ之ヲ耻テ請フテ
 牛ヲ得其字ヲ燒キ去ル但ダ戴文
 ト呼ブキハ其牛則チ應ズト云フ
 ○肝目 目ヲ視張ルコト呻吟
 長嘆 呻吟ハ歎ク聲ナリ長嘆ハ
 ダメイキヲツキテナゲクコト生
 靈厄會 國ニ大難起リテ人民其
 災ニ逢フヲ云フ○兵戎 戦争ノ
 ト○忠孝純至 至忠純孝ノ謂ナ
 リ能ク君ニ忠義ナルモノ能ク其
 親ニ孝行ナルモノヲ云フ○塗炭
 人民ノ災難ニ罹ルコト塗ハドロ
 炭ハスミ火ナリ○猘 類ニシ
 ヲチアツメ眉ヲシバメテ怒ヲ帶
 プルチ云フ○脱 離 貧困ノ不

者延之以訓子弟月俸束脩五定家遂稍康凡居其館數
 歲己而高郵張氏兵起元朝命丞相脫々統兵討之大師
 達理月沙頗知書好士友仁獻策於馬首稱其意薦於脫
 公署隨軍參謀車馬僕從一旦赫然及脫公徵還友仁遂
 仕於朝踐歷館閣翱翔省部可謂貴矣未幾授文林郎內
 臺御史同列有雲石不花者與之不相能構於大官黜爲
 雷州錄事友仁憶判官之言日月雲之三字皆已驗矣深
 自戒懼不敢爲非到任二年有事申總府吏具牘以進友
 仁自署其銜曰雷州路錄事何某揮筆之際風吹紙起於
 雷字之下曳出一尾宛然成一電字大惡之丞命易去是
 夜感疾自知不起處置家事訣別妻子而終因詳判官所

任合セテ逃ガレ、チ云フ○束脩
 十膳ノ脯肉ナリ先生ニ呈スル
 禮物ヲ云フ○五定 鈔五定ナリ
 今ノ金五圓ト云フニ同シ○脱々
 元ノ伯顔ガ姪ナリ伯顔權ヲ弄
 ス脱々大義ヲ以テ親ヲ滅ス至正
 十四年掣制ヲ以テ張士誠ヲ伐ツ
 大ニ捷ツ哈麻院アリ其ノ功ヲ成
 サシトテ恐レテ罪ヲ構ヘテ矯殺
 ス○猘 策云々 軍前ニ出テ、
 方器ヲ上ルチ云フ○赫然 威權ノ盛
 ナルチ云フ○踐歷 逐次ニ高官ニ上ルチ云フ○翺翔 恐
 レテ後ヲ戒シムルチ云フ○普天之下 天下ヲ總稱シタル詞ナリ○率土之濱 四方ノ地境ニシタカヒ海内ノ地ヲ云
 フ○榮悴 榮ヘタリ衰ヘタリスルコト○通塞 通ハ志ヲ得テ立身スルコト塞ハ不仕合セニテ貧困ナルチ云フ○妄庸者
 無理ナルコトヲ爲ス凡庸ノ人チ云フ○因 艱難ヲ指ス

述衆聖之語將來之事蓋至正辛卯之後張氏起兵淮東
 國朝創業淮西攻圍爭奪干戈相尋沿淮諸郡多被其禍
 死於兵亂者何止三十萬焉是以知普天之下率土之濱
 小而一身之榮悴通塞大而一國之興衰治亂皆有定數
 不可轉移而妄庸者乃欲輒施智術於其間徒自取困爾

永州野廟記

◎永州野廟記
 ◎永州 今湖廣ニ屬ス○川澤深
 險 山サハノ奥深ク險阻ナル地

永州之野有神廟背山臨流川澤深險黃茅綠草一望無

ナ云フ○參天。大木ガ聳ヘテ
天ト接スルガ如クナルヲ云フ杜
甫ノ詩ニ黛色參天二千尺ノ句
アリ○牲牢。牛羊豕ナ飼養スル
ヲ半ト云ヒ之ヲ殺シタルヲ牲ト
云フ○衡州。今マ湖廣ニ屬ス○
囊橐。底アルヲ囊ト云ヒ底ナキ
ヲ橐ト云フ○資匱。資シクシテ
一錢ノ儲ヘ無キヲ云フ匱ハ盡ナ
リ○玄雲。黒キ雲ナリ○玉樞經
道家ノ經文ナリ○祝融峯。衡
山ノ西北ニアル山也○南嶽祠
祀典ニ衡山ヲ以テ南嶽ト爲ス祠
ハ祝融峯ノ下ニ在リ蓋シ衡山ノ
神ヲ祀ル也○具狀。事ノ次第
ヲマヒテカニ告ル○焚訴
神前ニ香火ヲ焚テ哀訴願スル
ヲ○駭卒。快卒ト同シ○玉柵簾
玉ヲ編テ簾ト爲セシモノ○燈
燭煌煌。燈ノ光ノ耀クヲ云フ○

際。大木參天而蔽日者不知其數。風雨往々生其上。人皆
畏而事之。過者必以牲牢獻於殿下。始克前往。如或不然
則風雨暴至。雲霧晦冥。咫尺不辨。人物行李。隨皆失之。如
是者有年矣。大德間。書生畢應祥。有事適衡州。道由廟下。
囊橐資匱。不能設奠。但致敬而行。未及數里。大風振作。吹
沙走石。玄雲黑霧。自後擁至。回顧見甲兵甚衆。追者可干
乘萬騎。自分必死。平日能誦玉樞經。事勢既迫。且行且誦。
不絕于口。須臾則雲收風止。天地開朗。所追兵騎不復有
矣。僅而獲全。得達衡州。過祝融峯。謁南嶽祠。思憶前事。具
狀焚訴。是夜夢駭卒來追。與之偕行至大宮殿。侍衛羅列。
曹局分布。駭卒引立大庭下。望殿上。掛玉柵簾。々內設黃

嚴遠。驚驚。威嚴ノ極メテ深遠ニ
シテ總テノ事ノ能ク整ヘルヲ云
フ○寂而不譁。至テ靜カナル
ヲ○屏息。息ヲオサメテ慎ミ居
ル貌ナリ○蔬食。賤シキ食物ト
云フニ同シ。論語ニ蔬食ヲ食ヒ水
ヲ飲ムノ語アリ○稽首。頭ヲ地
ニ着ケシマラク止ムルヲ云フ○
追對。罪人ヲ追ヒ捕ヘテ對問ス
ルヲ云フ○神祇。神ノ天ニ在ス
ヲ神ト云ヒ地ニ在スモノヲ祇ト
云フ○曠職。我が職分ヲ行ハザ
ルヲ云フ曠ハ空ニ同シ○奠酌
酒ヲ以テ地ニ沃イテ神ヲ祀ルヲ
○擊。災ニ同シ○神蛟毒患。皆
蛇虺ヲ稱シテ云ヘルナリ。應ハ毒
蛇ニシテ一名蛟ト云フ○追勸
罪人ヲ追フテ拷問スルヲ云フ。勸
ハ考ナリ○勸捕。力戰シテ捕フ
ルヲ云フ○欠伸。アノヒシノセ

羅帳燈燭輝煌。晃若白晝。嚴邃整肅。寂而不譁。應祥屏息
俟命。俄一吏朱衣角帶。自內而出。傳呼曰。得旨。問與何人
有訴。伏而對曰。身爲寒儒。性又愚拙。不知名利之可求。豈
有田宅之足競。布衣蔬食。分守而已。且又未曾一入公門。
無以仰答威問。吏曰。日間投狀。理會何事。應祥始覺。稽首
而白曰。實以資故。出境投人。道由永州。過神祠。下行囊罄
竭。不能以牲醴祭享。觸神之怒。風雨暴起。兵甲追逐。狼狽
顛踣。幾爲所及。驚怖急迫。無處伸訴。以致唐突聖靈。誠非
獲已。吏入。少頃復出。曰。得旨。追對。卽見吏士數人騰空而
去。俄頃押一白髮老人。烏巾道服。跪於階下。吏宣旨。詰之
曰。汝爲一方神祇。衆所敬奉。奈何輒以威福恐人。求其祀

スルヲ云フ○殺伐之聲 戰爭ノ聲ト同シ○煨燼 燒ケテ灰トナルヲ○其元 其頭ト云フニ同シ元ハ首也孟子曰ク志士ハ其元ヲ喪フコト忘レズ○虺虺騰蟻ハ大蛇ニシテ騰ハ飛蛇ナリ能ク雲霧ヲ興シ物ヲ害ス○腥穢之氣戰ニ敗レ血流レテ臭アルヲ云フ○穢夷 悉ク殺シテ餘ルナキノ謂ナリ○巢穴傾蕩 蛇妖ノ住ムベキ巢穴ヲ悉ク取拂フノ意ナリ○冤苦 ウラミクルシム義○鄴都 山ノ名ナリ北陰ノ極ニ在リ山ニ大帝アリ世間ノ地獄ヲ主管ス李白ノ詩ニ云南斗上生壽北鄴落死名

九十六
響迫此儒士幾陷死地貪婪若此何所逃刑老人拜而對曰其實永州野廟之神也然而廟爲妖蟒所據已有年矣力不能制曠職已久向者驅駕風雨邀求奠醑皆此物所爲非某之過吏責之曰事既如此何不早陳對曰此物在世已久興妖作孽無與爲比社鬼祠靈承其約束神蛟毒虺受其指揮每欲奔訴多方拒截終莫能達今者非神使來追亦焉得到此即聞殿上宣旨令吏士追勸老人拜懇曰妖孽已成輔之者衆吏士雖往終恐無益自非神兵勦捕不可得也殿上如其言命一神將領兵五千而往久之見數十鬼卒以大木昇其首而至乃一朱冠白蛇也置於庭下若五石缸焉吏顧應祥令還欠伸而覺汗流浹背事

訖回途再經其處則殿宇偶像蕩然無遺問於村叻皆曰某夜三更後雷霆風火大作惟聞殺伐之聲驚駭叵測且往視之則神廟已爲煨燼一巨白蛇長數十丈死於林木之下而喪其元其餘虺虺騰蟻之屬無數腥穢之氣至今未息考其曰正感夢時也應祥還家白晝閑坐忽見二鬼使至前曰地府屈君對事即挽其臂以往及至見王者坐大廳上以鐵籠罩一白衣絳幘丈夫形狀甚偉自陳在世無罪爲書生畢應祥枉告于南嶽以致神兵降伐舉族殲夷巢穴傾蕩冤苦實甚應祥聞言知爲蛇妖乃具陳其害人禍物興妖作怪之事對辯於鐵籠之下往返甚苦終不肯服王者乃命吏陳南嶽衡山府及帖永州城隍司徵驗

其事已而衡山府及城隍司回文與應祥所言畧同方始
詞塞王者大怒叱之曰生既為妖死猶妄訴押赴鄧都永
不出世即有鬼卒數人驅之去王謂應祥曰勞君一行無
以相報命吏取畢姓簿籍來於應祥姓名之下批八字云
除妖去害延壽一紀應祥拜謝而返及門而悟乃曲肱几
上爾

申陽洞記

○申陽洞記
○隴西 縣ノ名ナリ今マ陝西鞏
昌府ニ隸ス○李生 李ハ姓ナリ
隴西ノ李氏ハ秦ノ將李信ヨリ始
マレリ○馳騁弓馬 馬ニ乘リ弓
矢ヲ取テ馳クマツルコト○膽勇
大胆ニシテ勇氣アルコト○不レ事ニ

隴西李生名德逢年二十五善騎射馳騁弓馬以膽勇稱
然而不事生產為鄉黨賤棄天曆間父友有任桂州監郡
者因往投焉至則其人已沒流落不能歸郡多名山日以

生産 自分ノ家業ノ如何ニハ
頼着セザルコト○鄉黨賤棄 郷里
ノ朋友ニ排斥セラル、コト○桂州
即今ノ桂林府ナリ廣西ニ屬ス
○流落 所定メズ落着ク所ナキ
コト云フ○鍾愛 愛チ一身ニ集ム
ルノ意ナリ○罕 稀ナリ○扁鑿
錠マヘチ御シタルヲ鑿ト云ヒ
戸ヲ鎖シタルヲ扁ト云フ○情
無ニ蹤跡 何レヲ探シ求ムルモ
何ノ手掛リモナキコト○往時
日ヲ經過スルコトナリ○曠黑 日
暮チ云フ○彷徨 行キツ戻リツ
シテ落ナツカヌ貌チ云フ○黯然
日全ク暮レテ暗黒ナルヲ云フ
○傳導之聲 登者ヲ導キ來ル爲
メ從者他ヲ制シテ進ミ來ルノ聲
ナリ○盜劫 盜賊ナリ○緝獲
獵獲ニ似テ大ナリ色蒼黒ニシテ
能ク人ヲ捕ヘ去ル○邪魅 妖怪

獵射為事出沒其間未曾休息自以為得所樂有大姓錢
翁者以資產雄於郡止有一女年及十七甚所鍾愛未曾
窺門雖姻親隣里亦罕見之一夕風雨晦冥失女所在門
牕戶闔扁鑿如故莫知所從往聞于官禱于神訪于四境
悄無蹤跡翁念女切至設誓曰有能知女所在者願以家
財一半給之并以女事焉雖求尋之意甚切而在苒將及
半載竟絕音響生一日挾鏃持弧出城遇一驛逐之不捨
遂越岡巒深入澗谷終莫能及日已曠黑又迷來路彷徨
於壠坂之側莫知所適已而煙昏雲暝虎嘯猿啼遠近黯
然若一更之候遙望山頂見一古廟委身投之至則塵埃
堆積墻壁傾頽獸蹄鳥跡交雜于中生雖甚怖然無可奈

ト云フニ同シ○失聲 驚ヒテ覺
ヘズ聲ヲ發スルナリ○鮮血點々
ナマナマシキ血ノ滴リアルヲ
云フ○血跡 血ノ點在セル痕ナ
リ○顧盼 アナコト見マハス
ヲ云フ○醫折 人ニ禮ヲ行フ爲
メニ身ヲ曲ムルヲ云フ莊子ニ云
フ夫子腰ヲ曲テ醫折スト註ニ醫
折トハ躬ヲ曲クルヲ醫ノ折ガ如
クナルヲ云フトアリ蓋シ甚シク
恭シキヲ云フナリ○下界凡民
人界ニアル凡夫ト云フニ同シ○
分内事也 我が職分デアルト云
フニ同シ○以手加額 甚シク
喜ブノ意ナリ宋ノ司馬光ト云ヘ
ル人調ニ赴ク衛士之ヲ見テ手ヲ
以テ額ニ加テ曰ク此レ司馬相公
ナリト○流矢 ナガレ矢ナリ○
惠然 俗ニテウツ仕合セニト云
フ意ナリ○呻吟之聲 病ニ苦シ

ムノ聲ナリ○絶色 類稀ナル美
人ト云フニ同シ○度世 現在未
來トモ相度ツテ數千年ノ壽ヲ保
ツノ意ナリ○洞三光 日月星
ヲモ凌グ壽命アルヲ云フ漢武内
傳ニ云フ天上ノ藥之レヲ服スレ
バ天ニ後レテ老ヒズ而シテ三光
ヲ洞マス云々トアリ○醫刀圭
名醫ノ神藥ニ預リタレト請ヒ
求ムルノ意ナリ○淬 箭鏃ニ矢
尻ニ燒刃ヲ入レルヲ淬ハ燒テ水
中ニ入レ以テ之ヲ堅クスルナリ
王褒ガ頌ニ清水ヲ以テ其鋒ヲ淬
ストアリ○憤悶 怒リモダヘル
ノ意ナリ○稔惡 十分ノ惡ト云
フニ同シ稔ハ穀ノ熟シヨルノ意
ナリ子厚ガ樂ニ築ガ惡未ダ稔セ
ズト云フノ語アリ蓋シ大惡ノ積
ミ重リタルヲ云フナリ○半箭
半時間ナリ

何少憩。庶下將以待。且未及。瞑目。忽聞傳導之聲。自遠而
至。生念深山靜夜。安得有此。疑其爲鬼神。又恐爲盜劫。乃
攀緣欄楯。伏於梁間。以窺其所爲。須臾及門。有二紅燈前
導。爲首者。頂三山冠。絳帕首。被淡黃袍。束玉帶。逡據神案
而坐。從者十餘輩。各執器仗。羅列階下。儀衛雖甚整肅。而
狀貌則皆猥獍之類也。生知爲邪魅。取腰間箭。持滿一發。
正中坐者之臂。失聲而走。群黨一時潰散。莫知所之。久而
寂然。乃假寐待。且則見神座邊。鮮血點々。從大門而出。沿
路不絕。循山而南。將及五里。得一大穴。血蹤由此而入。生
往來穴口。顧盼之際。草根柔滑。不覺失足。而墜。乃深坑萬
仞。仰不見天。自分必死。旁邊微覺有路。尋路而行。轉入幽

蓬。咫尺不辨。更前百步。豁然明朗。見一石室。榜曰申陽之
洞。守門者數人。裝束如昨夕廟中所覩。見生驚曰。子爲何
人。而遽至此。生磬折作禮。而答曰。下界凡人。久居城府。以
醫爲業。因乏藥材。入山採拾。貪多務得。進不知止。不覺失
足。誤墜於斯。觸冒尊靈。乞垂寬宥。守門者聞言。似有喜色。
問之曰。汝既業醫。能爲人治療乎。生曰。此分內事也。守門
者大喜。以手加額曰。天也。生請其故。曰。吾君申陽侯。昨因
出遊。爲流矢所中。臥病在床。而汝惠然來斯。是天以神醫
見。既也。乃邀生坐於門下。踉蹌趨入。以告於內。頃之出而
傳其主之命曰。僕不善攝生。自貽伊戚。禍及股肱。毒流骨
髓。厄運莫逃。殘生待盡。今而幸值神醫。獲賜良劑。是受病

百二
者有再生之樂。而病治者有全生之恩也。敢不忍死以待。生遂攝衣而入。度重門。及曲房。帷幄衾褥極其華麗。見一老獼猴。偃臥石榻之上。呻吟之聲不絕。美人侍側者三。皆絕色也。生診其脈。撫其瘡。詭曰。無傷也。予有仙藥。非徒治病。兼可度世。服之則能後天不老。而潤三光矣。今之相逢。蓋亦有緣爾。遂傾囊出藥。令其服之。群妖聞度世之說。喜得長生。皆羅拜於前。曰。尊官信是神人。今幸相遇。吾君既獲仙丹。永命。吾等獨不得。露刀圭之賜乎。生遂罄其所。資徧賜之。皆踴躍爭奪。惟恐不預。其藥蓋毒之尤者。用以淬箭鏃。而射驚獸。無不應弦而倒。有頃。群妖一時仆地。昏眩無知矣。生顧寶劍懸於石壁。取而悉斬之。凡戮猴大小三

十六頭。疑三女爲妖。欲併除之。皆泣而言曰。妾等皆人而非鬼也。不幸爲妖猴所攝。沉陷坑窞。求死不得。今君能爲妾除害。卽妾再生之主也。敢不惟命是聽。問其姓名居址。其一卽錢翁之女。其二亦近邑良家也。生雖能除去群妖。然無計以出憤悶之際。忽有老父數人。不知自何來。皆身被褐裘。長鬢鳥喙。推一白衣者。居前。向生列拜曰。吾等虛星之精。久有此土。近爲妖猴所據。力弗能敵。屏避他方。俟其便而圖之。不意君能爲我掃除。讐怨蕩滌。凶邪敢不致謝。各於袖中出金珠之屬。置于生前。生日。若等旣具神通。何乃見欺於彼。自伏孱劣耶。白衣者曰。吾壽止五百歲。彼已八百歲。是以不敵。然吾等居此。與人無害也。功成行滿。

學之聲 文事ニクヲキトモガヲ
ト云フ一〇自視缺然 美人ヲ見
テ己ノ不才ナルヲ顧ミテ不足
ニ思フ貌莊子ニ堯許由ニ謂テ曰
ク自ラ視ル一飲然タリ請フ天下
ヲ致サン云々〇駕湖後虛園 湖
ハ嘉興城南湖ノ中ニアリ多ク駕
鶴アリ故ニ駕湖ト名ク湖畔ニ凌
虛園アリ夏月ニ郡人多ク此ニ遊
宴シ以テ避暑スト云フ〇園筆
關ハ嚴ナリ筆ヲ地ニ投ズルナ
リ王粲才高シ朝議アル毎ニ滿堂
皆十筆ヲ圍シ敢テ手ヲ措カス云
々〇玉浮圖 佛語ナリ佛家ニ塔
ヲ浮圖ト云フ亦タ蘇屠ト云フ東
坡分詩ニ倚天峻絕玉浮圖ト今
此ニ玉浮圖ト稱スルハ波底ノ月
影ヲ形容シタル者ナリ〇歇手
ヲ以テ高ク擧グル義ナリ〇霓裳
一曲 霓裳ノ曲ハ舞ノ名ナリ唐

ノ開元中ニ羅公遠ナル者中秋ノ
夜玄宗皇帝ニ侍シ宮中ニテ月ヲ
玩ブ公遠曰ク帝月中ニ遊バソト
欲シ玉ヲヤ否ヤト乃チ杖ヲ取リ
空ニ向ヒ之ヲ擲ツ化シテ大橋ト
爲ル其色銀ノ如シ帝ヲ睛ヒ同ク
登ル行ク數里ニシテ清光目ヲ奪
ヒ寒氣人ヲ侵ス遂ニ大城關ニ至
ル公遠曰ク此ノ月宮ナリト仙女
數百ヲ見ル皆素練寬衣ニシテ廣
庭ニ舞フ帝問フ此レ何ノ曲ゾ公
遠曰ク霓裳羽衣ノ曲ナリト〇棠
莉枝 棠莉枝ハ西域ニ産ス胡人
取リ來テ之ヲ南越ニ植ニ南越ハ
五穀味ヒ無ク百花香シカラズ獨
リ此花水土ニ隨テ變ゼズ婦女取
テ簪ト爲ス東坡黎女ヲ見テ戲ニ
作ル句ニ云フ暗麝着人簪末莉
〇六銖衣 峇文本屠ヲ山亭ニ遊
ク偶マ人アリ來テ門ヲ叩ク其人

掀簾欲共姮娥語

肯教霓裳一曲無

百六

其三

手弄雙頭茉莉枝

曲終不覺鬢雲歛

珮環響處飛仙過

願借青鸞一隻騎

其四

曲々欄干正々屏

大銖衣薄懶來凭

夜深風露涼如許

身在瑤臺第一層

同郡有趙氏子者第六亦簪纓族父亡母存家貲鉅萬慕
其才色納禮聘焉愛卿入門婦道甚修家法甚飭擇言而
發非禮不行趙子嬖而重之未久趙子有父黨爲吏部尙
書以書自大都召之許授以江南一官趙子欲往則恐貽

母妻之憂不往則又失功名之會躊躇未決愛卿謂之曰
妾聞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丈夫壯而立身揚名
以顯父母豈可以恩情之篤而誤功名之期乎君母在堂
溫清之奉甘旨之供妾任其責有餘矣但年高多病而君
有萬里之行昔人所謂事主之日多報親之日少君宜常
以此爲念望太行之孤雲撫西山之頽日不可不早歸爾
趙子遂卜日爲京都之行置酒酌別於中堂酒三行愛卿
請趙子捧觴爲太夫人壽自製齊天樂一闋歌以侑之其
辭曰
恩情不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幼婦
君去有誰爲主流年幾許况悶々愁々風々雨々鳳拆

百七

曰ク我ハ上清童子ナリト其次ヲ見レバ極メテ細シ之ヲ問フ答ヘテ曰ク天上皆十六銖ノ衣ヲ着ル此ノハ唯ダ玉珠ノ衣ナリト○如許 此クノ如シノ義○第六兄弟ノ行ノ第六番目ニ當ルヲ謂フ○晉樓族 晉ハ大夫ノ冠ノ上ニ晉ヲ加フ櫻ハ冠系ナリ是ヲ以テ俗ニ大夫ノ家ヲ稱シテ晉櫻ノ族ト稱ス蓋シ其族タルヲ示スナリ○家賢鉅萬 家産ノ夥シキヲ云フ○才色 才藝有テ且ツ美麗ナル容姿アルヲ云フ○江南 大江ノ南ノ地方ヲ指ス江水ハ岷山ヨリ出テ、揚州ニ至テ海ニ入ル今ノ揚子江是ナリ○躊躇 心未ダ定ラザル貌ナリ○桑弧蓬矢 禮記ノ射義ニ云フ男子生レテ桑ノ弧ト蓬ノ矢ヲ以テ天地四方ヲ射ルト蓋シ男子ノ四方ニ志スナ

祝スルノ意ナリ○温清之奉 冬ハ温カニシテ夏ハ涼クシテ孝養ヲ盡スノ意ナリ○甘旨之供 味ノ美ナル物ヲ親ニ供スルヲ云フ○太行之孤雲 孝子ガ遠ク親ヲ思フノ意ナリ唐ノ狄仁傑并州ノ法曹ニ任セラル時其親ハ河陽ニ在リ太行山ニ登リ白雪ヲ望見シ左右ニ謂テ曰ク吾ガ親ハ彼ノ白雲ノ下ニ合スト瞻望スルノ之ヲ久ラス○西山之頽日 親ノ年老ヒタルヲ謂フ蜀ノ李密ナル者父死シテ其母河氏更ニ他ニ嫁セリ密ハ其祖母劉氏ニ養ハル長シテ晉徵シテ太子洗馬ト爲ス密表ヲ上リ云ク祖母劉氏ハ日西山ニ薄ツテ氣息奄々ヨリ臣ガ節ヲ墜下ニ盡スノ日ハ長ク劉ニ報ユルノ日ハ短ク○齊天樂 詞ノ詞曲ノ名ナリ○鳳拆鸞分 鳳ハ鳳釵

鸞分未知何日更相聚○蒙君再三分付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官誥蟠花官袍製錦要待封妻拜母君須聽取怕日薄西山易生愁阻早促回程綵衣相對舞。歌罷坐中皆垂淚趙子乘醉解纜而行至都則尙書以病免無所投托遷延旅邸久不能歸太夫人以憶子故感病沉重伏枕在床愛卿事之甚謹湯藥必親嘗餽粥必親煮求神禮佛以道其災虛辭詭說以寬其意纏綿半載因遂不起臨終呼愛卿而告之曰吾子以功名之故遠赴皇都遂絕音耗吾又不幸罹疾新婦事我至矣今而命殂無以相報但願吾子早歸新婦異日有子有孫皆如新婦之孝敬蒼天有知必不相負言訖而歿愛卿哀毀如禮親造棺

柳葬於白苧村既葬且夕哭臨靈几前悲傷過度爲之瘦瘠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十七年達丞相檄苗軍帥楊完者爲江浙參政拒之於嘉興不戢軍士大掠居民趙子之居爲劉萬戶者所據見愛卿之姿色欲逼納之愛卿以甘言詒之沐浴入閣以羅巾自縊而死萬戶奔救之曰無及矣乃以綉褥裹屍瘞於後圃銀杏樹下未幾張氏通欵浙省楊參政爲所害麾下皆星散趙子始間關海道由太倉登岸逕回嘉興則城郭人民皆非舊矣投其故宅荒廢無人居但見鼠鼠於梁鴉鳴於樹蒼苔碧草掩映階庭而已求其母妻不知去向惟中堂巋然獨存乃洒掃而息焉明日行出東門外至紅橋側遇舊使蒼頭於道呼而問

ナリ然ハ鏡鏡ナリ」陳鴻ナルモノ揚幽通ガ傳ヲ作ルノ句ニ云フ貴妃金釵一股ヲ以テ上皇ニ寄セ送ル云々」又白樂天ガ詩ニ云フ釵ハ一股ヲ留メ合ハ一扇。釵ハ黃金ヲ劈サキ合ハ細チ分ツ云々」○官話「花」官話ハ爵ヲ封ズル命ナリ「金花羅紙ナリ」春明退朝錄ニ云フ官話院郡夫人ニ勅シテ金花羅紙七チシテ錦綵袋ヲ張ラシム云々○官話製レ錦。宮中ニ錦ヲ以テ製シテ袍ト爲ス。唐ノ武后群臣ニ命シテ賦セシム先ツ成ル者ニ錦袍ヲ賜フ。又李白金陵ニ至テ御賜ノ宮錦袍ヲ着テ船中ニ坐ス旁ニ人ナキガ如シ云々」西廂記ノ鶯鶯カ詩ニ云フ錦袍日ニ輝テ庭除ニ至ル夫人チ百拜シテ起居ヲ問フ云々○綵衣。色取リタル衣ナリ。昔シ老萊子ト云ヘル人行年七十ニシテ父母ノ前ニ在ツテ嬰兒ノ戯チ作シ五色斑斕ノ衣ヲ着クテ堂ニ上リ。跌仆シテ地ニ臥シ小兒ノ啼チ爲ス云々」蓋シ早ク歸リテ親ヲ安心セシメト云フノ意ナリ○解纜。舟ヲ繫キシ綱ヲ解クナリ○虛辭詭說。物ニ托シ想像ニ托シテ言チ左右スルチ云フ蓋シ親ヲ安ンゼシムル爲メ其意ニ適フ様ニ言葉ヲ設クル也次シテ虛言ヲ以テ親ヲ欺クノ意ニアラス○香耗。手紙ノタヨリチ云フ○命殞。死チ云フナリ○瘦瘠。ヤセチトロヘル義○陷平江。平江ハ卽チ今ノ南直隸省ナリ○達丞相。卽チ達賊帖睦爾ナリ○苗軍帥。江浙ノ土兵ヲ苗軍ト號ス帥ハ其カシヲナリ○楊完者。人ノ姓名ナリ元史ニ至正十七年ニ元ノ江浙ノ左丞相達賊帖睦爾ナルモノ苗軍ノ帥楊完者ニ檄文ヲ寄セ江浙ノ參政ト爲ル而シテ士誠ヲ嘉興ニ拒ク苗軍素ヨリ紀律ナシ肆ニ鈔掠チ爲ス過クル所蕩然ヨリ達丞相方ニ恃ミ以テ重シト爲ス敢テ禁遏スルナシ云々○劉萬戶。揚完者ガ幕下ノ將ナリ○通款浙省。通款ハ狀ヲ通シテ款附スルチ云フ卽チ降參チ申シ入ル、ナリ元史ニ至正十七年ニ張士誠降チ達丞相ニ請フ達丞相許シテ士誠ヲ以テ太尉ト爲スト是レナリ○星散。星ノ散在セルガ如クニハヲノニナルチ云フ○間關。種々ノ艱難ニ遭遇スルチ云フ○太倉。地ノ名ナリ蘇州府ノ崑山縣ノ東ニアリ城內ニ太倉鎮海ノ二衛アリ卽チ元ノ時ノ市舶提舉司ナリ○鴟。鳥ノ名ナリ世俗不祥ノ鳥ト爲ス一名チ鴟鵂ト云フ○歸然。高ノ聳ニル貌○酒掃。ハキ掃除チナスコ○蒼頭。下男ト云フニ同シ史記蘇秦傳ノ註ニ蒼頭ハ青キ布片ヲ以テ頭チ裹ミ以テ衆目ニ觸レ易カラシムルニ供ス云々トアリ又漢書蕭望之ガ傳ノ註ニ宮府ノ賤役ニ從フモノチ蒼頭ト云フトアリ○辭堂。母親常ニ北堂ニ居レリ故ニ母ノ死チ稱シテ堂チ辭スト云フ○去室。妻ハ室內ニ居リ奉事スル者ナリ

故ニ妻ノ死チ稱シテ室チ去ルト云フ」李陵ガ蘇武ニ與フルノ書ニ云フ老母ハ堂ニ終ヘ生妻ハ帷ヲ去ル云々○六娘子。夫人チ敬スル稱ナリ趙子ガ兄弟ノ行ノ第六ニ在ルチ以テ其妻チ六娘子ト曰フ一説ニ六娘ハ姉妹ノ行チ稱スト非ナリ○盤壘。墓所ノ積上ケタル土ナリ○衰麻。葬ニ用ユル喪服ナリ衰ハ縗ト同シ母ノ喪ニハ齊縗チ服スル三年○被レ古。苗軍ニ占有セラル、チ云フ○非禮。劉萬戶人ノ妻チ奪ハントセシチ云フ○華服。猶美服ト云フニ同シ○流輩。世間一般ノ同輩ト云フニ同シ○九原。地ノ名晉ノ大夫葬處ナリ」趙文子曰ク九原作ス可クハ吾レ誰レト與ニ從ハント或ハ云フ地下ニ九原アリ六畜此ニ遊ブト佛典ニ出ゾ○

之備述其詳則老母辭室生妻去室矣遂引趙子至白苧村其母葬處指松柏而告之曰此皆六娘子之所種植也指盤壘而告之曰此皆六娘子之所經理也太夫人以郎君不歸感念成疾娘子奉之至矣不幸而死卜葬於此娘子身被衰麻手扶棺觀親自負土號哭墓下葬之三月而苗軍入城宅舍被占有劉萬戶者欲以非禮犯之娘子不從卽遂縊死就於後圃瘞之矣趙子大傷感卽至銀杏樹下發視之顔色如生肌膚不改趙子撫屍大慟絕而復甦乃沐以香湯被以華服買棺附葬於母墳之側哭之曰娘子平日聰明才惠流輩莫及今雖死矣豈可混同凡人便絕音響九原有知願賜一見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恩

願晦 現世ト冥途トヲ謂フ○再々漸々ト云フニ同シ少シツ、進ミ來ル貌○沁園春 詞曲ノ名ナリ後漢ノ竇憲ナルモノ沁水公主ノ園ヲ奪フ後人因テ詞トナス○三秋 三月ナリ詩經ニ云フ一日見カレハ三秋ノ如シト註ニ三秋ハ猶三月ノ如シトアリ○母姑 夫ノ母ヲ稱シタルノ語ナリ婦人夫ノ父ヲ稱シテ舅ト云ヒ夫ノ母ヲ稱シテ姑ト云フシウトト訓ス○卜燈花 世俗燈火ニ花ヲ結ブハ喜アルノ兆ト爲ス故ニ燈ニ對シテ吉凶ヲトスルナリ○占喜鵲 橋ハカサキギナリ此ノ鳥鳴グハ行人人遠キニ至ルノ兆トス故ニ鵲ニ對シテ吉凶ヲトスルナリ西京雜記ニ曰ク樊噲買ニ問テ云ク古ヘヨリ人君タルモノ命ヲ天ニ受ク必ス

瑞應アリト果シテ此事有ルカト買日ク目暈シテ酒食ヲ得燈ニ花アリテ錢財ヲ得乾鵲鳴グハ行人至リ蜘蛛集レバ百事喜ブ小既ニ微アリ大モ亦宜ク然ルベシ云々一又黃山谷カ詩ニ慈母每ニ占ス烏鵲ノ喜ヒ、佳人應ニ賦スベシ庚辰ノ歌○銷金帳 帳中ニテ大金ヲ費ヤシ遊ブ處ト爲セシテ云フ一宋ノ學士陶穀ト云ヘル人黨太尉ガ家姫ヲ娶ル一日雪水ヲ取リ菊ヲ煎シテ曰ク黨ガ家應ニ此ソチ賦ヲザルベシト姫曰ク彼ソチ租人ナリ但タ能ク鎖金帳下ニ於テ羔羊ノ兒酒ヲ飲メリト陶聞テ之レヲ慚ツト云フ○猿驚鶴怨 孔稚圭ガ北山移文ニ猿空フシテ夜鶴怨ミ、山人去テ曉猿驚クト云フ語ニ取り我が住家チアラサレテアキ家ト爲シ猿鶴マデモ

情切至實所不疑於是出則禱於墓下歸則哭於圃中將及一旬月晦之夕趙子獨坐中堂寢不能寐忽聞暗中哭聲初遠漸近覺其有異急起祝之曰倘是六娘子之靈何怪一見而叙舊也即聞言曰妾即羅氏也感君相念雖在幽冥實所惻愴是以今夕與君知聞爾言訖如有人行再而至五六步許即可辨其狀貌果愛卿也淡粧素服一如其舊惟以羅巾擁其頂見趙子施禮畢泣而歌沁園春一闋其所自製也詞曰一別三年一日三秋君何不歸記尊姑老病親供藥餌高塋埋葬親曳麻衣夜卜燈花晨占喜鵲雨打梨花晝掩扉誰知道把恩情永隔書信全稀○干戈滿目交揮

奈命薄時乖履禍機向銷金帳底猿驚鶴怨香羅巾下玉碎花飛要學三貞須拚一死免被旁人話是非君相念算除非畫裏得見崔微每歌一句則悲啼數聲悽惶怨咽殆不成腔趙子延之入室謝其奉母之孝營墓之勞殺身之節感愧不已乃收淚而自叙曰妾本倡流素非良族山鷄野鴛家莫能馴路柳墻花人皆可折惟知倚門而獻笑豈解舉案以齊眉令色巧言迎新送舊東家食而西家宿久習遺風張郎婦而李郎妻本無之性幸蒙君子求爲室家即便棄其舊染之汚革其前事之失操持井臼採掇蘋蘩嚴祀祖之儀篤奉姑之道事以禮葬以禮無愧於心歌於斯哭於斯未嘗窺戶

安ンセザルコト、ナリシヲ歎息セシナリ。○玉碎花飛。魏ノ宗室景皓曰ク大丈夫タルモノ寧ロ玉ト爲ツテ碎クルモ瓦ト爲ツテ全タカラズト。又タ南史ニ宋ノ王僧達曰ク丈夫ハ寧ロ玉ト爲ツテ碎クルモ安ソク没々トシテ活ヲ求ムベケシヤト。又杜月渚ガ綠珠ヲ詠ズル詩ニ樓前田土紛如雪。正是花飛玉碎時ト。蓋シ人ノ婦タルモノハ節操ヲ全フシテ死ス可キヲ言フナリ。○三貞。女徳ヲ謂フ女ノ美德ハ一ニ義婦ニ。節婦ニ。烈婦ナリ。之ヲ三貞ト稱ス。又孝子忠臣烈女ヲ又三貞ト云フノ説アリ。○崔微。河中ノ娼ナリ。裴敬中ト云ヘル者。與元禧ヲ以テ河中ニ使セシ時。崔微ト相從ヒ月ヲ累メ敬中ノ歸ル情懷怨抑ス。後キ東川ノ幕吏白知退ナル者。歸ヘルニ臨ミ微其真ヲ寫シ書ヲ奉シ知退ニ謂テ曰ク願クハ妾ガ爲メニ敬中ニ謂ヘ崔微一旦卷中ノ人ニ及バズ耶。ガ爲メニ死スト元禧爲メニ歌ヲ作ソリ。○悽惶怨咽。身ヲフルイ際ヲフルハシムセ入ツテ怨ムヲ言フ。○不成脛。言語ガ切レ々々ニナリテ調子ニカナハヌヲ云フ。○倡流。娼妓ノ徒ト云フニ同シ。○山鷄野鶩。山鷄ハ小雉ナリ。一名ハ錦鷄。美毛アリ其色鮮明ナリ。五彩炫燿ニシテ自カラ其毛ヲ愛シ終日水ニ影シ目眩スレバ則チ溺ル野鶩ハカモメノ類ナリ。野ニ生シテ高ク飛ブ俱ニ娼妓ニ比スルナリ。○路柳墻花。路畔ノ柳人ノ折ルニ任セ籬邊ノ花人ノ摘ムニ任ス亦タ其娼妓ナルニ比セシナリ。○倚門鬪笑。雖レ人ニモ愛嬌ヲ以テ接スルヲ云フ。倚門ノ字史記ニ出テ獻笑ノ字莊子ニ出ツ。○舉案齊眉。婦タルモノ、其夫ニ事フルヲ云フ。漢ノ梁鴻ガ妻ニ孟光字ハ德耀。鴻家貧ニシテ貧賤ヲ以テ棄ト爲スモ光食ヲ進ムル毎ニ案ヲ舉ゲ眉ニ齊クシ敬テ仰キ看スト云フ。○合色巧言。外貌ヲ飾リ言葉ヲ巧ニシ人ニ接スルヲ云フ。論語ニ出ヅル語ナリ。○東家食而西家宿。其身娼妓タルノ故ヲ以テ人ヲ擇バズシテ枕席ヲ交ユルヲ云フ。齊ニ一女子アリ東西ノ兩家ヨリ之ヲ娶ランヲ求ム而シテ東家ハ富ムト雖モ其男太々醜ナリ西家ハ貧シト雖モ其男美ナリ女ノ家乃チ謂テ曰ク汝東家ニ嫁セント欲セバ左チ袒ケ西家ニ嫁セント欲セバ右チ袒ケト其女乃チ兩ガヲ袒ギ曰ク願クハ東家ニ食シテ西家ニ息セント。○張郎婦而李郎妻。凡ソ娼妓ノ類ハ今日張郎ニ事ヘ明日李郎ニ嫁スルヲ常トシ未タ一定ノ夫アラズ古人云フ張公酒ヲ飲テ李公醉フト蓋シ亦タ泛言ニシテ眞ニ此ノ事有ルニ非ルナリ。○本無三之性。妾元ト娼妓ノ賤シムベキモノナレド他ノ無情薄徳ノ輩トハ自ラ異ナルアルヲ言ヒシナリ。○室家。人ノ妻トナルヲ言フ。○舊染之汚。一旦娼流ニ身ヲ沈メタレド今ハ趙子ガ夫人ト爲リ昔

時ノ賤シキ業ハ全ク洗ヒ盡シテ純正ナル婦トナリシヲ云。○操。持井曰。東坡ノ詩ニ便チ臂携チ着ケテ井曰チ躬カラスノ句アリ言フハ一旦人ノ妻ト成リ其家事ヲ助ケ賤事ニ服スルヲ云フ。○採擷。採擷ハ拾フ義類ハ水上ノ浮萍ナリ繁ハ白キ蒿ナリ。詩ニ云ク子ニ以テ蘋ヲ採ル南浦ノ濱ニ子ニ以テ繁ヲ采ル沼ニ注ニト左傳ニ君子曰ク蘋繁藻ノ菜モ鬼神ニ薦ム可ク王公ニ羞ム可シト蓋シ言フハ愛卿ガ趙子ノ家ニ嫁シテ自ラ薪炊ノ事ニ從フヲ云フ。○歌。於斯哭於斯。禮ノ禮弓ニ云フ晋ノ獻文子ガ成室ノ頌ニ曰ク美ナル哉輪焉矣焉斯ニ歌ヒ斯ニ哭シ國族ヲ斯ニ聚ムト。○未幾。戸ユリ外ニ出デサルヲ云フ。婦ハ室ニ在テ門ヲ超

豈料旻天不弔。大患來臨。毒手老拳。交爭於四境。長槍大劍。耀武於三軍。既據李崧之居。又奪韓嬋之妻。良人萬里。賤妾一身。豈不知偷生之可安。忍辱之奈久。而乃甘心玉碎。決意珠沉。若飛蛾之撲燈。似赤子之入井。乃己之自取。非人之不容。蓋所以愧夫爲人妻妾。而背主棄家。受人爵祿。而忘君負國者也。趙子撫慰良久。因問太夫人安在。曰。尊姑在世無罪。聞已受生於人間矣。趙子曰。然則君何以猶墮鬼趣。對曰。妾死也。真司以妾貞烈。即令往無錫宋家。托爲男子。妾以與君情緣之重。必欲俟君一見。以叙懷抱。故遲之歲月爾。今既見君矣。明日即往降生也。君如不棄舊情。可往彼家見訪。當以一笑爲驗。遂與趙子入室歡會。

ハサルヲ其トス蓋シ世俗婦人タル者ニシテ他人ト近接スルヲ耻ツ言フハ未ダ他人ト面接セザルノ意ナリ○晏天不
 用天ノ我ヲ憐マサルヲ云フ仁澤下ニ覆ヒ聞レム晏天ト云フ詩經ニ不用晏天ノ語アリ註ニ慈ミヲ天ニ得サ
 ルヲ云フトアリ○壽手老拳人ヲ傷ケ物ヲ害スルニ喩フ晉書ニ云石勒李陽ト瀋麻池ヲ争ヒ日ニ相擊ツ勳貴キニ及ビ
 陽ガ臂ヲ引キ笑テ曰ク孤ハ卿ガ老拳ニ厭キタリ卿モ亦孤ガ壽手ニ飽キシト○三軍天子ハ六軍諸侯ハ三軍一軍ハ一
 萬二千五百人ナリ後々軍兵ヲ稱シテ三軍ト曰フコトナレリ○李崧之居五代史李崧ガ傳ニ云フ漢ノ高祖劉知遠太
 傅李崧カ第ヲ以テ蘇逢吉ニ賜フ崧カ弟煥蟻逢吉ガ子ト同合シテ酒ヲ飲ム酒酣ニシテ煥蟻怒言ス逢吉我カ第ヲ奪ヘリ
 ト崧又タ宅券ヲ以テ逢吉ニ獻ス學士陶穀ナル者逢吉ニ謂シ史弘肇ヲ諷シテ亂ヲ作スト誣ヒ崧兄弟ノ家屬ヲ誅ス○韓
 翃之婦唐ノ逸史ニ韓翃少ヨリ才名ヲ負フ娼妓ニ柳氏ナル者アリ才色アリ柳氏カカニ窺フ韓發ナリト雖モ之レト往
 來スル者ハ皆時ノ賢者ナリト因テ遂ニ之レニ就ク來歲名成ル潘青ノ節度使侯希逸ナル者奏シテ從事ト爲ス三歲マテ
 近フルチ果カス詩ヲ寄セテ曰ク 章臺柳。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答テ曰
 ク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各贈別離。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ト後々潘將沙吒利ガ劫カス所ト爲リ之
 ナ寵シ房ヲ專ニス翃希逸ニ隨テ入リ觀ス時ニ柳氏輻輳中ニ在リ翃殆ソト情ニ勝ヘズ虜侯許俊之ヲ見テ謂テ曰ク當
 ニ足下ノ爲メニ之レヲ力致スベシト乃チ騎シテ沙吒利ガ第ニ抵リ闖チ排ヒテ大ニ呼テ曰ク將軍中ナ思シ故ニ夫人
 ナ召スト直チニ堂ニ升リ柳氏ヲ挾ンテ馬ヲ馳セ至ル時ニ沙吒利恩寵殊ニ優ナリ翃禍ノ身ニ及ハシチ懼レ希逸ニ訴フ
 希逸事ヲ以テ朝廷ニ奏聞シ柳氏ニ詔シ翃ニ歸セシム○甘心玉碎 死レテ美名ヲ受クルハ妾ガ願フ所ナレバ妾ハ心ヲ
 安シテ死ニ就キシト云フノ意ナ
 リ○決意珠沉 意ヲ決シテ美珠
 ト爲ツテ海中ニ沈ミタリト云ヒ
 己レノ節ヲ全フシテ死セシチ告
 シルナリ○若ニ飛蛾之撲燈 飛
 蛾ハ俗ニ火取虫ト云フ小羽虫ナ
 リ夏時ニ多ク生ズ蓋シ自ラ危キ
 ニ投スルノ謂ナリ杜詩ニ君看
 燈蛾張 轉使飛蛾密一ト○似
 赤子ノ入井 是又危キニ際會
 シタルノ謂ナリ孟子ニ赤子何
 旬シテ將ニ井ニ入ラントスル赤
 子ノ罪ニアラズノ語アリ○鬼趣
 佛氏ニ六道ノ説アリ鬼趣ハ猶
 ホ鬼道ノ如キナリ○懷抱 心ニ
 抱ケル思想ナリ○哽咽 ムセ入り啼クヲ云フ○竹立 久シク立ツヲ云フ○歛然 忽然ト同シ○促裝 旅立ノ用意ヲ
 ナス

欵若平生。鷄鳴而起。下階數步。復回顧拭淚云。趙郎珍重。從此永別矣。因哽咽佇立。天色漸明。欵然而逝。不復有觀。

但空室悄然。寒燈半滅而已。趙子起而促裝。逕赴無錫。尋宋氏之居而叩焉。則果得一男子。懷妊二十月矣。然自降生之後。至今哭不輟聲。趙子具述其事。願請見之。果一笑而哭止。其家遂名之曰羅生。趙子求爲親屬。自此往來。餽遺音問不絕云。

抱ケル思想ナリ○哽咽 ムセ入り啼クヲ云フ○竹立 久シク立ツヲ云フ○歛然 忽然ト同シ○促裝 旅立ノ用意ヲ
 ナス

翠々傳

◎翠々傳
 翠々 女ノ名ナリ○淮安 今ノ直隸南京ナリ○不奪其志 本人ノ好ムガ儘ニ任スヲ云フ○令入學 學ハ即チ本府ノ學校

翠々姓劉氏。淮安民家女也。生而穎悟。能通詩書。父母不奪其志。就令入學。同學有金氏子者。名定。與之同歲。亦聰

ナリ舊城ノ南門内ニ在リ○同學
同シク學フ所ノ友人ヲ指ス○
聰明 物事ニサトキチ云フ○俊
雅 人ニスケレテ文雅ナルヲ云
フ○十二圍干 宮城ノ欄干ヲ稱
ス○李白ノ詩ニ天上白玉京五城
十二樓ト又唐ノ明皇李白ヲ召
シ見ル七寶ノ床ヲ以テ食ヲ賜フ
ト云フ○艶陽開 春ノ景色ノ盛
ナルヲ云フ○楊給カ詩ニ傾レ城
道遙艶陽天○東園桃樹 金生
ガ翠々ヲ評シテ言ヘルナリ○西
園柳 金生自稱ノ意ナリ言フハ
桃李以テ翠々トスレハ我ハ乃シ
柳ナリト物ニ托シテ寓意ヲ表ス
ルナリ○何不_レ移教ニ一處裁
桃ト柳ハ何_レ劣ラヌ好樹ナリ此
ヲ別々ニ植ヘ置クハ興薄シ此ヲ
互ニ相並ベテ植ヘマランニハ何
程カ美事ナラソト云フテ暗ニ

金生ガ翠々ト夫婦ト爲ラソ_レチ
切望セシナリ○祝英臺 人ノ名
ナリ一舊志ニ云ク梁山伯ナルモ
ノ祝英臺ト少キヨリ同ク學ブ二
年ニ及ブモ山伯未ダ祝英臺ノ女
子ナルヲ知ラズ後ナ山伯勸ノ令
ト爲リ卒ス祝氏道墓下ヲ過キテ
泣キ拜ス慕裂ケテ而シテ殞ナメ
リ遂ニ同ク葬ルニトセリ晉ノ
丞相謝安奏シテ之ヲ封シ義婦ノ
號ト爲ス塚ハ寧波府ノ城西ニ在
リ○懷抱 思チ内ニ包藏スルヲ
云フ○不_レ開 トハ心中ノ意ヲ
言ヒ開ク機會ナキヲ云フ○東皇
春ノ神也禮ノ月令ニ孟春ハ其
帝ハ太皞其神ハ句芒楚詞ニ東皇
大一以テ東帝ニ配スト即チ東君
ナリ○向陽 陽氣ナル方ニ向
ケルヲ云フ以上ノ詩意ハ翠々モ
亦平生ヨリ金生ニ絶戀シ居ルヲ

明俊雅諸生戲之曰同歲者當爲夫婦二人亦私以此自
許金生贈翠々詩曰

十二欄干七寶臺

春風到處艶陽開

東園桃樹西園柳

何不_レ移教ニ一處裁

翠々和曰

平生每恨祝英臺

懷抱何爲不肯開

我願東君勤用意

早移花樹向陽栽

曰而翠々年長不復至學年及十六父母爲其議親輒悲
泣不食以情問之初不肯言久乃曰必西家金定妾已許
之矣若不_レ相從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門也父母不得已聽
焉然而劉富而金貧其子雖聰俊門戶甚不敵及媒氏至

其家果以貧辭慚愧不敢當媒氏曰劉家小娘子必欲得
金生父母亦許之矣若以貧辭是負其誠志而失此一好
因緣也今當語之曰寒家有子粗知詩禮貴宅見求敢不
從命但生自蓬華安於貧賤久矣若責其聘問之儀婚娶
之禮終恐無從致彼以愛女之故當不較也其家從之媒
氏復命父母果曰婚姻論財夷虜之道吾知擇婿而已不
計其他但彼不足而我有餘我女到彼必不能堪莫若贅
之入門可矣媒氏傳命再往其家幸甚遂消日結親凡幣
帛之類羔鴈之屬皆女家自備過門交拜二人相見喜可
知矣是夕翠々於枕上作臨江仙一闋贈生日
曾向書齋同筆硯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燭十分春汗

云フモノニシテ即チ翠々ハ金生
ト同學ニ就キ常ニ聲容ヲ接スレ
ト未ダ意中ヲ告グルノ機會ナキ
コト古人祝英臺ノ如キヲ恨メリ
而ルニ今金生ヨリ多情ノ詩ヲ獲
テ喜ビニ堪ヘズ願クハ春ノ神ガ
我が心ヲ察シテ一日モ早ク我カ
身ヲ移シテ陽氣ナル人ノ傍ニ件
ハシメシテ望ムトノ意ナリ
不復至學 翠々年長シタルヲ
以テ學校ヲ退キ家居スルヲ云フ
○讀レ親 翠々ヲシテ他人ニ嫁
セシムルヲ相談スルナリ○不
登他門 金生ノ家ヲ除キテ
ハ最早他ノ家ニハ嫁セズト云フ
ノ意○門戸甚不レ敵 金生ハ家
貧シク翠々ハ家富シタルヲ以テ兩
人ノ家柄ノ相應セザルヲ云フ○
慚愧不レ敢當 金生ノ家貧シキ
ヲ以テ其父母媒人ニ對シテ大ニ

沾胡蝶粉身惹麝香塵○殢雨尤雲渾未慣枕邊眉黛
羞翠輕憐痛惜莫嫌頻願郎從此始日近日相親
邀生繼和生遂次韻曰

記得書齋同講習新人不是他人扁舟來訪武陵春仙
居隣紫府人生隔紅塵○誓海盟山心已許幾番淺笑
輕翠向人猶自語頻頻意中無別意親後有誰親
二人相得之樂雖孔翠之在赤霄鴛鴦之遊綠水未足喻
也未及一載張士誠兄弟起兵高郵盡陷沿淮諸郡女爲
其部將李將軍者所擄至正末士誠闢土益廣跨江南北
奄有浙西乃通款元朝願奉正朔道途始通行旅無阻生
於是辭別內外父母求訪其妻誓不見則不復還行至平

愧乎此ノ縁談ハ相應セサルヲ以テ謝絶スト云フノ意ナリ○寒家 自分ノ家ノ貧ナルヲ稱シテ卑下スル詞ナリ○知
詩禮 詩書ヲ讀テ禮節ヲ知ルト云フノ意ナリ○蓬華 貧シキ家ノ門戸ヲ云フ蓬トハ蓬ヲ編テ戸ト爲シタルヲ云ヒ
事トハ荆竹ヲ以テ門ヲ編ミタルヲ云フ○禮ノ儀行ニ專門蓬戸ヲ語アリ言フハ金生ハ聊カ禮節ヲ知リテ富貴ノ爲メニ
心ヲ動かサズ專門蓬戸ノ中ニ安ゾズトナリ○聘問之儀 ヌイノフナトノ儀式ヲ云フ○婚娶之禮 ヌイノ儀式ヲ云
フ○不レ敵 其邊ハ兎ヤ角ト爭ハザルヲ云フ○贊之 培養子ニスルヲ云フ○秦人家貧フシテ子壯ナルキハ則チ出テ
贊ス贊ハ男ノ女家ニ附クヲ云フ○涓日 涓ハ選ム義日限ヲ定ムルヲ云フ○幣帛之類 婚姻ノ爲メニ要スル反物ノ
類ヲ云フ○蓋雁之屬 婚姻ニ用ユル土産物ナリ○禮ニ納采ニ雁有テ蓋ニ羔ニ羔ハ卿ノ贊ニシテ鷹ハ丈夫ノ贊ナリ
後人卿大夫ノ贊ヲ以テ並ニ婚禮ニ用ユルハ是レ莫雁ノ義ヲ失セルナリ程子曰ク莫雁トハ其再ヒ偶セザルコ取ルナリ
○過門交拜 新婦初メテ翁姑ニ謁スルヲ過門ト謂フ蓋シ男女兩家ニ往來シテ其父母ヲ拜スルヲ謂フ○陸江仙 詩餘
ノ調ノ名ナリ○同筆硯 同一ノ學校ニアリテ筆硯ヲ與ニシテ學問セシヲ云フ○故人今作新人 昔シ學校ニテ交
際セシ故人ハ今新人トナリシヲト云フノ意新人ハ俗ニ云フハナムコノ意ナリ○汗沾胡蝶粉 翠々ト金生ト閨房
ノ喜ヒチ形容シタルナリ○蝶ノ翅ニ粉アリ乃チ之ヲ鉛華ニ譬フルナリ○唐賢ノ蝶ヲ咏スル詩ニ云ク身似何郎全備
粉心如韓壽愛偷香○身惹麝香塵 新郎ト接近スルノ故ヲ以テ妾ガ身ニモ麝ノ香氣ガ移リシヲト云フノ意○殢
雨尤雲 殢ハ淹ナリ尤ハ甚ナリ蓋シ朝雲暮雨ノ意ニ取ルナリ○武陵春 陶靖節ガ集ニ云ク晉ノ太元中ニ武陵ノ漁人
溪ニ沿フテ行ク忽チ桃樹ノ岸ヲ狹ミ屋舍儼然トシテ男女ノ耕種スルニ逢フ漁人ヲ見テ自ラ云フ先世秦ノ亂ヲ避ケテ
此ニ來ル今ハ是レ何ノ世ナルヲ知ラズト漁人對テ曰ク漢魏晉チ更タリト里人之ヲ聞テ皆嘆惋ス居ル數日ニシテ溪外
ニ送り出ス漁人之ヲ結シ太守ニ告グ太守人ヲシテ漁人ノ結ス所ニ隨テ之ヲ尋テ問ハシム遂ニ迷フテ復タ路ヲ得ズ○
仙居隣紫府 紫府トハ東華帝君ノ居ル所ヲ云フ○項曼都自ラ云フ天上ニ到テ紫府ニ過キルト抱朴子ニ見ユ○誓
海盟山心已許 海ヲ填メ山ヲ移スマデモ添ヒ遂ゲルト盟フヲ云フ山海經ニ云フ炎帝ノ女東海ニ溺レテ死ス化シ
テ精衛鳥ト爲ル西山ノ木石ヲ含ミ以テ東海ヲ填メントス云々○列子ニ云フ北山ノ愚公年九十太行王屋二山ノ險ヲ平

ニセント欲シ日々土子運フ河曲ノ智更笑ヒ之ヲ止ム愚公曰ク我レ死シテ子アリ子孫アリ子孫窮リナシ而シテ山ハ
 加増セズサレバ何チ苦ソナ平ケサルアラント操蛇ノ神之ヲ天帝ニ告ク帝奇娥氏ノ二子ニ命シテ二山ヲ負フテ地ヲ換
 ヘシム一ハ朔東ニ措キ一ハ雍南ニ措ク云々唐ノ王建ガ精衛ノ詩ニ云フ高山未レ盡海未レ平願我身死子還生ト〇幾番
 幾度ト云ニ同シ〇類々シキリナル義〇孔翠之在赤霄一孔翠ハ孔雀ト翡翠トナリ赤霄ハ絳霄ナリ杜甫詩ニ云フ
 孔雀行ニ赤霄ニ支圖須ニ來往一翠尾金花不辭辱ト〇鶯鶯、唯雄相離レザル鳥ナリ俗ニオシヤリト云フ一死スルハ他
 ノ一自ヲ食セスシテ死スト云フ〇至正 元ノ順帝ノ年號ナリ〇奄 オホフ義〇奉正朔 三正ノ朔夏正ハ寅ニ建シ
 商正ハ丑ニ建シ周ノ正ハ子ニ建ス右ハ天子正朔ヲ諸侯ニ頒ツ漢ヨリ以來始テ年號ヲ建テ、通シテ天下ニ行ヒ以テ正
 朔ト爲ス〇行旅無阻 道路ヲ旅行スル者ノ通行ニ障礙ナキナ云フ〇紹興 今浙江布政司ニ屬ス〇湖州 今南京ニ
 屬ス〇駐札 駐モ札モ俱ニ止ル
 ト訓ス〇星霜屢移 歲月ノ度
 々代ルト〇囊橐又竭 底アルチ
 囊ト云ヒ底ナキチ囊ト云フ此ハ
 旅中ノ貯ヘガ悉ク無クナリシチ
 云〇威焰赫奕 李將軍ノ威權ノ
 盛ナルコト猛火ノ焰ノ耀クガ如
 クデアルト云フノ意赫奕トハ明
 ニ盛ナル貌〇佇立 マ、ヅミ立
 ツト〇躊躇 前マズ退カズシテ
 イツモツスル貌〇闖者 門番チ
 爲ス賤夫チ云フ〇其齒 其年齡

ト云フニ同シ〇通慧 物事ニ通
 達シテチエノサトキチ云フ〇一
 襲 衣ノ上下皆具備スルチ襲ト
 云フ或ハ亦チ一副ト云フ〇涉獵
 盡矣 如何ナル書史ニモ讀ミツ
 マリタルチ云フ水行チ涉ト曰ヒ
 禽チ逐チ獵ト曰フ蓋シ討聞ノ意
 ナリ〇偃起 暴起スルチ云フ偃
 ハ強ナリ〇延款 ハ客チ引チ好
 意チ通スルチ云フ〇裁答 手紙
 ノ返事スルト〇一記室 一書記
 ト云フニ同シ〇魏晉ノ間節鎮閫
 外ナル者能文ノ士チ辟舉シ署シ
 テ記室參軍ト爲ス蓋シ書啓チ掌
 ルノ職ナリ〇檢束 物事ニ注意
 ナ加ヘテ能ク取纏チ爲ス〇閑
 閑深遠 翠々ノ居ル室ノ深クシ
 テ容易ニ音耗チ通スルチ能ハカ
 ルチ云フ〇荏苒 何事チ爲トモ
 ナクツリト日チ送クルチ

遠千里至此欲求一見爾闖者曰然則汝何姓名汝妹年
 貌若干願得詳言以審其實生日僕姓劉名金定妹名翠
 々識字能文當失去之時年始十七以歲月計之今則二
 十有四矣闖者聞之曰府中果有劉氏者淮安人其齒如
 汝所言識字善爲詩性又通慧本使寵之專房汝信不妄
 吾將告于內汝且止此以待遂奔趨入告須臾復出領生
 入見將軍坐於廳上生再拜而起具述其由將軍武人也
 信之不疑即命內豎告於翠々曰汝兄自鄉中來此當出
 見之翠々承命而出以兄妹之禮見於廳前動問父母外
 不能措一辭但相對悲咽而已將軍曰汝既遠來道途跋
 涉心力疲困可且於吾門下休息吾當徐爲之所即出新

云フ○授衣陰曆ノ九月ノ候チ云フ詩ノ幽風ニ九月次ヲ授ク註ニ九月霜降リ始メテ寒シ而シテ賦ノ功モ亦成ル故ニ人ニ授クルニ次ヲ以テシ寒ヲ禦カシムルナリト○好花移入玉闌干美麗ナル花ハ今ヤ移テ玉ノ闌干ノ設ケアル深宮ノ中ニ入りシツトテ金生ガ暗ニ翠々ノ今ノ身ノ上ヲ思ヒ出シテ戲ニ入ルチ云フ○春色無緣得得ニ再看シモ美麗ナル春色モ最早深宮ノ中ニ入りマレバ容易ニ見ルコトハ出来ヌト云フテ暗ニ意ヲ述フルナリ○樂處豈知愁處苦錦衣玉食人ノ得難キ樂ヲ受クルナレバ其樂シトスル處ハ豈ニ愁ノアル處ノ苦境ヲ知ランヤト蓋シ翠々ハ或ハ我が苦ム意ヲ知ラザラントノ意ヲ言ヒシナ

衣一襲令服之并以帷帳衾席之屬設於門西小齋令生處焉翌日謂生曰汝妹能識字汝亦通書否生日僕在鄉中以儒爲業以書爲本凡經史子集涉獵盡矣蓋素所習也又何疑焉將軍喜曰吾自少失學乘亂偏起方嚮用於時趨從者衆賓客盈門無人延疑書啓堆案無人裁答汝便處吾門下足充一記室矣生聰敏者也性既溫和才又秀發處於其門益自檢束承上接下咸得其歡代書回簡曲盡其意將軍大以爲得人待之甚厚然生本爲求妻而來自廳前一見之後不可再得閨閣深遠內外隔絕但欲一達其意而終無便可乘在再數月時及授衣西風夕起白露爲霜獨處空齋終夜不寐乃成一詩曰

リ○別時雖見時難別レリ時ハサマテ六ヶ敷モ無ク別カレヌレドモサテ一タビ相見ント欲スレバ今ハ中々見ルコトガ出来ヌトテ昔シヲ思ヒ今ヲ思フテ悲憤ニ堪ヘサルノ意ナリ○何年塞上重歸馬我今阿嬌ト咫尺ノ地ニ在レバ然レバ一見サヘ叶ハヌ身ノ上テアル此ノ如クナレバ何レノ年ニ汝ト馬ヲ並ベテ故郷ニ歸ルコトガ出来得ベキアト更ニ未來ノ感ヲ啓發シタルナリ

淮南子ニ云フ塞上ノ翁馬ヲ失フ人皆十之レチ帛ス翁ガ曰ク詎ソ福ト爲ラザルチ知ラント數月ニシテ馬胡ノ駿馬ヲ將テ歸ル人皆來テ之レチ賀ス翁ガ曰ク詎ソ禍ト爲ラザルチ知ラント數日ノ後其子馬ヨリ墮チ脚ヲ折ル人又之レチ帛ス翁曰ク詎ソ福ト爲

好花移入玉闌干 春色無緣得再看
樂處豈知愁處苦 別時雖易見時難
何時塞上重歸馬 此夜庭中獨舞鸞
霧閣雲牕深幾許 可憐辜負月團々
詩成書於片紙拆布裘之領而縫之以百錢納於小豎而告曰天氣已寒吾衣甚薄乞持入付吾妹令浣濯而縫縫之將以禦寒爾小豎如言持入翠々解其意拆衣而詩見大加傷感吞聲而泣別爲一詩亦縫於內以付生詩曰

一自鄉關動戰鋒 舊愁新恨幾重々
鴈雖已斷情難斷 生不相從死亦從
長使德音藏破鏡 終教子建賦遊龍

ヲサルヲ知ラント後十胡兵大ニ
入ル丁壯ノ者皆ナ戦ヒ死ス此ノ
子獨リ跛ノ故ヲ以テ募チ免レ父
子相保スルヲ得タリ○此夜庭中
獨舞ヲ觀テ爾賓王ニ一戀アリ三
年鳴カズ夫人曰ク妾聞ク戀ハ類
ヲ見レハ則チ鳴クト依テ鏡ヲ懸
ケテ戀ヲ照ス戀其影ヲ觀テ悲鳴
シ中宵一ヒ奮フテ絶ユル又王章
重泉ノ令ト爲ル戀學館ニ至ル章
線ノ公沙曼チシテ爲ニ雅樂ヲ張
ラシム戀足チ擧ケ翅チ張テ樂ニ
應シテ飛舞ス云々蓋シ言フハ
我ハ一戀ノ友ヲ慕フガ如ク夜ノ
目モ眠ラズシテ心ヲ焦シツ、ア
ルツト云フノ意ナリ○霧閣雲廳
深幾許 卿ガ居ル所ノ閨房ハ霧
ニ纏ハレ雲ニ蔽ハレテ其ノ奥深
キト何程アルベキヲ見ル
ノ出来サルニ付ケテソノロニ心

百二十六
綠珠碧玉心中事 今日誰知也到儂。
生得詩知其以死許之無復致望愈加抑鬱遂感沉痾翠
々請於將軍始得一至床前問候而生病已亟矣翠々以
臂扶生而起生引首側視凝淚滿眶長吁一聲奄然命盡
將軍憐之葬於道場山麓翠々送殯而歸是夜得疾不復
飲藥展轉衾席將及兩月一旦告將軍曰妾棄家相從已
得八載流離外竟舉目無親止有一兄今又死矣妾病必
不起乞埋骨兄側黃泉之下庶有依托免於他鄉作孤魂
也言盡而卒將軍不違其志竟附葬於生之墳左宛然東
西二丘焉洪武初張氏既滅翠々家有舊僕以商販爲
業路經湖州過道場山下見朱門華屋槐柳掩映翠々與

ヲ傷マシムルヲ云フ○可レ憐云々 秋ノ月ハ團々トシテ天ニ懸リテマドカナレトモ今我レハ胸中ノ團圓ナラサルニ
リシテ月ヲ見テモ眺ムル心地モセテ却テ月ニツムキテ終夜心ヲ傷マアルツト云フノ意也○布裘之領 領ハ襟ト同シ
○洗濯 衣ヲ洗フコト○加傷感 頤リニイロクノ事ヲ思ヒ出シテナゲキカナシムト○吞聲而泣 他人ヲ憚リ
テ聲ヲ立ツルヲ能ハズシテ悲シキ苦ムヲ云フ○腸雖已斷 情難斷 腸ハ千々ニ裂クルトモ情ハ斷チ難シト云フノ
意ナリ○桓温獨ニ入テ三峽中ニ至ルニ猿ノ子ヲ係スル者アリ其母猿子ヲ慕ヒ岸ニ緣テ哀號ス行クニト百餘里ニシテ
其猿遂ニ跳テ船ニ入り即チ其命絶ヘタリ破ツテ其腹中ヲ見ルニ腸皆寸々ニ切斷セリト云フ又唐ノ武宗疾篤シ孟才人
ナル者歌ヲ以テ寵ヲ得一曲ノ河滿子ヲ歌ハント請フ氣亟ニシテ立ロニ殞ツ醫チシテ之ヲ候セシム醫曰ク脉尚ホ温ニ
シテ腸已ニ斷ト○生不相從一死亦從 妾ハ今將軍ニ略奪セラレマレハ再ビ郷ニ歸リ相從フコトハ覺東ナシサレバ此
ノ世ヲ相從フコトヲ得ズバ死後ニハ必ズ添ヒ逐グント云フノ意ナリ○詩ノ王風ニ毅テハ則チ室ヲ異ニスルモ死スレ
バ則チ穴ヲ同フセント又唐風ニ百歲ノ後其居ニ歸ヘラント蓋シ翠々ノ死シテ相從フコトヲ誓ヒシナリ○長歌 德言
藏破鏡 郎君ノ親切ナル言葉ヲ樂ミトシ何時カ時節ノ來リテ二人ノ再ヒ合フコトヲ待マント云フノ意ナリ○破鏡
云々ハ古今詩話ニ云フ陳ノ太子舍人徐德言ナル者後主叔寶ノ妹樂昌公主ヲ尙ス陳表ヘテ德言其妻ニ謂テ曰ク國破レ
ハ汝必ス權家ノ家ニ入ラン尙シ情緣未タ斷マサレハ尙ホ願クハ相見フコトヲ乃チ鏡ヲ破テ二ツト爲シ各々其半ヲ
分チ約シテ曰ク正月望日ニ成都ノ市ニ賣レト其後陳亡ブルニ及ビ其妻果シテ楊素ガ得ル所ト爲ル德言成都ノ市ニ至
レハ蒼頭アツテ半鏡ヲ賣ル德言引テ其居ニ至リ食ヲ設ケテ具ニ其故ヲ言ヒ半鏡ヲ出シテ之ヲ合ハス仍テ詩ヲ題シ
テ曰ク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ニ復婦娥影ニ空餘明月輝ト陳氏之ヲ見テ泣涕シテ食セズ陽素之ヲ知テ乃チ德言ヲ
召シ其妻陳氏ヲ還ス詩ヲ作テ曰ク今日何遷次新官對 舊官 笑啼俱不レ敢方信作人難ト○終教子建賦 遊龍 魏ノ
曹植字ハ子建洛神ノ賦ヲ作ル翻トシテ驚鴻ノ如ク婉ニシテ遊龍ノ如シノ語アリ植嘗テ帝ノ寵姫李氏ニ私シ賦ヲ作テ
以テ意ヲ寓ス○綠珠碧玉心中事 晉ノ石崇交趾ノ探訪使トナル珠二斛ヲ以テ梁氏ガ女ヲ買フ女ノ名ハ綠珠美ニシ
テ艶ナリ孫秀趙王倫ニ從ヒ之ヲ求ム崇與ヘス倫怒テ人ヲ遣ハシ崇ヲ收メシム綠珠自ラ樓下ニ投シテ死ス又唐ノ

喬知之が妻ヲ碧玉ト曰フ美ニシテ歌舞ヲ善クス武承嗣借テ歌舞ヲ教ヘ還カズ知之縁珠怨ノ詩ヲ作テ云ク、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心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華爲君盛、碧玉時時得帶裙、帶繫井井投シテ死ス承嗣之レヲ知り遂ニ喬知之ヲ殺スト云フ○儂 我レナリ縁珠ヤ碧玉ガ難ニ罹リ節ヲ全フセシ事ガ現在我カ身ニ到來セシトノ意○沉痾 久シキ病ナリ○道場山 湖州府城ノ南ニアリ○流離外竟 外竟ハ他國ト云フニ同シ流離ハナガレソマリチスル意○舉目無親 何レヲ見テモ親類ノ無キチ云フ○商販 ヲピアキウトヲ謂フ販ハ品物ヲ賤ク買フテ貴ク賣ル也○掩映 樹木生ヒ茂リテ人家ノ見ヘカクレナルチ云フ○鄉井舊事 故郷ノフルキ事ガヲ云フ○苕溪之鮮鮒 苕溪ハ山谷ノ名ニテ此川ニ産スル鮒ハ其味美ナリ苕溪ハ源ヲ天目山ニ發シ杭州ノ二府ヲ經テ具區ニ滙シ岸ヲ夾ンテ苕花多シ秋ニトニ苕花水上ニ飄散ス其狀飛雪ノ如シ故ニ苕溪ノ名アリ○烏程之酒 烏程ト云フ地ニテ製スル酒ナリ香味嚴烈夙ニ名産ナリ烏程ハ湖州ノ屬縣ナリ秦ノ時烏氏能ク酒ヲ作り故ニ因テ名ケ後世縣人能ク美酒ヲ釀ス○修

金生方凭肩而立遽呼之入訪問父母存歿及鄉井舊事僕曰娘子與郎安得在此翠々曰始因兵亂我爲李將軍所擄郎君遠來尋訪將軍不阻以我歸焉因遂僑居於此爾僕曰予今還淮安娘子可修一書以報父母也翠々留之宿飯吳興之香糯羹苕溪之鮮鮒以烏程酒出飲之明日遂修啓以上父母曰

伏以父生育難酬罔極之恩夫唱婦隨夙著三從之

啓 手紙ヲ書クコト○父生母育難酬罔極之恩 父有テ我ヲ生シ母有テ我ヲ育スルナリ乃チ父母生育ノ大恩ハ極リ無キコトナレトモ之レヲ報ヒ奉ルコトガ出來ヌトノ意ナリ○夫唱婦隨夙著三從之義 夫カ唱フレバ婦マル者ガ之レニ順隨シテ夙ニ婦人ノ三從ノ義ヲ著明ニシタリトノ意カテ三從トハ禮記ニ出ツル語ニテ孔子ノ曰ハレシニ婦人ハ人ニ伏スル者ナリ是ノ故ニ三從ノ道アリ家ニ在テハ父ニ從ヒ人ニ從ケハ夫ニ從ヒ夫死スレハ子ニ從フト○漢日將頽 後漢ノ靈帝ノ時日數々光ナシ占者曰ク日ハ衆陽ノ宗ニシテ人君ノ表ナリ日久シク光ナキハ是レ亡國ノ兆ナリト果シテ漢亡ブ○楚氣甚惡 氣ハアシキ氣ナリ左傳襄公

義在人倫而已定何時事之多艱曩者漢曰將頽楚氣甚惡倒持太阿之柄擅弄潢池之兵封豕長蛇互相吞併雄蜂雌蝶各自逃生不能玉碎於亂離乃至瓦全於倉卒驅馳戰馬隨逐征鞍望高天而八翼莫飛思故國而三魂屢散良辰易邁傷青鸞之伴木鷄怨耦爲仇懼烏鴉之打丹鳳雖應酬而爲樂終感激而生悲夜月杜鵑之啼春風胡蝶之夢時移事往苦盡甘來今則楊素覽鏡而歸妻王敦開閣而放妓蓬島踐當時之約瀟湘有故人之逢自怡賦命之屯不恨尋春之晚章臺之柳雖已折於他人立都之花尙不改於前度將謂瓶沉而簪折豈期璧返珠還殆同玉簫女兩生因緣難比紅拂

二十七年ニ晉楚宋國ニ盟フ晉ノ荀息趙女子ニ謂テ曰ク楚氣甚々惡シ、云々○倒持ニ太阿之柄一太阿ハ名劍ノ名ナリ
 倒ニトハ我ニ不利ナル爲シ方云フ漢ノ梅福ガ傳ニ云フ倒シマニ太阿ヲ持テ楚ニ授ケルニ柄ヲ以テス云々○擲
 弄ニ漢池之兵一漢ノ龍遂ガ傳ニ云渤海歲飢テ盜賊起ル丞相遂ヲ擧ケテ太守ト爲ス遂曰ク海濱遐遠ニシテ聖化ニ霑ハ
 ズ其民困窮シテ吏之レヲ恤マス故ニ赤子ヲシテ兵ヲ漢池ノ中ニ盜弄セシムト漢ハ積滌ナリ○封豕長蛇 封豕ハ大
 ナル豕ナリ豕ハ食シテ飽クテ知ラサル獸ナリ故ニ物ヲ食ルモノニ比ス長蛇ハナガキヘビナリ亦々皆毒ニ比ス左傳
 定公四年ニ申包胥曰ク吳封豕長蛇ヲ爲シ苻リニ上國ヲ食ムト○不能玉碎於亂離 亂離ノ時ニ當リ節ヲ全フシ
 テ死スル能ハザリシヲ言フ玉碎ノ典ハ已ニ前ニ見ヘタリ○乃至瓦全於倉卒 取リ込ミシ難難ノ場合ニ臨ンデ節
 ナ全フスル能ハズ身ヲ汚ガシツ、モ生キナガラヘルコト、ナレリトノ意蓋シ己レノ李將軍ニ略取セラレ死スル
 能ハズシテオマノト生ヲ竊ミシヲ言ヒシモノナリ○望高天ニ而八翼莫飛 高キ天ヲ打眺メテ故郷ノ事ヲ思ヒ出
 スモ身ニ翼ナクテハ飛ブコト出来ズト云フノ意昔ノ陶侃ガ傳ニ侃夢ニ八翼ヲ生シテ飛テ天ニ上ル天門九重ヲ見ル其
 ハチ登ルニ及ンテ惟一門ノミ入ルヲ得ス問者杖ヲ以テ之レヲ打ツ因テ地ニ墜テ其左ノ翼ヲ折ル寤ニ及テ左ノ腋猶
 ホ痛ヲ覺ユト云フ○三魂屢散 夢トナリ幻トナリ現トナリテ心ノ飛ヒ行クニ喲フルナリ道經ニ云フ三魂ハ來靈
 胎光、幽精ナリト○良辰易過 過ハ過ナリ良辰ハユキ時節ナリ○傷青鸞之伴ニ木鷄 青鸞ハ翠々自稱ノ語ナリ木
 鷄ハ木ニテ製レル鷄ナリ乃々李將軍ニ比スルナリ張復年老テ其妻孫氏妙年ナリ病ニ因テ醫師ニ診視セシム醫師孫
 氏ガ秀麗ナルヲ見テ他日書簡ヲ以テ詩ヲ送テ曰ク、五十衰翁二十妻、目昏髮白己頭低、絳帷深處休論議、天外青鸞
 伴ニ木鷄、孫氏答テ曰ク雨集枯池一時暫綠、藤籠古木一番新、如今且說眼前景、粧點亭臺隨分春、ト後々張復死セリ
 醫師ヲ遣シ通シ之レヲ要ル又莊子達生篇ニ紀消子王ノ爲メニ鬪鷄ヲ養フ十日問フテ曰ク鬪ハシムベキヤト曰ク幾
 シ矣之レヲ望ムハ木鷄ニ似タリト○怨耦爲仇 左傳桓公二年ニ晉ノ師服曰ク嘉耦ヲ妃ト曰ヒ怨耦ヲ仇ト曰フト○
 雁鳥鳴之打丹鳳 杜大中ナルモノアリ武人ナリ愛妾ノ詞ヲ能クスルアリ一日臨江仙ノ一詞ヲ題ス枕ヲ几上ニ聯
 メノ句ニ對シテ彩鳳鳴ニ隨フノ句有リ大中見テ大ニ怒テ曰ク鴛且ツ鳳ヲ打ツト其ノ面ヲ掌シ頂ヲ折リ而シテ鬢ルニ

至ル○杜鵑之啼 杜鵑一名ハ杜宇ト曰ヒ又子規ト曰ヒ謝豹ト曰ヒ巧婦ト云ヒ蜀魂ト曰フ寰宇記ニ云フ黃帝ノ子昌意
 其支庶ヲ蜀ニ封シテ始メテ王ト稱ス自ヲ鵪鶉ト名ケ次ハ栢樵次ハ魚兒後々之レヲ杜宇ト云フ荆人繁靈杜宇ニ見ユ杜
 宇徳ノ繁靈ニ如カカルヲ以テ位ヲ禪テ亡ク去ル化シテ怨鳥ト爲ル自ヲ呼テ不如歸ト曰フ蜀人其啼クヲ聞テ曰ク我が
 望帝ナリ啼クハ則チ口吻血ヲ出ス○胡蝶之夢 莊周夢ニ胡蝶トナリ栩栩然トシテ胡蝶ナリ周ナルヲ知ラズ○楊素跪
 鏡而歸妻 前ノ破鏡ノ典中ニ詳カナリ○王敦開閣而放妓 晉ノ王敦色ニ荒淫シ體之レカ爲メニ舞ス乃々後
 閣ヲ開キテ妓ヲ放テリ此ノ意モ前句ノ意ト相同シ李將軍モ王敦ガ妓ヲ放テタルト同シ今日妾ヲ放テテ夫ニ還
 シタリト云フノ意ナリ○蓬島踐當時之約 楊通幽ナルモノ貴妃ヲ蓬萊ノ頂ニ問フ貴妃通幽ニ謂テ曰ク我レハ太上
 ノ侍女ナリ上元宮ニ隸ス聖上ハ太陽朱官ノ真人偶マ宿緣ノ願ル重キヲ以テ世ニ降理ス我レ人間ニ謫セラレ以テ侍衛
 ナ爲スノ此ノ後一紀ニシテ當ニ自ラ相見ルベシト○瀟湘有故人 瀟湘ハ二水ノ名ナリ娥皇女英ノ二妃舜ヲ
 慕フテ追至セルノ地ナリ周ノ柳惲ガ詩ニ云フ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後人因テ瀟湘逢故人ノ一句ヲ以テ詞
 詞曲名ニ充ツ○自恨命之屯不恨尋春之晚 杜牧湖州ニ遊ブ里姥ノ一女ヲ引クヲ見ル年十餘歲眞ニ絶世ノ
 美人ナリ牧曰ク吾レ十年ノ後チ刺史ト爲テ此ノ土ニ來ラン來レバ則チ其女ヲ得ン若シ來ラザレバ即チ他人ニ嫁セヨ
 ト因テ重幣ヲ以テ之レヲ結ブ後十四年ニシテ郡ニ至レバ其女已ニ他人ニ從ヒ二子ヲ生メリ杜牧詩ヲ作テ曰ク自
 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ト○玄都之花尙不改於前度 玄都
 ハ觀ノ名桃花多シ前度ハ前回ト云フノ意ナリ唐ノ劉禹錫ト云ヘル者元和十四年ニ朗州ヨリ召カレテ京師ニ至ル歲ニ
 花ヲ看ルノ諸君子ニ詩ヲ贈テ曰ク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裡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ト禹
 錫京ニ入テ後再ヒ請セラル後十四年免カレテ復タ京ニ至ル重テ玄都觀ニ遊ブ二十四年前ニ見タルモノト大ニ變ズ乃
 ナ桃花蕩然トシテ一樹ナク唯々兔葵燕麥ノ春風ニ動搖スルヲ見ルノ禹錫大ニ悲シ詩ヲ題シテ曰ク百畝庭中半是苔
 桃花淨盡菜花開、植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ト蓋シ言フハ劉郎ハ前ニ見ル所ト後ニ見ル所ト全ク趣クノ
 變リタルアレハ妾等ハ今故ノ如ク桃ノ紅ナルカ如ク柳ノ綠ナルカ如クニ少シモ色ヲ改メズト云フノ意ナリ○瓶沉而

管折 白樂天井底銀瓶ヲ引クノ詩ヲ作テ淫ヲ諷スルノ語ニ云フ天井引銀瓶、銀瓶欲上絲繩絕、石上塵玉管、玉管欲成中央折、瓶沉管折知奈何、似妾今朝與君別、云々蓋シ言フハ銀瓶モ井ニ沉ミテハ何ノ用ヲカ爲サノ玉管モ中央ヨリ折レテハ何ノ飾ニ供セン今翠々ハ金生ト故ノ如クナリタレハ所謂瓶全ク管亦全キノ理ナリ○豈期璧返而珠還、璧返ハ趙王和氏ノ璧ヲ得タリ秦王請フテ曰ク易ルニ十五城ヲ以テセント闕相如璧ヲ奉シテ秦ニ入ル而シテ秦王ガ約ニ負クテ度テ乃チ從者ヲシテ禍ヲ次テ璧ヲ懷ヒテ徑道ヨリ亡ケ歸ラシム今翠々ト金生トハ約ノ如ク夫婦ト爲リタレバ乃チ璧ノ舊ニ返リタルニ等シキナリ珠還ハ史記ニ晉垂棘ノ璧ヲ以テ道ヲ虞ニ假リ以テ魏ヲ滅ス因テ虞ヲ取リ復タ璧ヲ取リ還ヘシタリ潘岳ガ賦ニ垂棘舊府ニ返ル又タ後漢ノ孟嘗合浦ノ太守トナル其郡殺寶ヲ産セズ而シテ海ニ珠寶ヲ出ス之ヲ糶米ニ商販ス先時ノ宰守貪穢ナリ珠漸ク交趾郡ノ界ニ徙ル孟嘗官ニ至リ前ノ弊ヲ革易ス未タ一歲ヲ踰ヘサルニ去珠復ヒ還ル云々今翠々ト金生ト舊ノ如クナリシヲ以テ返璧還珠ノ故事ヲ用ヒシナリ○殆玉簫女兩世因緣 唐ノ韋皋江夏ニ遊テ一ノ青衣ヲ見ル名ハ玉簫未ダ破瓜ノ年ニ及ハズ約スルニ今ヨリ五年ヲ待テ而シテ嫁セヨト因テ證トシテ玉指環一枚ヲ留ム五年ヲ經ルモ至ラズ玉簫乃チ食ヲ絶テ死ス後皋一ノ歌姬ヲ得テ玉簫ヲ以テ號ト爲ス中指ニ肉環有テ隱起ス玉環ニ異ナルヲナシ人之ヲ故ノ玉簫ノ再生ナリト云フ○難比紅拂妓一時配合 李靖、楊素ニ謁ス一妓紅拂ヲ執リ側ニ侍シ靖ヲ目スル之レヲ久シフス靖旅舎ニ歸ル其夜紫衣戴帽ノ人アリ門ヲ叩ク靖延テ室ニ入ル衣ヲ脱シ帽ヲ去レバ乃チ一美人ナリ靖驚テ之レヲ詰ル美人告テ曰ク妾ハ楊家ノ紅拂妓ナリ絲羅願クハ喬木ニ托セン

妓一時配合天與其便事非偶然煎鸞膠而繼斷絃重諧繾綣托魚腹而傳尺素謹致丁寧未奉旨甘先此申覆

父母得之甚喜其父即賃舟與僕自淮徂浙逕奔吳興至

ト靖乃チ其請ヲ容レ與ニ太原ニ適ク○煎鸞膠而繼斷絃十洲記ニ云フ鳳麟洲ノ上ニ鳳麟多シ群仙鳳喙麟角ヲ煎テ膠ヲ作ル名クテ集絃膠ト爲ス一ニ又連金泥ト名ク能ク斷絃及ヒ斷折ノ金ヲ連ス漢ノ武帝ノ時西海ヨリ之レヲ獻ス帝斷絃ヲ續ク終日射ニ用ルニ斷ヘズ帝悅テ更ニ續絃膠ト名ク蓋シ翠々ハ再ヒ金生ト相見ルヲ得サルベシト思ヒシニ圖ラズ復タ舊ノ如ク夫婦ト爲リタレハ是レ所謂斷絃ヲ續キタルニ等シ故ニ云フ○繾綣ハ戀ヒ慕フテ須臾モ忘レサルヲ云フ○申覆申ハ啓ナリ覆ハ復ナリ○拜跪ヒサマツキテ拜禮スルヲ云フ○悲號宛轉カナシミテ聲ヲ揚ゲテ叫ブテ悲號ト云フ宛轉トハ悲ミ極リテ聲ヲ發シ得ズ身ヲ

道場山下。曠昔留宿之處。則荒煙野草。狐兔之跡。交道前所見。屋宇乃東西兩墳爾。方疑訝間。適有野僧扶錫而過。扣而問焉。則曰。此故李將軍所葬。金生與翠娘之墳爾。豈有人居乎。大驚取其書而視之。則白紙一幅也。時李將軍爲國朝所戮。無從詰問其詳。父哭於墳下曰。汝以書賺我。令我千里至此。本欲與我一見也。今我至此。而汝藏踪秘跡。匿影潛形。我與汝生爲父子。死何間焉。汝如有靈。毋吝一見。以釋我疑慮也。是夜宿於墳。以三更後。翠々與金生拜跪於前。悲號宛轉。父泣而撫問之。乃具述其始末曰。往者禍起蕭牆。兵興屬郡。不能效竇氏女之烈。乃致爲沙叱利之驅。忍耻偷生。離鄉去國。恨以蕙蘭之弱質。配茲駟儉

地ニユロバシテモダヘカナシム
チ云フ○蕭牆 門内ノ小屏ナリ
アシモト、云フノ意「論語ニ子
曰ク季氏ノ憂ハ蕭牆ノ内ニアリ
註ニ蕭牆ハ門屏也トアリ○寶氏
女之烈 奉天府ノ寶氏カニ女ハ
庸ノ永泰中ニ群盜ノ虜ニスル所
トナリ其姉姪ニ投シテ死シ其妹
之ニ繼テ面ヲ破テ血ヲ流ス盜黨
キ恐レテ之ヲ舍テ去ル○蕭牆
之弱質 翠々自ラ蕭牆ヲ以テ比
スルナリ蓋シ妾ガ如キ怯弱ナル
身ニテト云フノ義ナリ○胆僧之
下材 李將軍ヲ稱シテ云ヘルナ
リ胆ハ首率ナリ僧ハ二家ヲ合セ
テ交易スル者○不言之婦 息夫
人チ云フ左傳莊公十三年ニ蔡ノ
哀公息嬀ヲ細メテ以テ楚子ニ語
ク楚子遂ニ息ヲ滅シ其息嬀ヲ奪
ツテ歸リ堵敖及ヒ成王ヲ生ム而

百三十四
之下材。惟知奪石家買笑之姬。豈暇憐息國不言之婦。叫
九闔而無路。度一日如三秋。良人不棄舊恩。特勤遠訪。托
兄妹之名。而僅獲一見。隔仇儂之情。而終遂不通。彼感疾
而先殂。妾含冤而繼殞。欲求祔葬。幸得同歸。大畧如此。微
言莫盡。父曰。我之至此。本欲取汝還家。以奉我爾。今汝已
矣。將取汝骨。遷於先壙。亦不虛行一遭也。復泣而言曰。妾
生不幸。不得視膳庭闈。歿且無緣。不得首丘塋壠。然而地
道尙靜。神理宜安。若更遷移。反成勞擾。况溪山秀麗。卉木
榮華。既已安焉。非所願也。因抱持其父而大哭。父遂驚覺。
乃一夢也。明日以牲酒奠于墳下。與僕返棹而歸。至今過
者指爲金翠墓云。

レ息嬀未ダ言ハズ楚子之ヲ問フ對テ曰ク妾一婦人ニシテニ夫ニ事フ能ハサルモ其レ又奚ソ言ハント
○九闔・天門ハ九重ナリ故ニ九闔ト云フ○仇儂 配偶チ云フ○視膳庭闈 左傳閔公二年ニ里克曰ク太子ハ朝夕君
ノ膳ヲ視ル者ナリト注ニ膳ハ厨饌ナリ蓋シ翠々ハ人ニ奪ハレタレハ繼令ヒ此ノ世ニ在ルトモ父母ニ膳ヲ供スルヲハ
出來難キツト云フノ意ナリ○不得首丘塋壠 禮ニ太公返テ周ニ葬ル君子曰ク狐死シテ正シク丘ニ首ス註ニ云フ
狐ハ微ナル獸ト雖モ丘ハ己レガ窟窟スルノ地タルヲ忘レズ故ニ生キテ此ニ樂ミ死スルニ及テ猶ホ其首ヲ正フシテ以
テ丘ニ向フ是レ本ヲ忘レサルニ喻フルナリ塋ハ葬地ナリ○勞擾 骨ヲ折リワヅラハシキチ云フ○卉木榮華 草木ノ
榮ヘテ華サクチ云フ

187
117

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二日印刷
全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發行

剪燈新話
著作權
所有
定價金三拾五錢

評釋者	顧山處士
發行所	青木恒三郎
印刷所	青木恒三郎
發行所	青木嵩山堂印刷部
發行所	青木嵩山堂
賣捌所	青木嵩山堂支店

東京市日本橋區通一丁目十七番地

青木恒三郎

大阪市西區土佐堀三丁目三十八番屋敷

青木嵩山堂印刷部

大阪市東區心齋橋筋博勞町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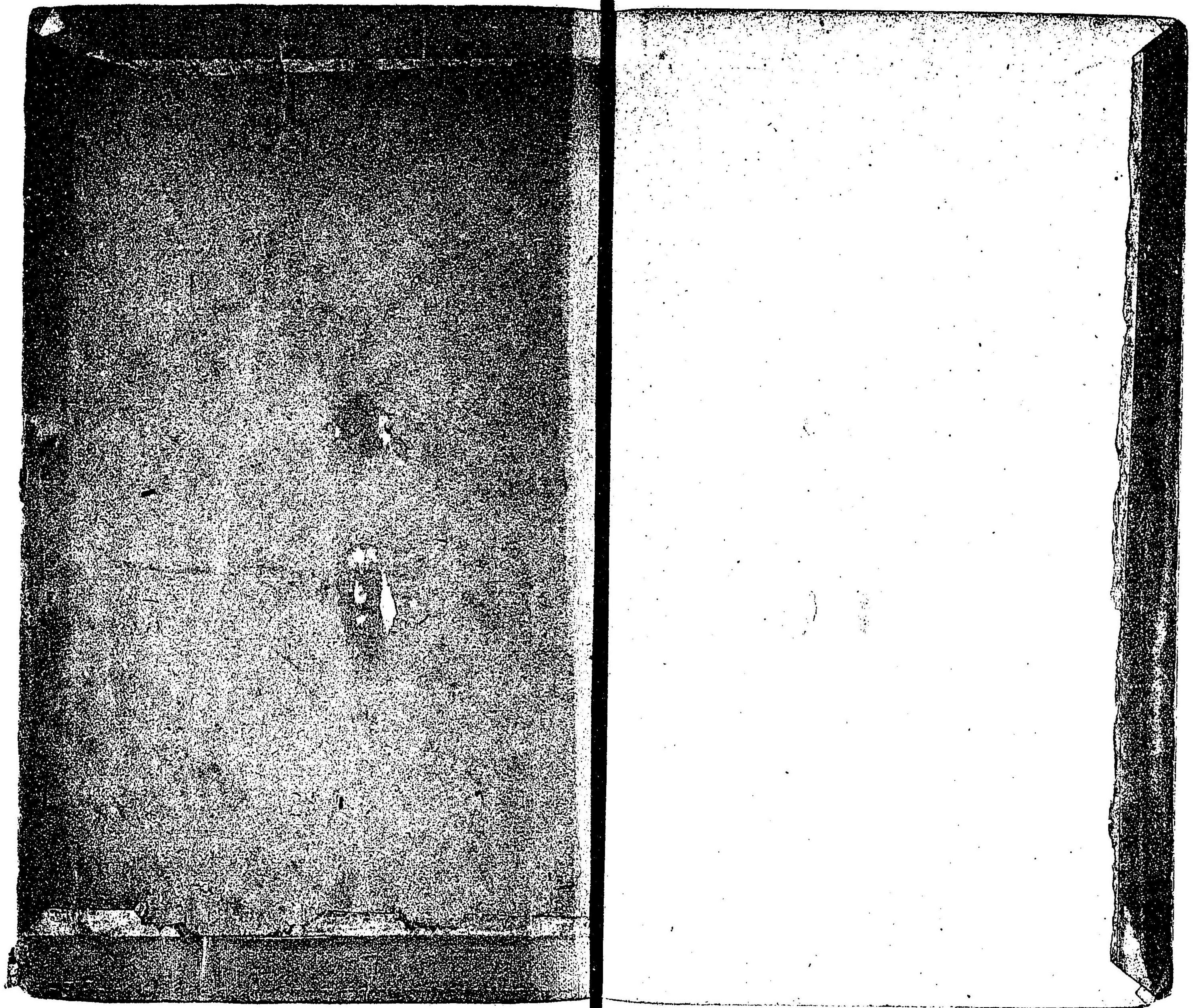
青木嵩山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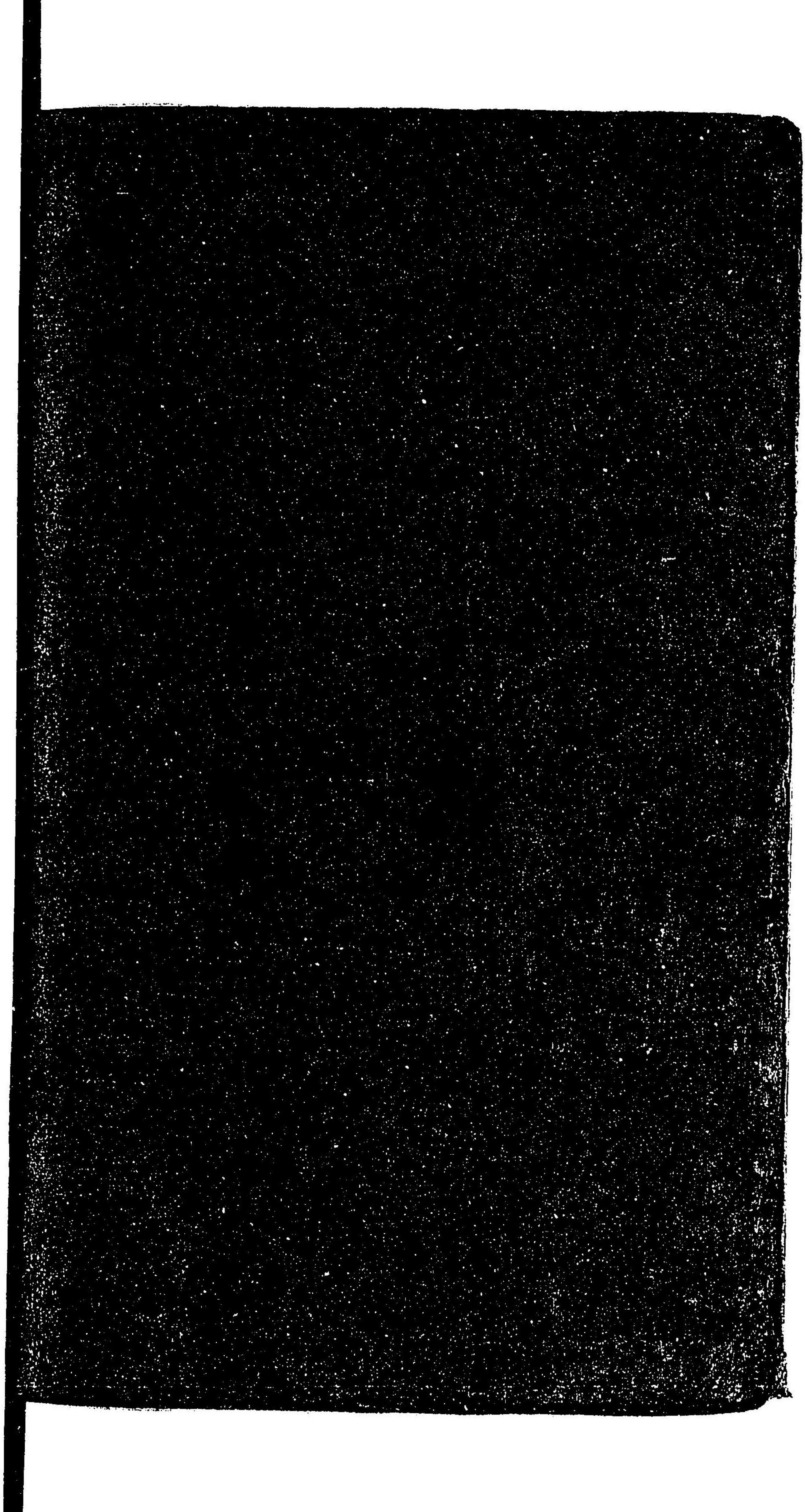
東京市日本橋區通一丁目角

青木嵩山堂

電話本局七八九番

伊勢四日市市壓町
青木嵩山堂支店







205230-000-7

187-117

剪燈新話

瞿佑/著

M33

EDV-0280

